

蘇東坡
黃山谷
尺牘



大華圖書供應社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1571B

題詞

蕭蕭九洲，茫茫千古；世無才人，仰天悲號，不復有淚。頽然高眠，空諸世界。初無往來，於何酬答？懵然廓然，忘我而已；嗟非太上，逼而情生。文字因緣，必種荆棘，小禽啾啾，厥音嘈耳。小蟲斑斑，其色刺眼。三尺童子，拈筆弄墨；上士大笑，不如且止。古人往矣！其鬚其眉，吾不得見；其警其咳，吾不得聞；若或如聞，若或如見，日相親焉，日左右焉。古人遇我，我遇古人；此中妙理，頻來於心。不可自問，烏得爾語？然火於薪，薪盡火滅。擊鼓有聲，聲歇鼓寂；執薪求火，執鼓問聲。大道無朕，奈何迹求？如以迹求，才人粕糟。何處蔑有心所喜樂，任我竊耶？如蠡測海，亦謂是海；如管窺天，不謂非天。海何天常，自得而已？郭向註莊，何復須註？註者自註，何與於莊？如請是觀，毋煩擬議。吳門黃始漫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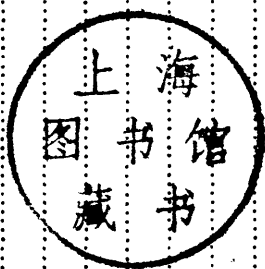
新式蘇黃尺牘合刊目次

蘇東坡尺牘

謝呂龍圖……………一
 與毛澤民推官……………一
 與溫公……………二
 與傳道……………二
 與毛澤民……………三
 東司馬溫公(二則)……………三
 與毛澤民……………四
 與魯直(二則)……………四
 與李延評……………五
 與彥正判官……………六
 與魯直……………六
 與陳傳道(二則)……………七
 與龐安常……………八

與陳公密……………八
 與李方叔……………九
 與吳秀才……………九
 與王敏仲(四則)……………〇
 與謝民師推官……………一
 與鄭靖老……………二
 與滕達道(六則)……………二
 與朱康叔……………五
 東滕達道……………五
 與朱康叔……………五
 東康叔……………六
 與康叔(二則)……………六
 朱行中舍人……………七
 與李之儀(三則)……………七
 與黃師是……………九

與廣西憲曹司勳	一九	與楊濟甫	二七
與馬祖仁(三則)	二〇	答楊君素	二八
與晦夫	二〇	與大覺禪師璉公	二八
與李無晦	二一	答水陸通長老	二九
與陳懷立	二一	與康公操都管	二九
與李方叔	二一	與周開祖	三〇
與徐仲車	二二	答陳履常	三〇
與方叔	二二	與陳履常	三〇
與孫叔靜(四則)	二三	答程彝仲(二則)	三一
答劉貢父	二四	答王慶源	三一
又與貢父	二四	與王慶源	三一
答曾子宣(三則)	二四	答金山寶覺禪師	三一
與李公擇(二則)	二五	答富道人	三三
與傅維巖祕校	二六	答蜀僧幾演	三三
與林天和長官	二六	與人一	三四
與蒲誠之	二七	與人二	三四
答楊濟甫	二七	與眉守黎希聲	三四



321242

又與眉守 三四 答言上人 四五

答晁美叔 三五 答通禪師 四五

與蒲廷淵 三五 答吳子野（二則） 四五

與王慶源 三五 與載熙 四六

與鮮于子駿 三六 答夢得承制 四六

又與子駿 三六 與澗甫賢宗 四七

與范子豐 三七 答寶月禪師（三則） 四七

與何正通教授 三七 答上官長官 四八

與歐陽仲純 三七 與王元直 四九

答呂熙道 三八 與巢元修 四九

又與熙道 三八 與子明兄 四九

與范蜀公（三則） 三八 答趙昶誨之（三則） 五〇

與劉貢父（二則） 四〇 與蹇序辰（二則） 五一

與滕達道（二則） 四〇 與徐得之（五則） 五一

與李公擇（二則） 四一 答程彝仲推官 五三

與王定國（七則） 四二 與彝仲 五三

與王慶源 四四 與景倩 五三

與趙仲修（二則）	五四	答龐安常	六二
與何聖可	五四	與李方叔	六二
與毛維瞻	五四	答秦太虛	六三
與清隱	五五	與陳季常（三則）	六四
與王文甫	五五	答毛澤民	六六
與王慶源	五六	與王定國	六六
與佛印禪師（二則）	五六	與李端叔	六六
與耘老（三則）	五七	與范純夫	六七
與開元明師（二則）	五八	答劉元忠	六七
答王定國	五八	與陳懿叔	六七
與定國	五九	與大覺禪師璉公（二則）	六八
與子由	五九	與辨才老禪師	六九
與靈鷲遵老（二則）	六〇	與承天明老（二則）	六九
與楊康功	六〇	與佛印禪師（三則）	六九
與王慶源	六一	與孫正孺	七〇
答佛印禪師	六一	與王元直	七一
與王慶源（二則）	六二	答楊禮先	七一

與吳子野	七二	與程正輔(七則)	七九
與李公擇	七二	與循守周文之(二則)	八二
答王定國	七二	與周文之(二則)	八三
與黃師是(二則)	七三	與人	八三
與子由	七三	與惠州都監	八三
與郭功甫	七四	答程全父推官(五則)	八四
答孔毅父	七四	答程天侔(二則)	八五
與米元章(六則)	七五	與楊子微(二則)	八六
與孔毅父	七六	與僧隆賢(二則)	八七
與范純夫	七六	與元老姪孫(三則)	八七
與子安兄	七七	與范元長(七則)	八八
與錢濟明	七七	寄范元長	八九
與黃元翁	七八	答蘇伯固	九一
答劉無言	七八	答錢濟明(二則)	九二
答張嘉父	七八	與錢濟明(三則)	九二
答參寥	七八	與文與可(二則)	九三
與程天侔(二則)	七九	與子安兄	九四

與岩老	九四	與錢世雄	一〇六
與米元章	九四	與張朝請(五則)	一〇七
付邁	九四	與南華辨老(二則)	一〇八
與王庠	九五	與參寥子(四則)	一〇八
答晦夫衡州使君	九五	與泉老	一〇〇
答道源祕校	九六	與蒲傳正	一〇〇
答李寺丞(二則)	九六	與李公擇	一一一
與陳季常(三則)	九七	與佛印	一一一
與子野(二則)	九八	與楊元素	一一一
與李公擇(二則)	九九	與上官長官	一一二
答湖守刁景純(二則)	一〇〇	與人	一一二
與蔡景繁(九則)	一〇〇	與楊元素	一一三
與幾道宣義	一〇三	答通圓秀禪師	一一三
與江惇禮秀才(四則)	一〇三	答濠州陳章朝請	一一四
與徐司封	一〇五	與孟亨之	一一四
答湖守滕達道	一〇五	與楊元素	一一四
答陳季常(三則)	一〇五	答賈耘老	一一五

答王慶源……………一一五

與鄉人……………一一五

與楊元素……………一一六

與潘彥明（二則）……………一一六

與知縣……………一一七

答劉貢父……………一一七

答李方叔……………一一八

與范蜀公（四則）……………一一八

與楊元素……………一一九

與李端伯寶文……………一一九

答呂元鈞……………一二〇

與千之姪……………一二〇

與楊元素……………一二〇

與趙德麟……………一二一

與趙德麟（二則）……………一二一

與辨才禪師……………一二二

與范純夫侍郎（二則）……………一二二

與明父權府提刑……………一二三

答李方叔……………一二三

與鞠持正（二則）……………一二四

與人……………一二四

答楊濟甫……………一二四

答吳秀才……………一二五

與參寥……………一二五

答王商彥……………一二六

答王敏仲（三則）……………一二六

答王莊叔……………一二七

與封守朱朝清……………一二七

與李大夫……………一二八

與林濟甫（二則）……………一二八

答劉元忠……………一二八

答王敏仲……………一二八

答陳承務……………一二九

與朱行中舍人……………一二九

與歐陽晦夫	一三〇
答南華辯老	一三〇
答錢濟明(二則)	一三一
答蘇伯固	一三一
與寇君	一三二
與錢志仲	一三二
與人	一三二
與宋漢傑	一三三
與胡郎仁修	一三三
答虔人王正彥先生	一三三
答胡道師	一三四
答范純夫	一三四
代夫人與福應真大師	一三四
答姚秀才	一三五
答寶月大師	一三五
答廖明略(二則)	一三五
答孔毅父	一三六

答王幼安(二則)	一三六
與徑山長老惟琳(二則)	一三七
與孫子思	一三七
與胡道士	一三八
答龜山長老	一三八
與陳大夫	一三八
與俞奉議	一三九
付過	一三九
付龔行信	一三九
與胡道士	一三九
答畢仲舉	一四〇

黃山谷尺牘

謝運判朱朝奉彥博(二則)	一
與洪甥駒父(八則)	二
答三洪甥	五
與徐甥師川	五

與徐甥（二則）	六	與宜春朱和叔	一九
與秦少章觀（七則）	七	與六姨	一九
與兪清老（三則）	九	答清隱禪師	二〇
與潘邠老	一〇	答廣公閣黎	二〇
與王立之承奉	一〇	與雲居教首座	二〇
與潘邠老（六則）	一一	與余洪範	二一
與王立之承奉（十二則）	一二	與晉甫	二一
與徐彥和（二則）	一五	與胡少汲	二一
與景溫都運	一六	與潘子真	二二
與景善節推	一六	與兪清老	二二
與張仲謀	一六	與余洪範	二二
與人	一七	與濟川姪	二二
答太平州梁大夫	一七	與洪氏四甥	二三
答陳敏善	一七	答李材	二三
與梁大夫	一八	與張道濟	二四
與人	一八	與胡逸老（二則）	二四
答曹荀龍	一九	與元陟贊府	二五

與李承之主簿	二五	與斌老	三三
與逢興文判官	二五	與趙申錫判官	三三
與胡少汲	二五	答黔州趙水田師閔	三四
答禮帥王補之	二六	答李德素	三四
答王雲子飛	二六	答黔州譚司理	三四
又與子飛(二則)	二七	答李允工	三五
答王雱子	二八	與清長老	三五
答南溪宰石信道人(二則)	二八	答徐物師川	三六
又與南溪宰	二九	答廖宣叔	三六
答宋子茂殿直(三則)	二九	答王觀復	三六
答楊齋郎	三〇	答蘇大通(二則)	三七
答熨道尉句宗	三〇	與呂道人	三八
又與熨道尉	三一	與王君全	三八
答王周彥	三一	與純禪師	三八
答王秀才	三二	答賢公座主	三九
與人	三二	與崇勝密老	四〇
答王太虛	三二	與人	四〇

答人……………	四〇	與王子飛……………	四五
與虔善使君……………	四〇	與王子飛兄弟……………	四五
與範長老（四則）……………	四一	與明叔少府（四則）……………	四六
答檀敦禮……………	四二	與黃斌老……………	四七
與周達夫……………	四三	與郭英發……………	四七
答李端叔（二則）……………	四三	與死心道人……………	四七
與歐陽元老……………	四四	答朱聖弼……………	四七
與範長老……………	四四	答荊州族人顏徒……………	四八
與人（五則）……………	四四	與益修四弟強宗……………	四八

漸式
標點
蘇黃尺牘合刊

蘇東坡尺牘

謝呂龍圖

前以拙訥上塵聽覽，方懼獲罪於門下，而無以容其誅，又辱答教，言辭款密，禮遇優隆，而褒揚之句，有加於前日。此不肖所以且喜且懼而莫知措也。珍函已捧受訖，謹藏之於家，以爲子孫之美觀。葭屋之陋，復生光彩；陳根之朽，再出英華；乃閣下曖然之春，有以嫗育成就之故也。擇日齋沐，再詣閣下，臨紙澀訥，情不能宣，伏惟恕其愚。

佛印寄東坡云：「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遼寂之濱，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如白駒過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此地位，不知性命何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佛只是一個有血性男子，子瞻不若一力承當，把功名富貴置之泥土，努力而前。珍重！珍重！」世傳東坡豪邁不羈，往往以口舌賈禍，觀此書，何其卑恭自抑也！杜陵云：「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想豪邁之氣，不得不爲功名富貴所鬱，誠如佛印言，當省却無數憂愁憤懣矣！吾爲三嘆！

與毛澤民推官滂

公素人來，得書累幅。既聞起居之詳，又獲新詩一篇，及公素寄示雙石記，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瀼之餘音，喜慰之極，無以云喻。久廢筆硯，不敢繼和，必識此意。會合無期，臨書惘惘，秋暑萬萬，以時自厚。

袁中郎與曾退如云：『瓶花序佳甚，發前人所未發。弟嘗謂少陵曾法魏晉者，坡公真法班馬者。若取其形似，則今之多髯者皆孔子，而面如削瓜者皆臯陶也。不知雙石一記，何得公推許乃爾！』

與司馬溫公

春來，景仁丈自洛還，復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怵累日。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隨分紛糾。久稽裁謝，悚怍無已。比日不密台候，何如某強顏忝竊，中所愧於左右者多矣！未緣瞻奉，惟冀爲國自重！

與溫公書，簡淨莊潔。茅鹿門呈申相國云：『翁好士之名滿天下，天下士喁喁向風；而思附恐後者，無他，鳳凰振翮於雲霄，則樊籠之斥鷃，羈紲之鷓鴣，亦爲竦翼而張翅焉。情也。傳曰：『聖賢之樂善也如貪，其振滯也若轉圜。』惟相公留意！』先輩出語，皆公而無私。若今人上大老書，不知如何忸怩矣。

與傳道姓陳

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毀其板。矧欲更令人刊邪？當俟稍暇，盡取舊詩文，存其不甚惡者爲一集。以公過取其言，當令錄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惟有脫誤，其間亦有他人文也。知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也。聖俞昔嘗如此，某近絕不作詩。蓋有以非面莫究，獨神道碑墓誌數篇耳。碑蓋被旨作，而誌又以景仁丈世契，不得辭。欲寫餘，又多無暇。聞都下已刊板，想即見之也。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以此知虜中皆有中原文解。故爲此碑，欲使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

論作詩，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非先生深得其理不能道。今人何易言撚鬚耶？碑指富公碑，觀公意，知一

碑亦不輕作。

與毛澤民

寓居粗遣，本帶一幼子來。今者，長子又授韶州仁化令，冬中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許間，今冬成。去七十無幾，矧未必能至耶？更欲何之！以此神氣粗定，他更無足爲故人念者。聖主方設科求宏詞，公儻有意乎？

達人自具曠識，垂白老翁，早起，忙忙作求田問舍計者，以不知七十後尙有幾歲月耳。袁石公有云：「世情當出不當入，塵緣當解不當結。人我勝負心，當退不當進。若只同尋常人行徑，便如蜉蝣營營水中，不知日之將暮。讀坡公「未必能至」一語，令人惕然。」

東司馬溫公

一

某啓：超然之作，不惟不肖附託以爲寵，遂使東方陋山爲不朽之盛事。然所以獎與則過矣！久不見公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發一笑耳。彭城嘉山水，魚蟹伴江湖；爭頌寂然盜賊衰，聊可藏拙。但朋遊闊遠，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矣！

二

謫居窮僻，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審邇日寢食何如？某以愚暗獲罪，咎自己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

爲恨殊深！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某思之，不啻芒背爾！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下，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亦布褐藜藿而已。瞻晤無期，臨書惘然，伏乞以時善加調護。

仕宦而畏窮鄉，不過有時匱乏耳。能以布褐藜藿處之，何地不可稅駕！此言是選籍中一服清涼散也。

東坡曰：「吾始至東海，環視水天無際，淒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浮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卽竟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具此達觀，則彭城不直井底也。

與毛澤民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思無邪，閒居之。寄示奇茗，極精而豐，南來未始得也。亦時復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緘而藏之耳。佩荷厚德，永以爲好。秋興之作，追配騷人矣！不肖何足以窺其粗？遇不遇自有定數。然非厄窮無聊，何以發此奇思以自表於世耶？敬佩來貺，傳之知音，感愧之極。數日適苦壅嗽，殆不可堪。強作報，滅裂，死罪！

「風雲百變，足娛老人，」看得世情透徹，方有此怡然自得境界。至奇思發於厄窮，真令千古才人爲之生色。傳之知音，得無令普天下皆捫腹耶？眉公東馮大參云：「憐才如春風，拂面便消；忌才如嚴霜，一寒透骨。如何如何？」

與魯直黃庭堅

一
某啓：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塗相見，尊候甚安，即日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似？土風何似？或云：「大率似長沙。」審爾，亦不甚惡也。惠州久已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如聞行囊中無一錢，塗中頗有好事者，能相濟給否？某雖未至此，然亦近之矣。水到渠成，不煩預憂。數日來苦痔病，百藥不瘳，遂斷肉菜五味，日食淡麵兩碗，胡麻茯苓麵數盃。其戒又嚴於魯直，但未能作文自誓。且日戒一日，庶幾能終之。非特愈痔，所得多矣。子由得書，甚能有味於枯槁也。文潛在宣極安，少游謫居甚自得，淳甫亦然，皆可喜。獨元老淹忽，爲之流涕，病劇久矣，想非由遠謫也。隔絕，書問難繼，惟倍萬保重，不宣。

二
若勉若慰，序致淋漓，斷梗飄萍，達者處之，如安居耳。東坡曾云：「因病得閒殊不惡，以安是藥更無方。」
「不特愈痔，所獲實多。」得無別有所會耶？

晁君寄騷詞，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爲奇怪，蓋出於不得已爾。晁君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陶石簣論文云：「文之平淡者，乃奇麗之極。一人千般作怪，非是厭平淡不爲，政是不能爲平淡耳。」則知文非奇麗之極，不能爲平淡。坡公所謂平和之餘，溢爲奇怪也。今人一有意爲奇怪，便是偏鋒，終非實學。

與李延評

某啓：經由特辱枉訪，適以臥病數日；及連日會集，殊無少暇；治行匆遽，不及一謝。明日解維，遂爾違闊，豈勝愧負！

與彥正判官

古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爲當世之寶。而鏗金瑟瑟，遂蒙輟惠；報賜之間，赧汗不已。又不敢違逆來意，謹當傳示子孫，永以爲好也。然某素不解彈，適紀老枉道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然，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偈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錄以奉呈，以發千里一笑也。寄惠佳紙名菴，重煩厚意；一一捧領，訖感作不已。適有他冗，書不周謹。

唐李勉性好琴，畜琴最富。其絕佳者，一名響泉，一名韻磬，以供把玩，便爾永日。陶公所言：「但得琴中趣，何勞指上音？」坡公一偈，得無從此脫胎耶？

與魯直

有姪壻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收爲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求書爲先容。嘉其有奇操，故爲作書。然舊聞太夫人多病，未易遠去，謾爲一言。眉山有程道晦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蓋師之。此兩人者，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

天之生人，每令窮者相聚一處，使貧者皆欣然自樂。使與富者相聚，相形之下，便多幾許踟躕矣。魯直在黔，坡公在惠，皆窮鄉也；而王郎與程子，尙欲遨遊於兩公之間，知其窮與亦復不淺。

與陳傳道

一 某啓：久不接奉，思仰不可言。辱專人以書爲貺，禮意兼重，捧領惕然。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某以衰病，難於供職，故堅乞一閑郡，不謂更得繁劇。然已得請，不敢更有所擇，但有廢曠不治之憂耳。而來書乃有「遇不遇」之說，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無取，入爲侍從，出爲方面，此而不遇，復以何者爲遇乎？來使力告回，區區百不盡一乍遠，千萬自愛！

袁中郡嘗與沈博士云：「吳令甚苦，錢穀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風影，過客積如蠅蚋，官長尊如閻老。以七尺之軀疲於奔命，十圍之腰綿於弱柳。每照鬚眉，輒爾自嫌。」坡公欲乞一閑郡，正是此意，然隨遇自安，不欲更有所擇，則擇亦何益耶？

二

久不上問，愧負深矣！忽枉手訊，勞來甚勤；夙昔之好，不替有加；兼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新舊諸詩，幸得敬覽。不意餘生，復見斯作！古人日遠，俗學衰陋，作者風氣，猶存君家伯仲間。近見報履常作正字，伯仲介特之操，處險益勵，時流孰知之者？用是占之，如公議稍伸耶？傳道豈久筦庫者，末由面談，惟冀厚自愛重而已。

遠訊忽來，若喜若慰。劉孝標所云：「人非鹿豕，波沉雨滯，無由交羽觴，帶雜佩，睨浮雲而搔首，臨清流而浩歌。變燧迥星，亦云勞心。」對此纏綿，令人意鬱。「伯仲」指傳道履常。履常時作正字，故云「公議稍伸」。因復勉其兄介特之操，世無知者。

與龐安常安時

端居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二。蓋萬物之所終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玄「罔直蒙會冥」罔爲冬，直爲春，蒙爲夏，會爲秋，冥爲冬，則此理也。人之四肢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兩外腎兩手兩目兩鼻，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腎，舊說固與腎相表裏，而鼻得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觀書少，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其液皆鹹，非水而何？僕以爲不得此理，則內丹不成，此又未易以筆墨究也。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暖之，以脾固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爲主，而以硃砂神麴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羣書，而善窮物理，當爲僕思之，是否一報。

腎二而屬水，目二亦水，則屬水。手與足各二而無水，何亦屬水？鼻一而體二，有水可屬水。外腎亦一而體二，且無水可屬水。然則耳亦二而無水，將屬水乎？抑屬火乎？固有不易解者，非盡理讀書少也！然舉筆寫來，自具至理。

與陳公密

窮途棲屑，獲見君子，開懷抵掌，爲樂未央。公旣王事靡甯，某亦歸心所薄。忽遽就別，如何可言！別後亟辱惠書，詞旨增重，且審起居惟勝，感慰深矣！某已度嶺，已脫問鵬之憂，行見有蝸之喜。但遠德誼，未忘於情。新春保練，以需驛召。

宗子相寄許性之云：「零霜握別，條已殘春；歲序殷流，離心超忽。憶昔滄洲聚馬，風雨停卮，謔語雄談，千

古一快，紅塵忽接，青山頓遠；春波正深，芙蓉漸綠；夢魂栩栩，彷彿蕊珠。『人生離別聚會之感，朋友居多。然從老大而迴思少年，益深吁悵。王元美云：『人生忽忽可念，』正爲此耳。

與李方叔薦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來）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於先，必有覺於後也。如方叔飄然布衣，亦幾不免。淳甫（范祖禹）少游（秦觀）又安所獲罪，遂斷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

李夢陽柬友云：『今人不喜人奇，見人張拱深揖，口訥訥不吐，則目爲老成人；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蘇黃諸公正犯此忌，那得不事後慎口耶？然坡公有云：『生平如食中有蠅，吐出乃已。』恐終不能作太廟金人也？

與吳秀才

某啓：相聞久矣，獨未得披寫相盡，常若有所負。罪廢淪落，屏迹郊野，初不意舟從便道，有失修敬。不謂過予，衝冒大熱，間關榛莽，曲賜臨顧，一見灑然，遂見平生之歡。典刑所鍾，既深嘆仰，而大篇璀璨，健論抑揚，蓋自去中州，未始得此勝侶也。欽佩俯求衰晚，何以爲對？送別堤下，恍然如夢覺，陳迹具存，豈有所遇而然耶？留示珠玉，正快如九鼎之珍。徒咀嚼一瓣，宛轉而不忍下咽也。未知舟從定作幾日計。早晚過金陵，當得款奉。

送別至恍然如夢，迴思陳迹具存，真有不可解者。袁中郎別王子毅曰：「屈指生平別苦，惟江上別一女郎；去年湖上別一長老，合今別子而三耳。女郎以情，長老以病，此別非病非情，亦復填膺之甚，卽弟亦不知其所以也。」此亦有夢中恍然不可自解之意。

與王敏仲古

一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已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卽葬於海外。庶幾延陵季子贏博之義，父旣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燕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覩縷此紙，以代面別。謝仲適貽王敏仲云：「聚散一夢中，人北馬南翔；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已悽然有朋友睽離之感。今復垂老投荒，相見無日，能不益深悲感耶？讀之如天空海闊，悲風颯然，四顧無人，淒然欲泣，嗟呼茫茫今古，亦復誰能遣此！

二

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廣惠甚敬愛之。好爲勤身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惠一城人，都飲鹹苦水，春夏疑疫時，所損多矣。惟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由得？惟蒲澗山有滴水巖，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耳。若於巖下作大石槽，比五管大竹，續處以惟繩漆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爲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二

十里間用萋菲苦蓋，大約不過費百千數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七十千者。今歲買大筋竹萬竿，作筏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少房錢，可以日稅一百，以備抽換之費。更差兵匠數人，巡覷修葺，則一城貧富同飲甘涼，其利便不在言也。一自有廣州以來，以此爲患苦。人戶知有此作，其欣願可知。喜捨之心，料非復塔廟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誠不欺，精力勤幹，不能成也。敏仲見訪及物之事，敢以此獻，兼乞裁度。如何作告差人，特持簡招之，可詳陳也。此人潔廉，修行苦行，真神仙耳。世間貪愛，無絲毫也，可以無疑。從來帥漕諸公，亦多請與話。某喜公濟物之事，故詳以告，可否更在運籌，慎勿令人知出於不肖也。

極難事，却敝得極易。如見百丈流泉，齊歸檻下，八功德水，亦大費經營矣。

三

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菘荳大，以小竹鍼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擘畫少錢，今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僭言，必不訝也。

周密乃爾，亦是水利中之小疏註。

四

某再啓：示喻津遣孤孀，救藥疾癘，政無急於此者矣。非敏仲莫能行之，幸甚！廣州商旅所聚，疾疫作，客先僵仆；因薰染居者，事與杭相類。莫若擘劃一病院，要須有歲入課利供之，乃長久之利，試留意來喻，以此等爲仕宦快意事。美哉此言！誰肯然者！循州周守治狀過人，議論可聽，想蒙顧盼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此類是也。

謝民師推官舉廉

某啓：衰病枯槁，百念已忘。緇衣之心，尙餘此耳。蒙不鄙棄，贈以瑰璋，藏之中笥，永以爲好。今日遂行，不果走別。愧負千萬，謹奉手啓代達。

與鄭靖老

某見張君俞，乃始知之。公中間亦爲小人所据撫。今史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辨也。而卿貳等亦爾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制？知公奇偉，必不經懷也。某鬚髮盡白，然體力原不減舊，或不卽死。聖澤汪洋，更一赦，或許歸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秉也。大意專欲歸蜀，不知能遂此計否？蜀若不歸，卽以杭州爲家。朱邑有言，「子孫奉祀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肖亦云然。外物不可必，當更臨時隨宜。但不卽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溪山間，想是真誠之願。水到渠成，亦不須預慮也。此生真同露電，豈適把玩耶？

屏赤水云：「大丈夫不能封侯廟食，則五獄四瀆，何處不容寄傲？乃跼促一官，眷戀五斗，爲進化小兒籠絡耶？帶月並鋤，當令人悠然神往。」

與滕達道甫

聞張郎已授得發勾，春中赴任。安道（張方平）必與之俱來。某若得旨，當與之同舟於南。窮困之中，一段樂事，古人罕有也。不知遂此意否？秦太虛（觀）言公有意拆却逍遙堂（在徐州）橫廓。竊謂宜且留之；想未必爾。聊且言之。明年見公，當館於此。公器度宏偉，欲其軒豁，卑意又欲其窈窕深密也。如何不罪！

張聖清造一小舟，名自在天，隨身所需，雖不略具。得友人觴詠其中，隨其所適。每一念之，此景竟不可得。癸亥仲春，與惺承東銘兩舉子，赴瀨水幕，駕小楫，從虎邱，歷惠山，乘風揚帆，兩日而至。天空雲闊中，絕無一事。蔡懷因思坡公書中云：「窮困中一段樂事，」爲之無然。

二

屢枉專使，感愧無量。兼審比來尊體勝常，以慰下情。某近絕佳健。見教，如元素罷黜，薄有所悟，遂絕此事，仍不復念。方知中有無量樂，回顧未絕，無乃量苦辱公厚念，故盡以奉聞也。晚景若不打疊此事，則大錯。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矣。既欲發一笑，且欲少補左右耳。不罪不罪！

欲他人黜罷中，猛然有省，方是真覺。苦樂無量，只從一念中，赴分兩途，不可貿然錯過。祝無功云：「生人大限不滿百，甲子一周當作餘年，不當更問兒女米鹽瑣碎事。」此所謂晚景打疊也。

三

某啓：知前事尙未已，言既非實，絕當別白。但目前紛紛，衆所供悉也。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之來，正須理遣耳。若借此得暫休逸，乃公之雅意也。黃（州）當江路，過往不絕。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稱病不見爲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西事得其詳乎？雖廢棄，未忘爲國家慮也。此信的，可示其略否？書不能盡區區。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一味處順境，並不見學力。惟拂意之事，而視之恬然，方是真實學道。借此得暫休逸，是處變第一妙想。知此，則憂愁憤懣，何自而生？

四

示諭宜甫夢遇，於傳無有。某聞見不廣，何足以質？然冷暖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爲證也。自聞此事，而士

大夫多異論，意謂中途必一見得相參扣，竟不果此意，衆生流浪火宅，纏遶愛賊，故爲饑火所燒；然其間自有燒不着處。一念清靜，便不服食，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強之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爲旦暮，以仕不仕爲寒暑；此外默而識之。若以不食爲勝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偶蒙下問，輒此奉廣而已，不罪！

鄒守益云：「竹樹林塘，交呈道趣；花香鳥語，互登幽襟。雖超然鐘鼎之外，然終是猶倚於境，不爲境倚者，卽金革百萬，簿書堆積，道味幽襟，有何增損耶？強食強不食，便增一重公案，如何如何？」

五

某欲面見一言者，蓋謂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同異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疎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曉曉不已，則憂患愈深。公此行尙深示，知非靜退意，但以老病衰晚，舊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獲一對，公之至意，無乃出於此乎？輒持深眷，信筆直突千萬恕之，死罪！

王荆公行新法，有貽書邵子者，欲投劾去。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朱子曰：「凡民有患艱，勢可言於君，則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此心耿耿，公其有隱憂乎？」

六

某再啓：近在揚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議。若未有報，至南都當再一入也。承郡事頗繁，齊整想亦期月之勞爾。微疾雖無大患，然願公無忽之。常作猛獸毒藥，血盆膿囊觀，乃可勿孤吾黨之望，而快羣小之志也。情切言盡，恕其拙幸甚！

王元美與明輔方伯云：「中年血氣不易復，自今以往，願加保愛；如補劑，如抱卵，綿綿不存，用之不動，乃佳耳。除疾於未病之先，謹沉疾於微病之始，亦可以着中醫。」

與朱康叔

某啓：酷暑不可過，百事墮廢，稍疎上問，想不深訝。比日伏想尊履佳勝。別乘過郡，承賜教，及惠新酒——到此如新出甕——極爲奇珍，感愧不可言。因與二三佳士會，同飲盛德也。秋熟，更望保練，行膺峻陟。

詩話云：「公在徐州，二王子立子敏館於子。張子厚來過，二王子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子。有詩曰：「洞簫聲斷月明中，惟愛月落酒杯空。」」二三佳士，誠酒中人也。

東滕達道

某啓：一別十四年，流離契闊，不謂復得見公，執手恍然，不覺涕下。風俗日惡，忠義寂寥，見公使人差增氣也。別着情懷不佳，忽得來教，甚解鬱鬱，且審起居佳勝爲慰。某以少事，更數日方北去。宜興出已問去，若得稍佳者，當扁舟徑往視之，遂一至湖（州）見公，固所願。然事有可慮者，恐未能往也。若得請居常，則固當至治下，攪擾公數月也。未間，惟萬萬爲時自重。

稼軒詞云：「宦游吾倦矣，玉人留我住。道明日是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耳。」用右軍帖入詞，得自然之妙。此纏綿婉曲，而情致自然，讀之邑邑。

與朱康叔

某再拜，近奉書，并舍弟書，想必達？胡掾至，領手教，且審起居佳勝，兼承以舍弟及賤累至，特有厚賜。羊麵酒果，一捧領訖，但有愧怍。舍弟隔此數日，來教尋附洪州遞與之。已遷居江上臨皋亭，甚清曠。風晨月夕，杖履野步，酌江水飲之，皆公恩庇之餘波。想味風義，然以孤寂。尋得去年六月所寫詩一軸，寄去以爲一笑。酷暑萬乞保練！

公自序云：「年二十六，與子由同舉制策，寓懷遠驛。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愴然，有感慨離合之意。自爾宦遊四方，不相見者，十當八九。每夏秋之交，風雨作，木落草衰，便淒然有此感。蓋三十年臨皋亭月夕風晨，令人倍增惋戀。」

東康叔

某啓：武昌傳到手書，繼辱專使隨簡，感服并深。比日尊體佳勝，節物清和，江山秀美，府事整辦，日有勝遊，恨不得陪從耳。雙壺珍貺，一洗旅愁，甚幸甚幸。佳果收藏有法，可愛可愛。拙疾乍到，不諳土風所致，今已復常矣。子由尙未到，真寸步千里，末由展奉，尙冀以時自重。

康叔爲政清閒，於此可見。墮簡，似言使來。耑簡上頒，如從天墮雨，洗愁字新甚。

與康叔

閣名，久思未獲佳者。更乞詳閣之所向，及側近故事爲幸。董義夫相聚多日，甚歡，未嘗一日不談公美也。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嘯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考

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謹小楷一本寄上，却求爲書，拋磚之謂也。亦請錄一本與（郭）元弼爲病倦，不及別作書也。數日前，飲醉後作，頑石亂篠一紙，私甚惜之。念公篤好，故以奉獻。幸檢至！

山谷云：「古之能爲文者，直能陶冶萬物，意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蓋妙在取意也。能取意，要不創入。」

二

與可（文同）船旦夕到此，爲之泫然。相公亦爾。子由到此，須留他住五七日，恐知之前會錄國史補一紙，不知到否？因書當示諭。生煮酒四器，正濟所乘，珍感生酒暑中不易調停極清，然閱仲叔不以口腹累人。某每蒙公眷念，遠致珍物，勞人重費，豈不肖所安耶？所問凌翠，至今虛位，雲乃權發遣耳，何足掛齒牙。呵呵，馮君方想如所諭。極煩留念，又蒙傳示祕訣，何以當此寒月得暇，當試之。天覺（張商英）亦不得書。此君信意簡率，乃其常態，未可以疎數爲厚薄也。酒法是用菘豆爲麩者耶？亦曾見說來，不曾錄得方。如果佳，錄示亦幸。

公追憶與可詩，遺文付來，後事代諸友。又送張天覺云：「脫帽風流餘長史，埋輪家世本留侯。」云云。

□ 朱行中舍人

某啓：別後兩奉狀，想一一聞達。比日履茲春和，台候勝常。某留滯贛上，以待春水，至此月末乃發。瞻望惋悵，海南雖外，然雅量固有以處之矣。詩酒之樂，恨不日陪接也。更冀若時爲國保練，不宣。

□ 與李之儀端叔

一

某啓：辱書多矣，無不達者，然不一答。非特衰病簡懶之過，實以罪垢深重，不忍更以無益寒溫之間，玷累知交；然竟不免累公，慚負不可言比。日承已赴穎昌，伏惟起居佳勝，眷聚各安慶。某移永州，過五羊，度大庾，至吉出陸，由長沙至永，荷叔靜（孫馨）挈舟相送數十里。大浪中作此書上問，無他祝，惟保愛之外，「酌酒與婦飲，尙勝俗侶對」梅二丈（堯臣）詩云耳。

酌對二語，終好陶詩。劍伶妻不及端叔婦遠矣。

二

某年六十五矣，體力毛髮，正與年相稱。或得後與公相見，亦未可知也。以前者皆夢，以後者獨非夢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在南海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似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少遊遂卒於道路，哀哉！痛哉！世豈後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迨（東坡次子）云：「鬚髮已皓然，顏極丹且渥。」僕亦正如此。各宜悶齋，庶幾復見也。兒姪輩在治下，頻與教督。一書幸送與。某天醉中不成字，不罪！不罪！

悶齋二字，可代一部黃庭。——東坡還惠州，有老嫗曰：「學士一生功名富貴，今日可如春夢。」遂謂之曰春夢。婆後者獨非夢乎？可稱言下便解。

三

某以囊裝罄盡，而子由亦久困無餘，故欲就食淮浙。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幾日，不可復作兩處。又得子由書，及教語尤切，已決歸許下矣。但須少留儀真，令兒子往宜興，刮制變轉，往還須月餘，約至許下，已七月矣。去歲在廉州，託孫叔靜寄書及小詩，達否？叔靜云：「端叔一生坎坷，晚節益牢落。正賴魚軒賢德，能委曲相順，適以忘百憂。此蓋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味乎？」叔靜相友，想得其詳，故輒以奉慶。忝契不罪。

于坎珂寥落，中年既少，壘篋之樂，而琴瑟中梗，晚節益無聊賴。對此怛怛，百端交集，奈何！

與黃師是實

行計屢改。近者，幼累舟中，皆伏暑，自愍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復入汴出陸。又聞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百指誘之，已決意旦夕渡江過毗陵矣。荷憂愛至深，故及之。子由一書，政爲報比事，乞早與達之。塵埃風葉滿室，隨掃隨有，然不可廢掃，以爲賢於靈掃也。若知本無一物，何又加焉？有詩錄呈，簾捲牕穿戶不扃，隙塵風葉任縱橫，幽人睡足誰呼覺，欹枕床前有月明。一笑一笑，某再拜！

前公送師是赴兩浙，憲詩云：「世亦無此士，秋晚得王孫。甯非叔度家，豈出次公門。白首沉下吏，綠衣有公言。」當時人未解綠衣句義，問之公，公曰：「吾家潮雲，每見師是，怪其官職不遷耳。」乃知公詩有已意，爲句者尺札亦然，不宜強索解。

與廣西憲曹司勳

某啓：專人至，賜教累幅，慰拊周至。且審比來起居住佳勝，感慰兼至！某得罪，幾二年矣。愚陋貪生，輒緣聖主寬貸之慈，灰心槁形，以盡天年，卽日殊健也。公別後，微疾盡去，想今亦康佳。養生亦無他術，安寢無念，神氣自復。知呂公讀華嚴，有得，固所望於斯人也。居閒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之，或同一削，亭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同伸）眉於地中。如何？如何？然慎勿令人知，不肖有言也。陳侯有一子，在高郵，白身頗知書，知之。蒙惠奇茗，丹砂烏藥，敬餌之矣。西路峒丁，足制交人而

近歲綏馭少方，殆不可用，願爲朝廷熟講之。此外惟萬萬自重！

司勳名輔，字子方，海陵人。公前有詩送之曰：「曹子本儒俠，筆勢翻濤瀾。往來戎馬間，邊風裂儒冠。詩成橫槊裏，楮墨何曾乾。」其人亦豪杰士，故以陳將軍事告之。

與馬祖仁

一

某慰疏言，伏承艱疚。退居久矣。日月如邁，哀痛理極。未嘗獲陳區區，少解思慕。萬一實以漂寓窮荒，人事斷絕，非敢慢也。比辱手疏，且審孝履支持，廓然逾遠，追痛何及？伏惟俯禮適變，寬中強食。謹奉慰疏不次。

愷惻沉摯之音，令人氣伏。俯體適變，慰疏中無此細熨。

二

蒙示長牋，粲然累幅，光彩下燭，衰朽增華。但以未拜告命，不敢具啓答謝，感怵不可言喻。老瘁不復疇昔，但偶未死耳。水道間關寸進，更二十餘日，方至曲江。首當詣宇下，區區非面不旣。乏人寫大狀，不罪手拙簡略不次。

三

昨日辱遠迓喜慰難名。客散已夜，不能造門。蚤來，又聞已走松楸，未敢上謁，領手教，愧悚無地。至節想惟孝思難堪，奈何？來日當往謁慰節晨，蒙惠羊邊酒壺，仁者之餽，謹以薦先，感佩不可言也。

藹然有仁孝之思，餽以薦先，便爾鄭重。想此時馬公亦在讀禮，故云「已走松楸」耳。

與晦夫歐陽闢

某啓：辱答教，感服。風月之約，敢不敬諾。度公南樓，所貴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當攜被往也。

近彭兆先葆初有花月夜招友云：「有月無花，有花無月。想天上人間，嘉會良難也。疇昔之夜，月因花而生輝，花因月而呈媚。兩相酬答，能不綵繡！今夕月盈花足，醉月酣花，何容已。已雖無嘉旨，而有良朋，花月亦不嗤我冷寂也。倘人不趁花月，而花月不能待人。如此良夜，何便攜襟被，決不可遲。」

與李無晦

某啓：久留浙中，過辱存顧，最爲親厚。既去，又承追餞最遠。自怪衰拙，衆所鄙棄；自非風義之篤，何以至此。既別，但有思詠。兩辱書教，具審起居佳勝。今歲科舉，聞且就鄉里。承示喻進取之意甚倦。盛時美才，何遽如此。且勉之！決取爲望。新文不惜見寄。末緣集會，惟萬萬自重，不宜！

抱才不遇，往往意興索寞。非良朋勉勵，何由奮發。劉汝佳與孫子京云：「良苦足下霜蹄暫蹶，哀鳴不渡，常惜錦幃泥耶。要之朱花赤汗，終非外廐中物。」與此同意。

與陳懷立

昨日辱訪，感忤不已。經宿起居住佳勝。蒙借示子明傳神，筆勢精妙，鬚髮莫辨。恐更有別本，願得一軸，使觀者動心駭目也。嶺海闊絕，不謂生還，復得瞻奉，慰幸之極。比日履此秋涼，起居佳勝，少選到岸，卽伏謁，以盡區區。

曲盡三日間情事。嶺海生還，若喜若慰若悲。其情無所不有。

與李方叔

秋試時，不審從吉未？若可下文字，須望鼎甲之捷也。暑中既不飲酒，無緣作字。時有一二，輒爲人取去。無以塞好事之意，亦不願足下如此僻好也。近獲一銅鏡，如漆色，光明冷徹。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輔之，字體雜篆隸，真漢時字也。白陽不知所在，豈南陽白水陽乎？如字應作而字使耳。左龍右虎，皆未甚曉，更聞爲考之。

序述饒有古意，寫鏡逼真，凜凜有寒光入目。

與徐仲車積

昨日旣蒙言贈，今日又荷心送，盎然有得，載之而南矣。辱手教，極甚厚愛，孔子所謂「忠焉能勿誨乎？」當書諸紳，寢食不忘也。

數語足見朋友忠愛之至。錢文薦與毛別駕云：「昔人稱淡交，交淡則久。彼握手道歡，其濃若醴。無何，翻覆如雨如雲。此道幾投大荒之野矣。門下念故人如新，始信明水萬逾醇醴也。」

與方叔

承示喻，長安君（指方叔妻）偶患臂痛不能舉。某於錢塘武朝議處，傳得一方。云其初本施渥寺丞者，因寓居京師甜水巷，見乞兒兩足拳，捺履而行，渥嘗以錢物飲食遺之。凡斯年不衰。尋赴任，數年而還，復僦龔居，則乞兒已不見矣。一日見於相國寺，前行走如飛。渥就問之，則曰：「遇人傳兩藥方，服一料，已能走，再服之，立効。其後已傳數人，皆神妙。但手足上疾，皆可服，不拘男子婦人。祕之祕之！」其方原只是王氏（衰）博濟方，但人

不知耳。博濟誤也。虎脛爲虎腦。便請長安君合服。必驗。朝雲者。死於惠州久矣。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佛法。臨去。誦六如偈以絕。葬之惠州棲禪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最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

寫朝雲一段。令人悽惋欲絕。序藥方。亦委惋沉折。非近筆可及。

孫叔靜

一

昨日辱臨顧。夙昔之好。不替有加。感嘆深矣。屬飲藥。汗後不可以風。未卽詣謝。又枉使旌。重增悚惕。捧手教。且審尊體佳勝。旦夕造謁。以究所懷。

二

前日辱下顧。尙未走謝。悚息不已。捧手教。承起居住佳勝。卑體尙未清快。坐阻談論爲悵惘也。惠示妙劑。及方。獲之幸甚。從此衰疾有瘳矣。

三

已別。瞻企不去心。辱手教。且審佳勝。感慰之極。早來風起。舟不敢解。故復少留。因來淨惠(寺)與惠州王道人語耳。無緣重詣。臨紙惋悵。

四

去德彌月。思仰縈懷。比日履此新陽。起居增勝。行路百阻。至英(德)方再宿矣。少留數日。此去尤難闕。借舟未知能達韶(州)否。流行坎止。輒復任緣。不煩深念也。後會未卜。惟萬萬爲國自重。

簡淨似晉人。

答劉貢父放

久闊暫聚，復此違異，悵惘至今。公私紛紛，有失馳問。辱書，感忤無量。字畫妍潔，及問來使，云：「尊貌比初下車時，暫且澤矣。」聞之喜甚。比來起居想益佳，何日歸覲。慰士大夫之望，未間，萬萬爲時自重，不宣。

公廣陵會三同舍，首則貢父也，曾贈之曰：「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衆。如今各漂泊，筆硯誰能共？廣陵三日語，相對渾如夢。羨子去安閒，至邦正暄闕。」云云。王元美與長卿云：「月來不見公半牘，一見之，覺九咽中作甘露灑，爽不可言。」李滄溟亦云：「隸從東山來，持元美報書至，發之，如見元美也。洵然。」

又與貢父

某忝冒過甚，出於素獎。然迂拙多忤而處爭地，不致作久安計，兄當有以教督之。血指汗顏，傍觀之謂，奈何？奈何？舉官之事，有司逃失行之罪，歸咎於兄。清明在上，豈可容此小子何與焉？茯苓松脂，雖乏近效，而歲計有餘，未可棄也。默坐反照，瞑目數息，當記別時語耶！

迂拙多忤，是宦塗第一下考。所以李陳五石守謂門生曰：「初入仕，便宜作罷想，勿大奢願。」正坐此病耳。

答子宣布

一
某啓：流落江湖，晚復叨遇，惟公知照如一日也。孤愚寡與，自親高誼，謂可永久。不謂尙煩藩翰之寄，違闕以來，思仰日深，辱書教，伏審茲履秋涼，台候萬福，欣慰之極。二聖思治，求人如不及，公豈久外，惟千萬爲國順時自愛。郭青螺有云：「尋常官，只作等閒，未有若我公今日者。汲海濡毫，借天作紙，寫不盡我公清致，勤勤懇懇，予深有味於斯言。」

二
自公之西，有識日望詔聽，豈獨契愛之末！邊落甯肅，公豈久外哉？示諭塔記，久不馳納，愧恐之極，乞少寬之，秋涼下筆也。親家柳子良宣德赴潞（州）幕，獲在屬城，知幸知幸，謹奉手啓，宥迫，不盡區區。

三
某啓：辱教，伏承台候萬福爲慰。塔記非敢慢，蓋供職數日，職事如麻，歸卽爲詞頭所迫，卒以夜半乃息，五更復起，實未之餘暇，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日。願公一笑而恕之，旦夕當卜一邂逅而別。

中郎與皇甫二泉云：「抱牘之苦，甚於抱病，簿領之繁，惡於藥餌。以七尺之軀，疲於奔命；十圍之腰，錦如弱柳，每照鬚眉，輒爾自嫌，爲吏之苦，於此領略殆盡。」

一 與李公擇常

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

扶劣膏，「不言何物狀似羊脂而堅；盛竹筒中。公識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或問習海南者，子由近作棲賢僧堂記，讀之慘懷，覺崩崖飛瀑，逼人寒慄。

公約公擇飲詩云：「春風無事秋月閒，紅妝執樂豪且研；琵琶一曲四十絃，客來留飯不計錢。」良時爲樂，聊復爾爾。

二

今日霽色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耳。然早着市無肉，當相與啖菜飯耳。不嫌，可只今相過。某啓上。

公擇好飲，而故以乳泉相戲何耶？觀大醉傅國傳家詩曰：「兒童拍手鬧黃昏，應笑山公醉習園。縱使先生能一石，主人未肯獨留髡。」得無似此。

與傅維巖祕校

某啓：專人至，承不鄙罪廢，長箋見及，援證古今，陳義甚高，伏讀愧感。仍審北來起居住佳勝，至慰！至慰！守局海徼，淹屈才美。然仕無高下，但能隨事及物，中無所愧，卽爲達也。伏暑萬萬自愛，不宣。

公前謂傅無詩說劍俱第一，而淹屈才美，爲之慊然。然勉慰之，至猶見周摯。

與林天和長官

某啓：辱書，伏承起居住佳勝。示諭幼累已到城，流寓中一喜。然老穉紛紛，口衆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

一笑，蒸鬱未解，萬萬以時自重，不宜。

一喜一懼，寫出貧宦苦况。

■與蒲誠之

聞車騎已在二曲，卽見風采，喜慰可知。冒寒行李不易，入此僻左，獲奉清遊，幸甚也！

謝安石謂岐公曰：『人生如寄耳。風流得意之事，治爲都盡，結日蹙蹙，觸事增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獲奉清遊，言之色喜。』

■答楊濟甫

某近領臚下教墨，感服眷厚，兼審起居住佳勝。某比與賤累如常。令弟差入貢院，更半月可出。都下春色已盛，但塊然獨處，無與爲樂。所居廳前有小花園，課童種菜，亦少有佳趣。傍宜秋門，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頗使野性也。漸暖，惟千萬珍重！

吳應秋柬黃子軒曰：『足下解組何急耶？計梅雨過園林，高槐疎柳，翠色在衣裾間，落日池上酌，清風徐來，又安問大羅天也？一徑可樂，便可盤桓，何必真是山居？』

■與楊濟甫

近領來書，喜知眠食佳安。某比與賤累皆安，陳州舍弟並安，不煩念及。久客都下，桂玉所迫，囊裝並竭。今冬積

雪四五尺，傲居弊陋，殊無聊。惟日望一差遣出去耳。末由披奉，千萬珍重！

坡公亦爲貧所困。耶？姚現聞云：『長安碌碌，正是斷送才人之地。昔猶斷送於奔兢趨承，今日斷送於啼餓號寒矣！奈何？奈何？』

與楊元素

久不奉書，遞中領來教，欣承起居佳勝，眷愛各無恙。奉別忽四年，薄廩維絀，歸計未成，懷想親舊，可勝惋嘆！吾丈優游自得，心恬體舒，必享龜鶴之壽。劣姪與時齟齬，終當捨去，相從林下也。

袁中郎東叔云：『閭金閭自繁華，今自苦。畫舫簫鼓，歌童舞女，此豪客事，非令事也。奇花異卉，危石孤岑，此幽人觀，非令觀也。詩壇酒社，朱門紫柏，振衣當釐之峯，濯足虎邱之池，此遊客樂，非令樂也。令遊對者，鶉衣糧長，簧口刁訟，及蟻蝨滿身之囚徒耳！薄廩羈絆，能無迴思故山！』

與大覺禪師璉公

人至辱書，伏承法候安裕，傾向！傾向！昨奉聞，欲捨禪月羅漢，非有他也。先君愛此畫，私心以爲捨施莫如捨所甚愛。而先君所與厚善者莫如公。又此畫頗似靈異，累有所覺於夢寐。不欲盡談，嫌涉怪爾。以此益不欲於俗家收藏，意只知此。而來書乃見疑，欲換金水羅漢，開書不覺失笑。近世士風薄惡，動有可疑。不謂世外人之猶復爾也？請勿復談此。某比乏人可令齋去，兵卒之類又不足分付。告吾師差一謹幹小師，齋籠仗來迎取，并古佛一軸亦同捨也。錢塘景物，樂之忘歸。舍弟今自陳州得替，當受東南幕官。冬初恐到此，亦未甚的。時筆計益老健，或借

得數首一觀，良幸！到此，亦有拙惡百十首，閒暇當錄寄也。

喜捨則受之，本與受者無涉。而璉公必欲相換，有相未忘，無怪坡公之大笑也。偶記李映碧清與夫山和尚二誼，附後一粲：「昔某木匠誤勾陰府，閻羅命原勾人送回，原勾索賂不肯行，匠無物可與，念舊主沈萬三生前最富，向彼貸之。」萬三嘆曰：「汝木匠也，向送我入棺，曾見我攜一物來否？」又某宦姬妾甚多，忽閻羅遣勾者至，諸姬環繞，無隙可入。勾者懼罪，向諸姬求之。諸姬曰：「汝不必性急，不出幾日，吾等自然送來。」可發一大噱。不知璉公回首時，羅漢亦帶得去否？

答水陸通長老

別後一向冗忙，有疎奉問。疊辱手教，愧悚良深；仍審履茲初涼，法體增勝爲慰！承開堂未幾，學者日增。吾師久安閒，獨迨於衆想，無乃少勞！然以濟物於心，應不計勞逸也。未緣會合，千萬珍重人還，布謝。

與康公操都管

某稔聞才德之美，尙淹擢用。向承非罪被移，衆論可怪。賢者處之，想恬適也。希聲（黎錚）久不得書，承示諭，方知得蜀州，應甚慰意。二浙處處佳山水，守官殊可樂。鄉人之至此者絕少，舉目無親故。而杭又多事，時投餘隙，輒出訪覽，亦自可卒歲也。東陽自昔勝處，見劉夢得有「三伏生秋」之句，此境猶在否？未知會晤之日，但有企詠。官遊何必擇地？但有佳山水，便堪駐足。然亦在人之處心恬淡耳。簿書叢雜，豈無餘隙耶？一刻投閒，可以自樂，他人那能知此？

與周開祖別

某忝命皆出獎借。尋自杭至吳，與見公擇（李常）而元素（楊繪）子野（張先）孝叔（劉述）令舉（陳舜禹）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爲恨。別後，每到佳山水處，未嘗不懷想談笑。出京北去，風俗既樵魯，而游從詩酒如開祖者，豈可復得？乃知向者之樂不可得而繼也。令舉特求錢塘相別，遂見送至湖。久在吳中別去，真作數日惡。然詩人不在，大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亦非細事。

分有飲周長官詩云：『雲烟湖寺家家境，燈火沙河夜夜春。曷不勸公勤秉燭？老來光景似奔輪。』良朋遠隔，迴念風流，應爲悼嘆。屠赤水寄姜仲文曰：『白日速行，青鬢易老，何時同住一邱？追思歇馬彭城，翦燈官舍，烏啼霜冷，月落斗斜，連宵枕籍，累日沉冥，往事杳然，言之心斷，良復爾爾也。開祖名汾，元豐二年知湖州。公有詩云：『百首共成山上集，三人俱作月中遊。』』

答陳履常師道

吳中屢得瞻見，時以餘棄洗濯蒙鄙。別來仰佇日深，遞中首辱教尺，感服良厚。即日履茲酷暑，起居何如？貴眷令子各佳勝，披奉杳然，臨紙悵惘，惟冀爲時調護。數日不見黃生，鄙吞復萌於心，餘棄洗濯，亦是此意。

與陳履常

遠承寄貺詩刻，讀之灑然。如聞玉音。何幸獲此榮觀，不獨以見作者之格，且足以知風政之多暇，而高躅之難繼也。輒和光祿菴二絕，聊以寄欽羨之懷，一笑投之可也。所須接骨丹方，謹錄呈。高密連年旱蝗，應副朔方百須，紛然疲薶，日俟汰逐。企仰仙館，在雲漢矣！因風不吝誨字。

河仙膠復陳吳球峯云：「所委構思，勞頓之餘，苦不能佳。苟曷食飯，而知炊出勞薪，苟朗食雞，而知栖常半路，使非投之知味者，當不見原矣。公推許如是，想亦知者。」

程彝仲

一

某啓：奉別積年，因循不修書問，每以爲愧。遞中辱手書勞問，甚厚，感戴不可言也。承以科詔入都，跋履之餘，起居佳否？老兄循道既久，文行逾粹，決無終否不振之理。更少貶以就繩墨，卽當俯拾也。末緣披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因以鄉人李君行，奉啓布聞。

彝仲名建用，爲宣德郎，適眉山。公作詩送之曰：「先生本舌耕，文字浩千頃。」大率爲文奔放，故以繩墨規之。

二

（程）得聖此行，得失必且西歸，計無緣過我。而東武任蒲，當在來歲。冬抄無緣及見於京師矣。比任蒲日，舍弟亦解罷，當求鄉里一任，與之西還。近制旣得連任，蜀中遂可歸老，守死墳墓也。心貌衰老，不復往日。惟念斗酒隻鷄，與親舊相從耳。星橋別業，比來更增蒼否？因便無惜一兩字。

宦海浮沉，畢生碌碌。迴念故園親舊，鷄黍周旋，誰無解組之想？奈十丈軟紅塵，無能跳出也。唐人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爲之淒然！

答王慶源

久以官冗，不暇奉問。忽辱手訊，喜知車從已達輦下，起居住勝。即日南宮必榜出矣。淪屈已久，必遂了當，欣荷良深。來書謙抑過當，四方赴者甚衆，豈獨古叔元昆勸駕，良合事宜。恨此拘繫，無緣於東華門外奉接。京師一別，二十餘年，豈惟吾儕衰老可嘆！至於都城風物事體，索然無復往時矣！東南守官極可樂，而民間蹙迫不聊生，懷抱殊不佳。深願慶源了當後，千萬一來，相從數月，少慰平生。幸勿以他事爲辭，至懇至懇。

一書大足鼓舞志氣。詹中岳勉友云：「世無子期，白眼欲枯。投榻野睡，忽有長揖進者曰：『世曾有賦子虛而不遇狗監者哉！』投襦題橋，遜伊異人。層玉霏霏，千秋片刻耳！」讀此使人怦怦。

與王慶源

高密風土，風物稍佳。但省租公庫減削，索然貧儉。始至，值歲饑人豪，剽劫無虛日。凡督捕姦兇五七十人，近始肅然。鬪訟頗簡，稍葺治園亭居之，亦粗可樂。但時登高，西南引領，卽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倒載也。

東坡不善飲酒，而喜歡人飲。十五銀盞，差足自豪矣！

答金山寶覺禪師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枉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杳然，有不可及之歎。既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語。一餉之樂，暫荷之懷，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修書。專人至，辱教累幅，慰喻反覆，讀之爽然，如對妙論。乃審比來法履佳勝，某比粗遣，但未有會見之期，臨紙惘然，惟萬萬自重。至遊堂記，即當下筆，遞中寄去。近後有杞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

公前與柳子玉飲金山寺，醉臥寶覺禪榻，題詩於壁，意致豪邁，遠書來，能無情意纏側耶？

答富道人

承錄示祕方，及寄遺藥，具感厚意。然此事本林下無以遣日，聊用適想可也。若待以爲生，則爲造物者所惡矣。僕方苟祿出仕，豈暇爲此？謹却馳納，且寄之左右。異日歸田，却咨請，感愧之至。

讀公詩云：『因病得閒殊不惡，心安是藥更無方。』此等藥物，仍不必寄。

答蜀僧幾演

幾演大士蒙惠蟠龍集，向已讀盡數册，乃詩乃文，筆法奇健，深增嘆服。僕嘗觀貫休齊己詩，尤多凡陋。而遇知得名，赫奕如此。蓋時文凋弊，故使此一僧爲雄強。今吾師老於吟詠，精敏豪放，而日書流俗，豈亦有幸不幸耶？然此道固亦澹泊寂寞，非以勸人知而鼓譽也，但鳴一代之風雅而已。既承厚，聊奉廣耳。

曹能始云：『禪有理障，有魔障，與綺語無干。昔詞人劉勰陸羽生長叢林，所著雕繪滿眼，不涉禪門隻字。』

卽支道林廬山遠言，固字字文也。依坡公語，曾更進一層。

與人一

前日，使車道由郡下，雖展接顏表，殊慰瞻儻之懷。惟是禮勞不腆，實深愧悚！逮茲違間，吏役糾攪，未呈奉書，以伸繾綣之情。特蒙高明遠貺珍牘，披繹數四，感仰交懷。初暑微熱，竊承跋履之餘，動止佳勝。未緣會集，臨紙增慨！

與人二

浙右之別，遂不上聞至今。想必察其情也；特枉書問，感慰兼集。比日起居何如？涉海恬然，繼以題擢，衆論翕然。知忠信之可恃，名實之相副也。雅故之未，忻慰可量！

二札古較樸茂，似晉魏間物。體格誠爾雋拔。

與眉守黎希聲

去歲王秀才西歸，奉狀必達。即日遠想起居住佳勝。承朝廷俯徇民欲，有旨借留。雖滯留高步，士論未厭，而鄉閭之慶，特以自私而已。然山水之秀，園亭之勝，士人之衆多，食物之便美，計公亦自樂之忘歸也。某久去墳墓，貪祿忘家，念之輒面熱。但差使南北，不敢自擇爾。何時復得一笑爲樂，尙冀爲時自重。

又與眉守

傾向平久，展奉無由。竊計比日履茲酷暑，起居住佳勝。某占籍部中，不獲俯伏門下，一修桑梓之儀。瞻望鈴齋，豈

勝懷仰。伏惟順時爲民自愛。

粉榆之念雖殷，然寫得委曲婉折，何其雅雋！

□ 答晁美叔端彥

自別，兩辱存問，荷眷契之厚，無以爲喻。日欲裁謝，而拙鈍懶放，因循至今。計明哲雅量，不深譴過，而自訟亦久矣。卽日不審尊履何如？某此無恙，但奉行新政，多不如法；彈劾相尋，日俟汰譴耳。若得放歸過淮，未必遂候，未間爲國自重！

嘉祐初，公與子由寓興園浴室。美叔忽見訪云：『吾從歐陽公遊久矣。公令我來與子定交，謂必名世。老夫又須放他出一頭地。』則眷契之厚，自與人不同耳。

□ 與蒲廷淵

河中永樂出棗，道家所貴，事見真誥。唐有道士侯道華，嘗得無核者三，食之；後竟竊鄧太玄藥上昇。君到彼，試求之；但恐得之不偶然，非力求所能致耳。

戲言之耶？抑真耶？然末語自有深義。

□ 與王慶源

陵州遞中，辱書及詩，如接風論，忽不知萬里之遠也。卽日履茲秋暑，尊候何似？某此粗遣，雖有江山風物之美，

而新法嚴密，風波險惡，况味殊不佳。退之所謂「居閒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正此謂矣。知叔丈年來頗窘，此事有定分，但只以安健無事，多子孫爲樂，亦可自遣。何時歸休，得自從田里，但言此心已馳於瑞草橋之西南矣。秋暑更冀以時珍重。

詩文發源云：「王慶源，眉山人居瑞草橋西。仲元貺歸蜀，有詩云：『爲予遠致殷勤，瑞草橋邊老人。紅帶雅宜白髮，白膠光泛青春。』」故今寄云札爾。

與鮮于子駿侏

不久奉狀，方深愧悚。遞中伏辱手教，并新文石刻等，疾讀，善快無量。卽辰起居住否？公文學德度，宜在朝廷；久此外遠，何也？然聞一路蒙被仁政，不爾，吏民皆在倒懸中也。况鄉井墓墳在焉。計居之甚以爲樂。某到郡正一年，諸况粗遣。歲凶民貧，力所無如之何者多矣。然在己者，未常敢行所愧也。如此而已！忝厚眷，故及未緣瞻奉，惟冀以時自重，不宜。

蘇子由云：「有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難？』」曰：「子宜置一歷日，晝之所謂，夜必記之。如不欲記者，卽不可作也。」溫公亦曰：「吾無過人處，但生平所爲，無不可對人言耳。」不敢行其所愧，卽是此意。

又與子駿

承厚眷，不敢用啓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則

疎矣。但時獨於閒處開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之者絕少也。所索拙詩，豈取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作小詞，雖無柳七郎（永）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寫呈取笑。

作文使人人可解，便極爛熟。吳農元所云：「文武腕力，如行墟墓中，了無生氣；如遊女國中，了無丈夫氣。何必永合世俗耳目耶？」

與范子豐鎮之子

伏審子豐南宮殊健，慶忭不可量。卽日想已唱第，心在高等。期集之暇，起居住佳勝。某之五七日泝汴，愈遠左右。臨書悵然，惟祈慎重，別膺亨寵。

期望深至。湯臨川云：「須速取龍頭，爲熱心人一快。貧者士之常；然措大際此，亦更無逐貧之法也。」

與何正通教授去非

辱書，承起居住佳勝，鄉校淹留。然使徐之士子，識文章瑰璋之氣，非小補也。某又復西上，紛紛無補，甚愧朋友矣。

與歐陽仲純修之子

去歲，城東屢獲陪從，蒙益旣多，樂亦無量。旣別，日苦賤事，不克馳問，慚負不可言。卽日起居何如？見報除審簿，信否？殊不知卽日從者所在，徒有仰詠。某蒙庇粗遣。彭門（徐州）本無一事，足以藏拙。河水一至，事無不有。中

間幾殆者數矣，必亦聞之。今方稍安，而夏秋之患未可量。蓋命窮，所至感召如此，何時復得一笑之樂也！近詩數首，聊以破顏。餘寒萬萬，以時自重。

歐公子四人，仲純居二。除簿時，當亦老矣。公曾有詩云：「道旁垂白定沾巾，正似當年綠髮新。故國依然喬木在，典型復見老成人。」似懷歐公也。

答呂熙道

一時企詠賢者，獨恨隔闔耳。既至治下，謂當朝夕繼見。而病與人事奪之，又迫於行，忽遽捨去，可勝嘆耶！別來方欲上問，先辱手教，益增懷怍。比日起居，何如？後會不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劉大受別戴君肇曰：「把袂河梁，刺刺正難分去。風引孤帆，蘭橈迅捷。蒹葭簫鼓中，便成千里。涕泗涓涓，與江流爭漲。桃蕝潭水，弗言深矣！」

又與熙道

南都住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弟朴納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有幹不外。

事少方能睡足。今人縱事少，偏不肯睡，乃知巧者無此福耳。

與范蜀公

一
蒙示諭，欲爲卜鄰。此平生之至願也。寄身函丈之側，旦夕聞道，又况忝姻戚之末，而風物之美，足以終老。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持往荆渚，（江蘇宜興縣城內）買一小莊子矣。恨聞命之後，然京師尙有小房縉。若果許爲指揮從者，幹當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不識可納左右否？所賜手書，小字如芒，知公日益明，此大慶也。某早衰多病，近日亦能屏去百事，澹泊自持，亦便佳健，異日必能陪從也。

陶公云：「聞有素心人，樂與數朝夕。」况蜀公大賢乎？書亦神清色飛矣。

二

承別紙示諭，麴孽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固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操詩書以爲干楯，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斂衽，而况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馮曾榕東項明父云：「閉門靜坐，無事撻懷。若靜中又起一段思想，便是難遣，釋氏所謂魔也。欲持定力，降之未能。先儒云：『有心求靜，卽動。』良然良然。此不立，彼何依，將無處惹塵埃耶？」

三

李成伯長官至，辱書，承起居住佳勝，甚慰馳仰。新居已成，池圃勝絕。朋舊子舍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乎？某凡百粗遣。春夏間，多瘡患，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物故，以爲左右憂。聞李長官說，以爲一笑。平生所得毀

殆皆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惘惘。

坡公表：流離所至，臣亦自厭其餘生；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勘破生死一關，毀區毀譽，何足認真？

與劉貢父

一

某啓：久不奉書，直至懶惰耳，更無可藉口。蒙問所以然，但有愧悚。厚薄之說，既無有公榮（晉劉昶）之比，亦不然。老兄吾所畏者，公榮何足道哉？人心真不可放縱，閑散既久，毛髮許事，便自不堪。欲寫此書久矣……可笑！可笑！兄被命還史局，甚慰物論。然此事當專以相付，乃爲當耳。示諭三宿戀戀，人情之常，誰能免者？然吏民之去公尤難耳，何日遂行，惟萬萬以時自重，謹奉啓！

二

某蒙庇無恙，但秋來水患，僅免爲魚。而明年之憂，方未可測。或教別乞郡脫去，又恐遺患後人，爲識者所譏。已附詔使奏牘，乞以石整城脚，週迴一丈。其役甚大且艱，但成，則百餘年利也。此去又須晝夜勞苦半年，乃成。成後旬一宮觀，漸謀歸田耳。窮蹇迂拙，所值如此，奈何奈何？何時面言，以散蘊結！乍寒，惟萬萬自重，不宣。

與滕達道

一

某啓：專使至，辱手誨累幅，伏讀感慰欣喜。比來起居康勝，不足云也。某凡如百常，杜門謝客，已旬日矣。承見教，

益務閉藏而已。近得筠州舍弟書，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終日無一識一事，則其中自道至樂，殆不可名。此法奇祕，惟不肖與公共之，不可廣也。畫本亦可摹，爲省事故，亦納去耳。今却付來使，不罪吳畫謾（通漫）附去。冬至後齋居四十九日，亦無所行運，聊自反照而已。願公深自愛養，區區難盡言，想識此意也。

二

某到黃陂，聞公初五日便發，由信陽路赴闕，已數日。如有所失也。欲便歸黃州，又雨雪問作。向僧房中明窗下，擁數塊熱炭，讀前漢書。戾太子傳贊，深愛之。反復數思，知班孟堅非庸人也。方感歎中，而公書適至，意思豁然。稍晴暖，當陽邏江上放舟還黃也。

一 與李公擇

一

某已過滿，蘇明之來。近聞明之已除臺直。果爾，替期未可決也。嘗上主人如不厭容，當去叨聒。聞已舉姚椽。非老兄風義，誰肯舉此孤寒木訥之士也哉？聞往來者奉談不容口，足爲文游之慶。墨妙堂記并詩，各告求數本。向時幸老（孫覺）屢寄，然皆墨談不光，告令指揮如法打道。場何山時復一游否？某雖未得卽替，然更得於西湖過一秋，亦自是好事。景色如此，去將安往？但有著衣喫飯處，得住且住也。但恨舍弟相遠，然亦頻得信，亦甚好。恐知。

二

某再拜：舍弟得信，無恙。但因議公事，爲一倅所怒；日夜欲傾之，念脫去未能爾。子由拙直之性，相深知之，非公

孰能見容者？然實無他爾，而人或不亮，牢落如此，爲一農夫而不可得，豈復有意與人爭乎？亦不足言，聊可一笑而已。

與王定國

一 某啓：罪大責輕，得此甚幸，未嘗戚戚。但知識數十人，緣我得罪，而定國爲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愛隔闊；每念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今得來教，既不見棄絕，而能以道自遣，無絲髮蒂芥；然後知定國爲可人，而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顏白髮，廁賓客之末也。幸甚！幸甚！恐從者不由此過，故專遣人致區區。惟願定國深自愛重，仍以戒我者自戒而已。臨書悒悒，不知此人到江，猶及見仙舟否？匆匆不宣。

二

某啓：揚州有侍其太保者，官於瘴地十餘年，北歸，面色紅潤，無一點瘴氣，只是用摩腳心法耳。此法，定國自己行之，更請加工不廢。每日少飲酒，調節飲食，常令胃氣壯健。安道（張方平）軟朱砂，某在湖州服數兩，甚覺有益，到彼可久服。子由昨來陳（州）相別，面色殊清潤，目光炯然，夜中行氣，臍腹間隆隆如雷聲。其所行持，亦吾輩所常論者；但此君有志節，能力行耳。粉白黛綠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願深以道眼看破。此外又有一事，須少儉嗇，輕用錢物，一是遠地，恐萬一闕乏不繼；二是災難中，節用自貶，亦消厄長福之一端。所懷千萬，書不能盡其一二也。

三

某遞中領書及新詩。感慰無窮，得知君無恙。久居蠻夷中，不鬱鬱足矣，其他不足云也。馬處厚行，曾奉書，必便達。不如今者在何許？且盤桓桂州耶？爲遂還都耶？重九登樓，霞樓望君，淒然歌千秋歲。滿坐識與不識，皆懷君。遂作一詞云：『霜降水痕收，淺碧鱗鱗欲見洲。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却戀頭。佳節若爲酬，但把清樽斷送秋。萬事回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其卒章則徐州逍遙堂中夜與君和詩也。來詩要我畫竹，此竟安用？勉爲君作一紙奉寄。子由甚安。吾儕何嘗不禪，而今乃始疑子由之禪，爲鬼爲佛，何耶？丹砂若果可致，惟便寄示。吾藥奇甚，聊以爲閑中詭異之觀，決不敢服也。張公（安道）久不得書，彼必得安問。乍冷，萬萬以時自重夜坐，醉中作此書，仍以君遺我墨書也，不宣。

四

某啓：如聞晉卿已召還都，月給百千。其女泣訴，聖王爲惻然也，恐要知。來詩愈奇，欲和又不欲頻頻破戒。自到此，惟以書史爲樂，比從仕廢學，少免荒唐也。近於側左得荒地數十畝，買牛一具，躬耕其中。今歲旱，米貴甚。近日方得兩日夜墾闢，欲種麥，雖勞苦，却亦有味。鄰曲相逢欣欣，欲自號麀糟陂裏陶靖空如何？君數書，筆法漸逼晉人。吾筆法亦少進耶？畫不能皆好。醉後畫得一二十紙中，時有一字可觀，然多爲人持去，於君豈復有愛？但卒急畫不成也。今後當有醉筆嘉者，聚之以須的信寄去也。

五

某啓：數辱書，一一收領。亦一上狀，知已達。風俗惡甚，朋舊反眼，不可復測，故不欲奉書，畏浮沈爾。不罪！不罪！比日起居佳勝。公敵屣浮名，一寄之天。不過准上上回文，以無爲有爾。然亦未必如此，但恐流俗觀望復作。兩楹之說，皆不足道也。某所被謗，仁聖在上，不明而明，殊無分毫之損；但憐彼二子者，遂與舒亶、李定同傳爾。亦不足云。

可默勿語也。惟千萬保愛！

六

某謫居粗遣。鉤州時得書，甚安。長子已授仁化令，今挈家來矣。某已買地結茅，爲終焉之計。獨未覓墓爾，行亦當作。杜門絕念，猶治少飲食，欲於適口。近又爽（失也）一庖婢，乃悟此事亦有分定，遂不復擇。脫粟連毛，遇輒盡之爾。惠示佳名，極感厚意。然亦安所施之？扇子極妙，奉養村陋，凡百不能稱也。佩公高義，不忘於心。千里勞人，以致口腹之資，甚非所安也。

七

某近日甚能劄心省事。不獨省外事也，幾於寂然無念矣。所謂詩文之類，皆不復經心，亦自不能措辭矣。辱示清風堂石刻，幸得榮觀，仍傳之好事，以爲美談，然竟無一字少答來貺。公見知之深，必識鄙意也。新居在一峯上，父老云：『古白鶴觀基也。』下臨大江，見數百里間。柳子厚云：『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邱也歟？』只此，便是東坡新文也。諱文之南方之瑚璉杞梓也，恨老爾，頗相懽否？

與王慶源

竄逐以來，日欲作書爲問。舊旣懶惰，加以閒廢，百事不舊，但慚忤而已。卽日體中如何？眷愛各佳。某幼累並安。但初到此，喪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天，扁舟草履，放浪江山間。客室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免憂。

不答書是懶。几席雲懶，何等高曠！然非高曠人不能懶。

答言上人

去歲吳興倉卒爲別，至今耿耿。譴居窮陋，往還斷盡。遠不辱遣，尺書見及，感怍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札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遊，未見議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馮開之云：『南都公署，領司業署最勝。前臨廣池，新荷出水，已二尺餘；後傍鷄鳴諸山，金碧蒼翠，參差溢目。一亭盡領其勝，公餘棲息，不減林落。然細思之，畢竟是金粉餘習，不若荒山大江，醉後放脚，爲遼曠也。』

答通禪師

謫居窮僻，懶且無便，書問曠絕。故人不遺，兩辱手教，具審比來法體甚輕安，感慰深至。僕晚聞道，照物不明，陷於吏議，愧我道友。所幸聖恩寬大，不卽誅殛，想亦大善。知識法力冥助也。祿廩旣絕，因而布衣蔬食。於窮苦寂澹之中，却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節微福。兩書開諭周至，常置座右也。末緣展謁，萬萬以時自重！

錢文薦與馬仲良云：閱邸報，知足下以高才取忌，動遭彈射。然不知寶鏡蒙塵，增一番磨拭，卽增一番皎潔。彼彈射我者，足下直以磨鏡人視之，不足責也。窮苦中方有所得，此心泰然矣。

答吳子野復古

一

濟南境上爲別，便至今矣。其間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專人來，忽得書，且喜居鄉安穩，尊體康健，某到黃已一年半。處窮約，故是夙昔所能，比來又加便習，自惟罪大罰輕，餘生所得，君父之賜也。躬耕漁樵，真有餘樂。承故人千里問訊，憂卹之深，故詳言之。何時會合，臨紙惘惘！

方遜志云：『古之名士，少遭挫抑，便戚嗟怨恨，若無所容者。吾深病其無識，不過爲窮約處不慣耳。能如公言，何適而不可？』

二

生子，求火甚急，唯恐其似己也；况長者乎。無緣會面，聊寄一笑。

與載熙

前辱載熙書，勤重累紙，并手作珍墨煤細質堅色黦黑，幾兼前輩之妙，不獨今士大夫好事之比也。欽重！欽重！又惠京師名筆，皆佳，感刻多事，加之老懶，未能作答；又辱簡記，存問不怠，何欣慰如之！錄示東坡諸語，所欲聞也。封示象州詩書信，讀之惕然，又仰才叔之慈仁也。承新任乃在邕州，他日可數通書，并爲海物之主人也。未有會面之期，千萬珍重。紙二軸，久留此，懶寫，因來人告行，謾書畢，不能佳也。奉字伯仲，謾作短序，道之衰朽，不成文也。公筆札極豪勁，但未入古人繩墨，何也？古人雖顛倒書，亦四停八當，凡書字偏枯，皆不成字。所謂失一點如美人眇一目，失一戈如壯士折一臂，不審信之否？

答夢得承制

又辱遠寄二詩，白髮瘴霧之中，不忘筆究，實增愛歎。春谿茗菜日佳，想甚助吟諷之味。無緣瞻奉，千萬珍重。賢郎安勝，想山中閑寂，極得讀書之味。

與澗甫賢宗育

承頗尋繹舊學，不廢文字之樂，甚善！甚善！同寮中有能同此意者否？讀書不須務多，要是精一書，更得人講學爲妙。公家事，極須留意。然要庇護同官之短，而推之以功，則我貴矣。推其極，所謂惟汝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者也。浮雲儻來若寄之物，銖兩自有所繫，決非智巧所能得。老夫閱世故來，益知三十年守此拙，分爲不錯也。

答寶月禪師

近遞中兩奉書，必達，新歲想法體康勝，無緣集會，悵望可量。屢要經藏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遠書，又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如不嫌罪廢，即請入石。碑額見令悟清持書往安州，于滕元發大字，不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欄界，只鐫書字一味。已有大字額，向下小字，但直寫文詞，更不預寫大藏經碑一行，又撰文寫人姓名，卽古雅不俗，切祝切祝！又有小字行書一本，若有工夫，更入一小橫石，亦佳。黃州無一物可充信。建茶一角子，勿迂塵浼，餘惟萬萬保練，適穴中清師行，奉啓草草。

索書如索逋，大敗人清興，固也。然今人稍學塗鴉，便大署其尾云：『某日某人漫書。』而坡公不欲寫作文作書人姓名，以爲大雅何也？

二

此間諸事，但問清師，卽詳也。清久遊外方，練事多能，可喜！可喜！海惠及隆大師，各計安勝，每念鄉舍，神爽飛去。然近來頗常齋居養氣，自覺神凝身輕。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履，尙可放浪於岷峨間也。知吾兄亦清健，髮不白，更請自愛，晚歲爲道侶也。餘附清師口陳，此不覲縷。

昔人中夜聽梵唱聲曰：『此必墮落來者，其音先悅而後悲。』讀此亦有淒然末路之感。

三

有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雖頗損爛，然妙迹如生，意欲送院中供養。如欲得之，請示一書，卽爲作記，并求的便附去。可裝在板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前來菩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耳。

且爲作記，公亦欲附道子以傳耶？妙迹如生四字，寫得鮮活。

答上官長官

專人至，辱書及詩文二册，捧領驚喜，莫知所從得。伏觀書詞，博雅純健，有味其言；次觀古律詩，用思深妙，有意於古作者，卒讀莊子論筆勢，泠然所寄深矣，非淺學所能到。自惟無狀，罪戾汨沒，不緣半面，獲此三貺，幸甚！幸甚！老謬荒廢，不近筆硯，忽已數年，顧視索然，無以爲報，但藏之巾笥，永以爲好而已。適病中人，還草率。

古人推與，每過於厚。歐公與劉原父云：『得介甫新詩數十篇，皆奇絕。此道喜不寂寞，故相告。』袁中郎上馮琢菴云：『近代得一時人曰徐渭，其詩盡翻窠臼，自出手眼。』才人自有此一種真性，知坡公驚喜二字，非屬假面。

與王元直慶元之姪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中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每見一邱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核綜名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况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但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丈楊宗文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居錢塘口，元直與仲元貺秦少游來訪，曾作五絕句送之云：「二人一日同行，留下高齋月明。遙想扁舟京口，尙餘孤枕潮聲。元直已還眉山，故作書訊候耳。」

與巢元修谷

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東坡荒廢，春筍漸老，餅餠已入未限，聞此當伺駕耶？老兄別後想健。某五七日來，苦壅嗽殊甚，飲食語言殆廢，矧有樂事。今日漸住。近日牢城失火，燒蕩十九。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飛焰已燎簷矣。幸而先生兩瓢無恙，四柏亦吐芽矣。

宦轍飄流，近故園而自喜。東坡雖廢，雪堂猶存。元祐六年，館東堂閣懷舊云：「夢覺還驚屣響廊，故人來炷影前香，鬢鬢白盡成何事？一帖空存老遂良。」——遂良帖中有云：「即日遂良鬢鬢盡白。」

與子明兄

兄才氣何適不可？而數滯留蜀中，此回必免衝替，何以一人來寄家荆南，單騎入京，因帶少物來，遂謀江淮一住計，亦是一策。試思之！他日子孫應舉遊宦皆便也。弟亦欲如是。但先人墳墓，無人照管，又不忍與子由作兩處，兄自有三哥一房鄉居，莫可作此策否？又只恐亦不忍與三哥作兩處也。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記得應舉時，見兄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爲作詞，近作得歸去來引一首寄呈，請歌之。送長安君一盞，呵呵醉中不罪。

屠緯真云：『何以消上天之清風朗月？酒盞詩簡。何以謝人世之覆雨翻雲？閉門高枕。』駒中廓然，是真正自得境界。龔州晚云：『僕已授家兒輩，束身入茅舍，不將一物自隨。』胸次湛然，此樂不可易得，亦不易做。

一 答趙昶誨之

性喜寫字，而怕作書。親知書問，動盈篋笥，而終歲不答，對之太息而已。乃知剖符南徼，賢者處之，固不擇遠近劇易。矧風士舊諳習，而兵興多事，適見以發明利器，但恨愚暗，何時復得攀接耳！

二

南事方興，計貴郡亦非靜處，長者固自有處之矣。聞廟略必欲郡縣荒服，就使必克，正是添一熙河屯守，餽餉中原，無復甯歲。况其不然？憂患未易言也。履險涉難，可以濟者，其惟邁德寡怨之君子乎？

三

示諭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耳。與麀豕木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舊收得蜀人蒲永昇山水四軸，亦近歲名筆。其人已亡矣，聊致齋閣，不罪洩瀆。藤（州）瀆既美風土，又少訴訟，優游卒歲，又復何求？某亦甚樂此，安土忘懷。如本是黃州人，原不出仕而已。

無心肝者不知利害，直愚人耳。其流極則爲委靡不振。趙用賢云：『今天下議論，一涉利達名場，則曰且姑與委蛇，勿過激取戾。至事涉關係，則曰須從容隱忍，以俟後圖。其究不過一依徊混同而已。』

一 與蹇序辰授之

欲一奉見，豈徒然哉？深有所欲陳者，而竟不遂，可勝歎耶？子在部下甚幸，但去替不遠耳。輒有一書及少信煩從吏，甚不當爾。恃眷必不深責。季常可勸之一起，深欲圖其見坐處也，一噓！

二

前日已奉書。昨日食後，垂欲上馬赴約，忽兒婦眩倒，不知人者久之。救療至今，雖稍愈，尙昏昏也。小兒輩未更事，義難捨去，遂成失信。想仁明必恕其不得已也。然愧負深矣。乍暖，起居何如？閒廢之人，徑往一見，謂必得之；乃爾齟齬！人事真不可必矣。後會何可復期？惟萬萬爲國自重！

善人固可親，未相知不可急合。一握手間，亦有時命升降之感。許村所云：『片帆飽風而南，直造物限人耳。』

一 與徐得之大正

一 逾年相從，情均骨肉，作此遠別，悵戀可知。辱書承起居住佳勝爲慰。來日離此，水甚慳澀，不知趁得十五日上否。得之亦宜早發，勉此歲月間，早遂定居爲佳也。餘萬萬自重！

二 昨日已別，情悰惘然。辱教喜起居住佳勝。風雨如此，淮浪如山，舟中搖撼，不可存濟，亦無由上岸，但闔戶擁衾耳。想來日亦未能行。若再訪，幸甚！

三 適辱手簡，且審起居佳勝，知當少留雪堂。所需字詩，款曲爲之。此與國書，可便遣也。

四 鳳洲云：『分袂時悲惋，知千古河梁。』尙爲鹵莽，讀此應難爲情。

得之晚得子，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爲賀。所用石硯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矣。知是太早計。然俯仰間，便自見其成立，但催促吾儕日益潦倒爾，恐得之惜別，又復前去。家中闕人抱孩兒，深爲不皇。呵呵！

賀物甚雅，善頌且善禱矣。曾見王丹麓致范吏部云：『聞先生充闕之慶，欲偕同人致書稱賀。恐錯寫弄璋，占韻效顰。寒措大贈人，只此長物。亦韻。』

五 定省之暇，稍葺閒軒。簞甄鷄黍，有以自娛，想無所慕於外也。閩中多異人，隱屠釣，得之不爲簪組所縻。倘得見斯人乎？僕亦衰老，強顏少留，如傳舍耳。因風時惠問。

眉公云：『三月茶筍初肥，梅風未困；九月蓴鱸正美，秫酒新香。』張翰翔亦云：『螳螂可衣，不羨繡裳；薇蕨可食，不貪梁肉；箕踞散步，可以逍遙。』念此，令人神思爽然。

□答程彝仲推官

闊別永久，多難流落，百事廢弛，不復通問。吾兄不忘疇昔，時枉遠書，感作不可言。仍審比來起居佳勝。又讀別紙所寄，山水園亭之勝，廢卷閉目，如到其間。幸甚！幸甚！吾兄潛德晚遇，當遂光大。惟厚自愛。慰朋友之望！

宗子相云：『酒酣作賦，白雲滿天。聽鴻雁之來翔，把梅花而嘆息。奇篇佳藻，江山共留神德之言，妙有真境。』

□與彝仲

某與幼累皆安。子由頻得書無恙。元修（巢谷）去已久矣，今必還家。所要亭記，豈敢於吾兄有所惜。但多難畏人，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話耳。千萬體察，非推辭也。遠書不欲盡言，所示自是一篇高文，大似把飯叫饑，聊發千里一笑，會合無期，臨書悽然！

公會與彝仲云：『十年困新設，兒女爭捕影。』謂王介甫三經新義也。多言性命之說，學者謂之新經，故曰捕影。反不若僧佛語，尚可解嘲。

□與景倩

昨日辱訪，大慰久渴。經宿起，居佳勝。食已，本欲奉謁，適陳季常來，故且已。衆客頗懷公高論，可能只令一訪否？禮不當爾，意能期我於度外也。

周獻臣會云：「天涯兄弟，眼前肝膽，竹下清風，樽前明月，劇飲放歌，至歡也。出之坡公，便成灑脫。」

與趙仲修

一

瘡病不往見。而仁人敦舊，屢承車馬，感愧不可言。雨涼，竊惟起，居佳勝。旦夕當面謝。

二

公清貧，更煩輟惠羊邊，謹以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公亦乃無浹旬疏食耶！一噓短札耳，其情縷縷。

與何聖可

辱示朱先生所著書詩，詞義深矣，淺學曾不足以窺其萬一。結髮求道，篤老不衰，世間有幾人而匏繫於此，不得一望其履幕，慨歎不已。久廢筆硯，無以報此嘉貺，益增愧赧。

楊升菴云：「昔人問蘇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常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以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核。』已如此，方可稱篤老不衰。」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爲佳，想當一笑也！

記唐六如除夕口占一詩云：「柴米油鹽醬醋茶，般般都在別人家。歲暮清閒無一事，竹堂寺裏看梅花。」閱此，忽憶此詩。

宋謙父詞云：「壺山居士，未老心先懶。愛學道家，辦竹几蒲團茗椀。青山可買，結小屋三間，開一徑，俯青溪，松菊栽交滿。客來便住，隨意家常飯。若肯小留連，更薄酒三杯兩盞。吟詩度曲，風月任招呼。身外事，不關心，自有天公管。」

與清隱

淨因之會，茫然如隔生矣。名言絕境，寤寐不忘。何日得脫纓絆，一聞笑語？思渴！思渴！

宗子相與張功甫云：「弟紫霞念切，紅塵計疎。武夷天台之上，有丹灶在焉。何時朝掩黃庭？暮餐綠雪？浮世紅塵，有何佳况？一脫纓絆，便是登仙矣。」

與王文甫

數日不審尊候，何如？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黃州住。細思罪大責輕，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數日念之，行計決矣。見已射得一舟，不出此月下句起發，沿流入淮，汴汴至雍邱，陳留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端，勢不得已。本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違，何勝慨歎！計公聞之，亦淒然也。甚有事，面話欲治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能兩三日間，特一見訪乎？至望！至望！

昔人云：「一官竟同傳舍。東西南北，任其所之。」湯霍林謂荀公若云：「友人把臂，身繞氣色。人生有知己耳，安能化一寸眉，面人項下齷齪耶？」

與王慶源

窮僻少便，久不上狀。竊惟退居以來，尊體勝常。黑頭謝事，古今所共賢。二疏師傅，淵明縣令，均爲高退，昔人初不爲優劣也。謹以此爲賢。二子學術成就，瑞草橋果木成陰，臥想數年出仕，無一可愧者。此又有餘味矣。除却虛名外物，不知文太師（彥博）何以加此，想當一笑也。某蒙恩量移汝州，回念墳墓，心目斷絕。方作舟行，何時復到汝。到後，又須營辦生事。此身漂然，奉羨何及。乍熱，惟萬萬順候自重！

李石守謂門人：「初入仕，勿大奢願。萬一蹉跌，濃郁薰心，如何耐得冷淡？身者心之餘，官者身之餘。可進可退，可榮可寂，將焉往而不得哉？」

與佛印禪師

專人來，辱書累幅，勞問備至，感恠不已。臘雪應時，山中苦寒，法體清康。一水之隔，無緣躬詣道場。少聞警效，但深馳仰。

二

夢想高風，忽復披奉，欣慰可知！但累日煩擾爲愧耳！重承人船相送，益用感恠。別來法體何如？後會不遠，萬萬

保練。

兩札清勁，絕不入野狐套語，自佳。——王百穀寄恩公云：「法帖見詢，蔑由一答。瞻望京邑，悠悠我思。雖浮屠無桑下之戀，然我輩未免有情。某齒髮漸衰，浮沉世諦，東牽西絆，如蜂粘蛛網，安得借吾師鉗錘力，令蓮花一朵，生火炕中耶？」

與耘老

一

僕已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而許者，遂築室於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公當偏舟過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見滕公（達道）且告爲卑末相子來送揚州。

流離顛沛後，思一刻安閒，便如大上。荆溪終老，非浪語也。王元美東李維寅云：「僕弛擔鄉井，弇園泉石，具體而微。春來花事日新，茗香釀美。倦遊則眠，眠足則起。誠不知老之將至。况一官哉？」

二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箇沒與底。張鎬相公見時且爲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曰：「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汪虞仲云：「日坐甕牖，情况廖廓。思足下披襟霄漢，揮手雲烟，下視塵寰，奚啻蟻蛭？」得見偉人，正有此景。

三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斛，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戲筆亦有奇想。紙窗竹屋，若無晨炊，出此讀之，儵然若飽。

與開元明師

一

石橋之壞，每爲悵然。吾師經營，非不堅盡。當由窮蹇之人，所向無成。累此橋耶？知尙未有涯，但勿廢此志。歲豐人紓，會當成耳。僕已得請居常州，暫至南京，卽還南也。

古語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勿廢此志，正是精進法門。

二

近過南都，見致政太保張（方平）相公。以所藏禪月羅漢十六軸見授，云：『衰老無復玩好，而私家畜畫像，乏香燈供養，可擇名藍高僧施之。』今吾師遠來相別，豈此羅漢契緣在彼乎？敬以奉贈，亦太保公之本意也。

付之得宜，是大布施法。佛原說治生產業，不相違背。宰官身，居士身，比邱身，各各隨緣，不相混濫。此如來之教也。則羅漢身亦豈可混濫耶？

答王定國

辱惠書，并新詩妙曲，大慰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滯悶冰釋，幸甚！近在日常置一小莊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揚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承欲一相見，固懷至願。但不如此彼此省事之爲愈也。

公寄安國詩落句：「記取北歸攜過我，江南風浪雪山傾。」謂其自江南赴任也，當在常州，若爲子上棲霞，則黃州矣。

與定國

禦瘴之術，惟絕欲鍊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不爲瘴而作也，其餘坦然無疑。雞豬魚蒜，遇著便喫；生老病死，符到奉行，此法差似簡徑也。君實常云：「定國瘴烟窟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道能如此否？老人知道，則不如爾，頑愚卽過之。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詞，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耳。必深察此意，無狀罪廢，衆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溝壑者？歸耕沒齒而已矣！

感念舊恩，忽焉零涕。神宗會讀公詞，至「我欲乘風歸去，高處不勝寒」，曰：「蘇軾愛君。」則知公者獨先帝耳。按定國名鞏，曾因公謫賓州。州多瘴，故以驅瘴慰之，有云：「巖藏兩頭虺，瘴落千仞翼。暫來已可畏，覽鏡憂面黑。况子三年困，苦霧變飲食。」良朋慰藉，已見乎詞。

與子由

近絕少過臨。賓客知其衰懶，不能與人爲輕重。見顧者漸少，殊覺自幸。昨日偶見子華，嗟嘆老弟之遠外。蒙矚

聞過必相告。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亦不經意。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亦受嗤於拙目。薄俗正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能使拙目見嗤，方是好詩。蓋可以追配古人者，拙目必嗤耳。公謂定國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可以參參。

一 答靈鷲遵老

前日壁間，一見新偈，便向泥土上識君。今日復蒙古藤奇句，益知前言之不忘也。然既傳之諸祖，何不自家留使？既已倒持，輒當逆化。呵呵！

二

疊辱手教，且審法體佳勝。扇子妙句，開發良多。本欲攀和，恐久立大衆。呵呵！得此妙諦，何必更以佛子弄人？

與楊康功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閉戶擁衾，瞑目塊坐耳。楊次公惠法醞一器，小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道士石詩，託楚守寄去。一笑。某有三（邁迨過）兒，其次者十六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有可觀。戲爲和之，并以奉呈。子由過彼，可出示之，令一笑也。

寫出一幅孤舟遇雪圖。

與王慶源

久不奉狀，愧仰增積。卽日遠想起居住佳勝。叔丈脫屣縉紳，放懷田里，絕人遠矣。某罪廢流落，今復強顏周行，有愧而已。若聖恩憐其老鈍，年歲間乞與一鄉郡，歸倍杖履，復講昔日江上攜壺藉草之樂，只是不得拽脚相送，先發遣酒壺歸瑞草橋，於義儉矣。記得否呵！呵！何幸如之！未間，維望厚自頤養，以享無疆之壽。

言以髮眉掀舞。

答佛印禪師

經年不聞法音，經術荒澀，無與鋤治。忽致手教累幅，稍覺灑然。仍審比來起居住佳勝。行投二年，水陸萬里。近方弛擔，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於外，吁可畏也！復欲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萬四千傷，豈可得哉？南望山門，臨書悽斷。苦寒，爲衆自重！

老大徒傷悲，於此益信。鋤治二字有精理。

與王慶源

一

入不上狀，愧仰增積。卽日退居多暇，尊體勝常。某進職北扉，皆出獎庇。自頃流落江湖，日欲還鄉，追陪杖履，爲

江路藉草之遊，夢想見之。今日國恩深重，憂責殊大，報塞逾難，退居何日？西望惋悵，殆不勝懷！想叔丈與丈人及諸姪，歲時相遇，樂不可名。雖清貧難堪，然熬波之餘，必及鵠原，應不甚寂寞也。歲晚苦寒，伏乞保重。

二

近奉慰疏，必達。比日尊體何如？某與幼弱，百凡粗遣。人生悲樂，過眼如夢幻不足追，惟以時自娛爲上策也。某名位過分，日負憂責，惟得幅巾還鄉，平生之願足矣。幸公千萬保愛，得爲江邊攜壺藉草之遊，樂如之何！念念不忘瑞草橋，提壺藉草，正所謂「白髮歸心誰說與，古來惟見兩疏賢」也。

答龐安常

人生浮脆，何者爲可恃？如君能著書傳後有幾？念此，便當爲作數百字，仍欲送杭州開板也。知之細思「浮脆」二字，令人惕然。四大孱孱，本非金石；况六慾七情，日煎夜爍，能不危哉？王半偈曾語梁伯龍曰：「足下尺五虬髯白如霜，尙沉湎慾海，以爲羲和之輪未駛，更加策耶？」

曾記眉公詞云：「紅顏雖好，精氣神三寶，都被野狐偷了。眉峯縐，腰肢裹，濃妝淡掃，弄得君枯槁。暗發一枝花箭，射英雄，應絃倒。病魔纏繞，空去尋醫禱。房術誤人不少，這煩惱自家討。填精補腦，下手應須早。把凡心打疊，訪仙翁，學不老。」

答李方叔

某以虛名過實，士大夫不察，責望逾涯。朽鈍不能副其求，復致紛紛。欲自致省靜寡過之地，以餒餘年，不知果

得此願否？故人見愛以德，不應更虛華粉飾，以重其不幸。承示諭，但有愧汗耳。

子由曾有書規公曰：『天下論兄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者耶？』意此想亦有悟。

答秦太虛觀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喪一女子，而軾下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元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疊疊焉，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當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公擇（季常）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幸老（孫覺）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師）須其子履中哀詞。軾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衰衰多言矣。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

梁上平旦，用畫又挑取一塊，卽藏去之；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收）法也。度囊中尙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卽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醲，柑橘棗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麀鹿如土。魚蟹不論錢。歧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旣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鮮于侁）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葬老乳母，今勾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叔一書，託爲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宜軾再拜。

與陳季常

鄒巡檢到，領手誨，具審到家尊履康勝。羈孤結戀之懷，至今未平也。數日前，率然與道源過江游寒溪西山，奇勝殆過於所聞。獨以坐無狂，先生爲深憾耳。呵！呵！示諭武昌田曲盡利害，非老成人，吾豈得聞此？送還人諸物已領。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出。想秋末相見，必得拜呈也。近得李長吉（賀）二詩錄去，幸祕之。目疾必已瘥。茂木清陰，自可愈此。餘惟萬萬順時自重！

稍不奉書，渴仰殊深。辱書承起居佳勝。新居漸畢工，甚慰想望。數日得君字韻詩，茫然不知醉中拜書，道何等語也。老媳婦云：「一絕乞秀英君。」大爲愧悚！真所謂醉時是醒時語也！蒙不深罪，甚幸！雖知來篇非實語，猶且收執，庶幾萬一，莫更要寫脊記否？呵！呵！柳薄云某奉訝者，不知得之於誰？安有此理？來書雄冠之語，亦無人見。但有答柳二書云：「陳季常要寫脊記，欲與寫云『文武案察常居祿位』」亦如與季常書作戲耳，何名爲訝哉？想公必不以介意。不答最妙。日夜望季常入州，但可惜公擇將至。若不爭數日，而吾三人者，不一相聚，劇飲數日，爲可惜耳。有人往舒，五七日必回，可見其的。若不來，續以書布聞。茶臼更留作樣幾日。日近新闋甚多，篇篇皆奇。遲公來此，口以傳授。餘惟萬萬自愛。

三

軾啓：「惠兵還，辱得季常手書累幅，審知近日尊候安勝。擇括等三鳳毛皆安，爲學日益，且慰無量。軾罪大責薄，聖恩不貲。知幸念咎之外，了無絲髮掛心，置之不足復道也。自當塗聞命，便遣骨肉還陽羨，獨與幼子過，及老雲并二老婢，共吾過嶺。到惠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自數年來，頗知內外丹要處，冒昧厚祿，負荷重寄，決無成理。自失官後，便覺三山跬步，雲漢尺咫。在未易遂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考劣不煩過慮，決須幅巾草屨相從於林下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作兒女態也。在定日作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著鞭一躍，當撞破烟樓也。長子邁作吏，頗有父風。二子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鼉之興。想季常讀此，捧腹絕倒也。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下布水懸三十仞，雷轟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草邨時也。自山中歸，得來書，燈下裁答，信筆而書，紙盡乃已。託郡中作皮筒送去。想黃人見軾書，必不沉墜也。子由在筠極安，處此者與軾無異也。書云：『老軀極健，度去死遠在。』讀

之三復喜可知也。吾儕但斷却少年時無狀一事，誠是，然他未及子由。近見人說，「顏狀如四十歲人。」信此事不辜負人也。不宣。軾再拜。

□ 答毛澤民

軾啓：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詩文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今時爲文者至多，可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閒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饜，當出之知者。世間唯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之。軾豈能爲之輕重哉？非獨軾事此，雖向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况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辱見貺之重，不敢不盡。承不久出都，尙得一見否？

□ 與王定國

數日臥病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塔，清虛陰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冰玉相對，得無少澹否？扶病暫起。見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擾人可憎之物，公乃以此爲喜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破口大罵之。」固應耳，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澹甚，往發一笑。張十七必在坐，幸仰意。

□ 與李端叔

辱書，并示伯時（李公麟）所畫地藏。某本無此學，安能知其所得於古者爲誰何？但知其爲軼妙而造神，能於道子之外，探顧陸（愷之）（探微）古意耳。公與伯時，想皆期我於度數之表，故特相示耶？有近評吳畫百十字，輒封呈，并畫納上。

似不評畫，而畫理已具。

□與范純夫祖禹

三辱示諭，鄙意不移。公休（司馬康）之餽，人之心也。不肖之辭，夙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還圭璋，庶幾此義。

却之而非不恭。

□答劉元忠

先公傳久欲作，以官事衰，未暇成，當卽寄去也。所要白雲居士字，不知足下自謂耶？抑爲他人求也？旣不識其人，不欲便寫。若乃是自謂，則未願足下爲此名號也。必亮此言。黃素却寫一絕句納上，不訝。不願足下有此名號，是朋友相規意。

□與陳懿叔之邵

稍不聞問，思企增劇。比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勝。廣東近亦得書甚安。子由使亦還矣。某近忽苦腰痛，亦假數

日。今雖強出視事，尙未全健。已乞宣城或宮觀去。此雖暫病，亦欲漸爲退休之計耳。吾弟治績遠聞，當卽召用，少慰公議。

袁中郎云：『抱情甚於抱病，薄煩惡於藥餌。不佞恨不病耳，但得長病，卽是閒人。』始知暫病亦未爲不可。

與大覺禪師璉公

奉別二十五年，幾一世矣。會見無時，此懷可知。到此日，欲奉書，因循至今，辱書，且審起居安穩。南方耆舊凋落，惟明有老師，杭有辨才，道俗所共依仰。蓋一時盛事，比來時得從辨才游，老病昏塞，頗有所警發，恨不得一見老師，更爲鑽磨也。歲暮山中苦寒，千萬爲衆自重。

雲門和尚說法如雲，不許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反記吾語，他時定販賣我去。』公之鑽磨，亦欲爲販賣料耶？一笑。

要作宸奎閣記，近已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竊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竊望仔細錄到，卽便添入，仍大字寫一本，付侍者齋歸上石也。惟速爲妙。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寫題目，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不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典也。下爲龜趺承之。請令知事僧依此。

位置亦自楚楚。

□ 與辨才禪師

專人來，辱書，伏承法壇清勝，甚慰相望。山門虛寂，長夏安隱，燕生湛然，得無所得，無緣面話。惟萬萬自重。

王龍谿云：『會須脫去莊嚴氣象，渾同世出一法，卽五濁世界爲道場，衆生心行爲佛事，坦然平懷，入於神化。無佛可成，無魔可遣，是謂得無所得，忘所無忘，燕坐湛然，已幾三昧。』

□ 與承天明老

一

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雲。而張都尉之請既堅，遂不能違。亦云契緣在彼，非力辭可免。法涌既不得免，則吾師今者亦必無緣辭避。幸便副衆心，毋煩再三也。欽企欽企！

二

適辱書，知不違衆願，卽當西渡，喜慰之至！比日法履康勝，某雖彼旨去郡，獨能少留，及見升堂，聞第一義也。此謂禪喜百丈山涅槃和尚謂衆曰：『汝等與我開田，吾爲汝等說法。』衆既開田，歸請宣說，師徒展兩手，無一語，亦第一義也。

□ 與佛印禪師

一 治行草草，不復上問，忽奉手筆，曠若發蒙，且審比日戒體輕安，又承退席雲臥，尤仰高風也。末緣展朝，引跋尤劇。

未知半傷，輒坐講壇。當從大愚肋下，奉以三拳。印公退席雲臥，正是維摩無有言語文字。

二

久不奉事，忽辱惠教，且審徂暑，戒體輕安。承有金山之召，應便領徒東來。叢林法席，得公臨之，長蘆對峙，名壓淮右，豈不盛哉？渴聞至論，當復咨叩。惟早趣裝就道，途中善愛。

達摩云：『內傳心印，以契澄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不識四十九年衣印何在？固知四大皆空，莫向金山饒舌。

三

塵勞袞袞，忽得來書，讀之，如蓬蒿藜藿之徑，而聞警欬之聲，可勝慰悅。且審即日法履輕安，又重以慰也。某蒙恩擢置詞林，進陪經幄，是爲儒者之極榮，實出禪師之善禱也。餘熱千萬自重！

杜祈公狀元及第後，偶遊深山，見茅棚有一老僧，蒲團枯坐，問詢問，告以姓氏。僧曰：『不知。』又告以第名數。僧亦曰：『不知。』遂恍然自失。坡公喜極之言，不覺告之佛印，不知印公如何裁答？

與孫正孺蒙正

某頑健稍勝昔日。老兄眠食不衰否？闊遠無他囑，惟倍萬保嗇而已。勿將作汎汎常語過耳也。千萬！千萬！刻石

時莫用邊花欄界之類；古碑惟石上有書字耳。少著花草欄界，便俗狀也。不罪！不罪！偶與子由飲半盞酒，便大醉不成字。

落落是醉後語。頑健勝昔，頗自幸。

與王元直

別久思永，春深不審起居住否？眷愛各康勝。某與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並無恙，新珠必甚長成。諸親各安。旅宦寡悰，思歸末由，豈勝恨恨。某爲權倖所疾久矣。然据撫無獲，徒勞掀攪，取笑四方耳。不煩遠憂。末緣會聚，惟冀以時珍衛。

据撫無獲，小人落得爲小人，言之可發一噓。

答楊禮先

久闊暫聚，喜慰不可言。但苦都下紛紛，不盡款意，別來思仰增劇，亟辱手教，承已到郡，起居康福。眷愛各無恙。寄示石刻，暴揚鄙拙，極爲悚怍。衰病懷歸，又復歲暮，牢落可知。竊想坐穎之餘，日與知舊往還，此樂可羨也。

錢文薦與黃貞父曰：『湖上一別，不知幾寒暑。歲聿云暮，江光雁影，寂寥堪悲，不得素心人共數晨夕，我懷如此也！』

與吳子野

文公廟碑，近已寄去。潮州自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公（堯佐）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外瓦屋，始於宋廣平（璟）公。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勝。鱗魚鳥翼，信如張燕公（說）之言也。」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已有瓦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

碑以傳實。卽瓦屋小事，亦必徵信。今人則不爾爾。

與李公擇

逆風數日，爲左右滯留，而孤旅蒙幸多矣。但以久別，得一見風度，亦不復以別去爲戚也。比日伏惟起居佳勝。小舟汎汎，風浪聲中，此懷又費照遺矣。古鐵納上，餘惟萬萬自愛。

王維楨簡友云：「頃奉光儀，甚慰夙昔。顧客心爭路，篷蹤易轉，奈中懷怏怏，何舟行如在鏡中，薄暮月出，浮雲間之。使者奉公之命，護行甚謹，謹此泐謝。」

答王定國

辱書感慰，謗焰已熄。端居委命，甚善。然所云：「百念灰滅，萬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晚節者甚多，定國豈愧古人哉？某未嘗求事，但事來卽不以大小爲之。在杭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愧怍而已。過蒙示諭，慚汗。若使定國居此，所爲當更驚人，亦豈特止此而已！本州職官董華密（州）人，能具道公政事，歎服不已。但恨公命未通爾。」

靜以待之，勿令中途齟齬，自然獲濟。如國手棋，不煩大段用意，終局便須贏也。

國手棋不必大段用意，自是至論。然躁心乘之，便至失著。曾記熊芝崗與陳志寰一書云：『僕自甘廢棄久矣。一從遠逐，無復世情。幾載農桑，苟活性命。不圖公朝誤獎，遂及虛庸。早夜思維，但深慚悚。况以一盤全負之勢，而冀一撥即轉之功，則無子空何，秤憑下手。旁觀冷眼，誰與點籌？羣公苟旦夕以爲安，九重置緩急於不問，似此光景，每卜所終。由是觀之，終非國手。』

□ 與黃師是實

一

子厚得雷，聞之驚歎彌日。海康地雖遠，無瘴癘。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穩。望以此開譬太夫人也。

二

人來，兩捧教賜，且審起居康勝。仲之子戚，惟當日遠日忘。相痛割賜，何所及？中年以後出涕，能令目關。此最可惜。用鄙言，慎勿出一滴也。兒子之愛雖深，比之自愛其目，豈不有間？幸深念之餘，惟萬萬爲國自重。

朱大復與吳虞卿云：『足下復爲商瞿耶？遠傷我心，今痛當何如？好自遣西河喪明，東門不哀。非太有情，則太無情，有無之間，惟賢者能處之耳。』

□ 與子由

子由弟得黃師是道人賚來四月二十二日書，喜知近日安勝。兄在真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居幾變矣。遭

值如此，可歎可笑！兄已決計從弟之言，同居穎昌。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孺過金山，往會之，并一二親故皆在坐。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穎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報，大抵相忌。安排攻擊者衆。北行漸近，決不靜耳。）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浙人相喜，決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數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乃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亦不知天果於兄弟終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疊一兩月，方遣邁去注官。迨去般家，過則不離左右也。葬地弟請一面果決。八郎婦可用，吾無不可用也。更破十緡買地，何如留下葬事？千萬莫徇俗也。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獲幾何？遺臭無窮，哀哉！兄萬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過閉戶，治田養性而已。千萬勿相念。今託師是致此書。

悼歎冀望，情事婉曲，直是家庭真摯之言。

與郭功甫祥正

昨辱寵臨，久不聞語，殊出意表。蓋所得未嘗有也。經宿起居住佳勝。間居餽致，厚拜賜慚感，只今上謁次，一面足矣，幸不置酒。

答孔毅父平仲

日至陽長，仁者履之，百順奉止，病廢掩關，負喧獨坐，醺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誨逾過重，乏人修寫，乃以手簡爲謝，悚息。

陳雲蒲云：『鄂渚寒宵，酒卮茗椀，良晤殊出意外。』丁嘯謂黃淳父云：『山中流霞可餐，清泉可濯，元芝可茹，白鶴可招，第惜黃徵君被白雲隔斷耳。』二束頗相似。

與米元章書

一

嶺海八年，親友未曠，絕亦嘗關念。獨念吾元章之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二

兩日來，疾有增無減。雖遷閩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之，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賸賸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若欲與公談，則實未能，想當更後數日耶。

三

某昨日歸臥，遂夜。海外久無此熱，殆不能堪。柳子厚所謂意象非中國人也。宗相遂棄世，當爲天下惜也。餘非面莫究。

四

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臥耳。承示太宗草聖及謝帖，皆不敢於病中草草題跋，謹具馳納，俟小愈也。河水汙濁不流，薰蒸益病。今日當遷往通濟停泊。雖不當遠去左右，且就快風活水，一洗病滯，稍健，當奉談笑。

也。

五

某昨日啖冷過度，夜暴下，且遂疲甚。食黃耆粥，甚美。臥閱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罷。需稍健，或雨過，脩然時也。印却納。

六

某食則脹，不食則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飽蚊子耳。不知今夕云何度。示及古文，幸甚。謝帖未敢輕跋。欲書數句，了無意思，正坐老謬耳。眠食皆未佳，無緣遂東，當續拜簡。

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與知己書，固如此周摯。人言米芾癡，請質之子瞻。以此言之，當不癡。

與孔毅父

到揚吏事清暇，而人事十倍於杭，甚非老拙所堪也。熟觀所歷數路，民皆積欠爲大患。仁聖撫養八年，而民未蘇者，正坐此事。日方欲出力理會，誰肯少助我者乎？此間去公咫尺耳，而過往妄造言語者，或云公欲括田而招兵。近聞得皆虛。想出於欲邀功賞，而不願公來者乎？事之濟否，皆天也。君子盡心而已。無由面見，臨紙惘惘！

公所謂出力理會者，是理會愛民。今之出力理會者，是理會戕民。張公亮云：「漢吏但曰廉平，今改爲廉能。只一能字，毒了許多百姓，害了許多生靈。列上上考者，皆力出理會人也。」

與范純夫

前日見報，知新拜，卽欲奉書爲賀，又恐草草。念行役間，迫猝未能便如禮，故不免發數字，想不深訝？不寐之喜，豈獨以樂正好善之故耶？更不必盡談。公議所屬，想公有以處之矣。私意但望公不力辭。若又力辭，乃似辭難矣。餘亦見子由書中，乍熱，起居何如？乍遠，千萬爲道自重。非爲范公也，爲天下也。而情詞媿媿，足見忠愷。

與子安兄

每聞鄉人言，四九五九兩姪，爲學勤謹，事舉業有功。審如此，吾兄不亡矣。惟深念負荷之重，益自修飭，乃是顏閔之孝，賢於毀頓遠矣。此間五郎六郎乍失母，毀痛難堪，亦以此戒之矣。吾兄清貧，遭此固不易處。某亦爲一年兩喪，困於醫藥殯殮，未有以相助。且只令楊濟甫送二千爲一奠，餘俟少暇也。情事惻然，真家庭篤愛乃爾。

與錢濟明

別後至今，遂不上問，想察其家私憂患也。遠辱專使手書，且審侍奉起居康勝，感慰兼極。老妻奄忽，今已半年，衰病豈復以此自纏！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之不免。重煩慰諭，銘佩至意。然公亦有愛女之戚，初不知奉疏後時，慚負不已。出守中山（定州）謂有緩帶之樂，而邊政頽壞，不堪開眼，頗費鋤治。近日逃軍衰止，盜賊皆出疆矣。幕客得李端叔極有助。聞兩浙連熱，呻吟瘡痍，遂一洗耳。何時會合，臨書惘惘。

燈下偶讀中段，如淒風苦雨，從窗間來。

與黃元翁

某垂老投荒，衆所鄙遠。見孫提點言，獨有存孤恤旅之意，感激不已。到治下，當作陸行，必留數日款見也。

答劉無言

此行但有感恩知罪，省分絕欲。守此四言，行之終身，庶保餘年，得還田畝。但未知有無後命爾。
一言可感心脾，是旅人苦况。二札亦進退維谷矣。

答張嘉父大亨

久不奉書，過辱不遺，遠枉教尺，具審起居佳勝，感慰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謂治春秋學。此學者本務，又何疑焉？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理會。苦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習苛細繳緩，竟亦何用？惟邱明識其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見之。故僕以爲難。蓋嘗悔少作矣，未敢輕論也。凡人爲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矧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爲得也。愚意如此，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

前是善讀書人，後是善作文人。讀書無爲古人所愚，作文無爲今人所笑。

答參寥

專人遠來，辱手書，并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喜慰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面粗遣，更不能細說，大略祇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在一個小村院子，折足鐺中，罨糙米飯吃，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藥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卽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未會合間，千萬爲道善愛自重！

與程天侔

江君訪別，本欲作書，醉熟手軟，不能多書，獨遣此紙而已。老拙慕道，空能誦楞嚴之語，而實無所見。賢者得之，便能發明如此。誦語精妙，過辱開示，感忤無已。龍眼晚實愈佳，特蒙分惠，感忤之至。錢數封呈，煩聒增悚。

白鶴峯新居成，當從天侔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礶稍大，不傷根者爲佳。不罪！

讀楞嚴種樹，滿眼道機，滿眼生趣。

與程正輔

謫居窮寂，誰復顧者，兄不惜數舍（宿）之勞，以成十日之會。惟此恩意，如何可忘？別後不免數日牢落，竊惟尊

懷亦悵然也。但凝望沛澤北歸，得復會見爾。到廣少留否？比日起居何如？某到家無恙，不煩念及。未參俟間，萬萬若時自重！

情深矣，可奈何。

二

竄逐海上，諸况可知，聞老兄來，頗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爲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悽斷！不知兄果能爲第一來否？然亦有少拜聞。某獲譴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門自屏。雖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愛，不責末禮而屈臨之，餘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餘區區，殆非紙墨所能盡，惟千萬照悉而已！

陳周宏讓云：『各在天涯，難爲胸臆；清風朗月，但寄相思。擗管嗣音，聲淚俱咽。』二書頗有此景。

三

少慰冒聞，向所見海會長老，甚不易得。院子亦漸興葺，已建法堂，甚宏壯。某亦助施三千緡，足令起寢堂，歲終當圓備也。院旁有一陂，詰曲羣山間，長一里有餘。意欲買此陂，（屬百姓見說數十千可得）稍加葺築，作一放生池，囊中已罄，輒欲緣化。老兄及子由，各出十五千足。某亦竭力共成此一事，所活鱗介，歲有萬數矣。老大沒用處，猶欲作少有爲功德。不知兄意如何？可便乞付至，不罪！不罪！

歧亭詩爲放生也。所謂「我哀盤中蛤，我哀網中魚。」令人不敢下箸。至「一年如一夢，百歲真過客。」則又老大興悲矣。可與此書參看。

四

忽復殘臘，會合無緣，不能無天末流離之念也。急足回，辱書，具審尊體康勝，仍示佳語五章，字字新奇，歎詠不已。老嫂奄隔，更此徂歲，想如悽斷。然終無益，惟日遠日忘，爲得理也。某近苦痔，殊無聊。杜門謝客，兀然坐忘爾。新春爲國自愛，早膺北歸殊寵。

袁小修慰道甫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此情何堪？但一付莊周諸公處治可也。』然梅花帳中，柏子爐邊，別有一番悽惻，誰能喚醒三生夢耶？

五

某親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話妙理達觀，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詩屢欲和韻險，又已更老手五廣，殆難措辭也。亦苦痔無情思耳。惠黃雀，感愧感愧！子由一書告早入皮箇，幸甚幸甚！

王荆公云：『古人窮愁中，下一命字，則百障皆空。』吾謂今人窮愁中，下一譬字，亦百障皆空。

六

殘臘只數日，感念聚散，不能無異鄉之歎。不審兄諸况何如？子舍到否？新年不復奉觴，惟祝早膺召命。未間更乞爲時自重。

七

又來辱書，伏蒙履茲新春，起居佳勝。至孝通直，已還左右，感慰良深。且聞有北轅之耗，尤副卑望。詠史等詩，高絕每篇，乃是一論，屈滯他作絕句也。前後惠詩皆未和，非敢懶也。蓋子由近有書，深戒作詩，其言切至。當焚硯棄筆，不但作而不出也，不忍違其愛愛之意，所以遂不作一字。惟深察吾兄近詩益工，孟德有言：『老而能學，惟余

與袁伯業。』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未拜命間，頻示數字，慰此牢落。餘惟萬萬爲時自重。詠史以絕句爲多，乃是一論，便屈滯他作絕句，不足觀矣。不敢作和，寫出至情切切。

與循守周文之

一

近日屢獲教音，及林增城至，又聞得動止之詳，併深感慰。桃荔米酒諸信，皆達矣。荷佩厚眷，難以盡喻。今歲荔枝不熟，士士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晚者不至，方有空寓嶺表之歎。忽候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飽外又以歸遺，皆云：『其香如陳家紫，但差小耳。』二廣未嘗有此異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尤異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與者，故自不凡也。蒸暑異常，萬萬以時珍齋。

敝事如畫，而筆致跳拆可喜。

二

鄭君知其俊敏篤問學，觀所爲詩文，非止科場手段也。人去忙，作書不及，相見且致此意。李公弼亦再三傳語，承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卽喜，況君佳士乎？林行婆當健，有香與之。到日，告便送去也。八郎房下不幸，傷悼。

徐文長云：『霏霏流霞，競爽眉際。真是晉人氣味，一見涼骨。若對癡俗人，那得領如許清快？所謂佳士如此。』

與周文之

一
近蒙寄示畫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嶺南無大寒甚暑。秋冬之交，勾萌盜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卽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手乎？文之治循，已用此道。故以「默化」名此堂。如何？可用，便請題榜也。

借堂名寫出風俗之淳，治化之美。

二

聞公服何首烏，是否？此藥溫厚無毒。李習之傳，「正爾啖之無炮製。」今人乃用棗或黑豆之類蒸熟，皆損其力。僕亦服此樂，但採得陰乾，便搗羅爲末。棗肉或煉蜜，和入臼中，萬杵，乃丸服。極有力無毒。恐未得此法，故以奉白。

與人

累日欲上謁，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勝馳繫。足疾惟葳靈仙牛膝二味爲末，蜜丸，空心服，必効之藥也。但葳靈仙難得真者。俗醫所用，多棗本之細者爾。其驗以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狀，且脆而不韌，折之有細塵起。向明示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有鴿眼。此數者備，然後爲真。服之有奇驗。——腫痛拘攣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馬之効。二物當等分。或視藏氣虛實，酌飲牛膝酒及熟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之不復有効。若當服此，卽每歲收穰皂莢芽之極嫩者，如造草茶法，貯之，以代茗飲。此効屢嘗目擊。知君疾苦，故詳以奉白。

寫得縝細。

與惠州都監

君南來，清節幹譽，爲有識所稱，皆曰：「此東坡弟子由門下客也。」兩漢之士多起於游徼卒史，至公卿者多矣。願君益廣學問，以期遠到。

坡公題雪堂有云：「台榭貴如富貴，時至則有草木久而後成。」亦卽此意。

蘇答程全父推官

一

別遽逾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舶到，枉忽教音，喜慰不可言。仍審起居清安，眷愛各佳。某與兒子粗無病，但黎蛋雜居，無復人理。資養所給，求輒無有。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露處，而囊爲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爲一笑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清遊，時誦佳句，以解牢落。

二

閣下才氣秀發，當爲時用久矣。遐荒安可淹駐？想益輔以學，以昌其詩乎？僕焚毀筆硯已五年，尙寄味此學。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耳。有新作，遞中示數篇，乃珍惠也。山川風氣，能清佳否？孰與惠州？比此間海氣蒸溽，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爲歲也。寄貺佳酒，豈惟海南所無，殆二廣未嘗見也。副以糖水清麵等，一一感銘，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忤之至。此間紙，不堪覆甌，攜來者已竭。有便，可寄百十枚否？不必甚佳者。

王橋菴曰：「賦性遂直，幾於狂惑，不加譴咎。此望外之福。情所悅者，惟舊書數冊，圖畫數卷而已。世味薄甚，又何故作煦煦超超之態，自取困悴乎？誦佳句以寫牢騷，閱陳篇而陶伊鬱，情見乎詞。」

便舟來，辱書，問訊既厚矣；又惠近詩一軸，爲賜尤重。流轉海外，如逃深谷。既無與晤話者，又書籍舉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目爲二友。今又辱來貺，清深溫麗，與陶柳真爲三矣。此道比來幾熄，海北亦豈有加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佳勝。某與兒子亦粗遣窮困日甚，親友皆疎絕矣。公獨收卹如舊，此古人所難也，感忤不可言。惟萬萬以時自愛！

元美謂胡司徒云：『袞衣江左，既覆露我，復復我福我。齒頰餘生，亦賜收錄。不然之灰，豈堪作藥籠中物？祇以篤舊之深，等之遺簪敝履。古人云：「知己重於感恩。」豈敢一食而忘左右收卹加舊，故知縷縷於懷。』

四

兒子比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爲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

五

久不得毗陵信，如聞浙中去歲不甚熟。曾得家信否？彼土出藥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爲寄少許。此間舉無有得者，卽爲希奇也。間或有粗藥，以授病者，入口如神，蓋未嘗識耳。

答陳天侔

一

去歲僧舍屢會，當時豈知爲樂，今者海外無復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尙健，得來訊，喜侍奉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襁褓泡幻，不須深留戀也。僕離惠州後，大兒子房下，亦失一男孫。悲愴久之，今則已矣。此間食無

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爾。惟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兒子結茅屋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已不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尙有此身，付與造物，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之知免憂。夏熱，萬萬自愛。

大率皆無，是出世妙藥。

二

近得子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起，葬於河源矣。前會豈非一夢耶？僕病倦不出，然亦無與往還者。闔門而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烟雨濛晦，真蜚塢燎洞也。惠酒絕佳，舊在惠州，以梅醞爲冠，此又遠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鳳洲謝喻邦相公云：「真氣不足，禦外侮。种明逸所謂「山中寒寂，聊以養和者，此君力也。」雖不能五六酌，然手自啓閉，足了一冬事矣。珍謝珍謝！」

一 與楊子微

一

某與尊公濟甫，半生闊別，彼此鬢鬚雪白，而相見無期，言之悽斷！尊公乃令閣下萬里遠來海外，訪其生死。此乃古人難事，聞之感歎不已！辱書，具審起居佳安。尊公以下，各得安勝，至慰之極。某七月中必達穎昌矣。回馭少留，一須款見。餘祝若時自重。

二

某與舍弟，流落天涯，墳墓免於樵牧者，尊公之賜也！承示諭，感愧不可言。聞井水嘗竭而復溢，信否？見今如何？因見細喻。

良朋間闊，千里相契。迴念意悒，感與淚俱。

一 與僧隆賢

甚慰疏言。不意寶月大師宗古老兄捐衆示化，竊惟孝誠深至，攀墓涕泗，久而不忘。仍承已畢大事，進復更歲，觸物感動，奈何奈何！某謫居遼夏，無由往奠。追想宗契之深，悲愴不已。惟昆仲節哀自重，以副遠誠。謹奉疏慰。不次。

二

舟榮二大士遠來，極感至意。舟又冒涉嶺海，尤爲愧荷也。寶月塔銘，本以罪廢流落，恐玷高風，不敢輒作。而舟師哀請誠切，故勉爲之也。海隅漂泊，無復歸望。退懷疇昔，永望悽斷。

二書大有生存雲落之感。

一 與元老姪孫子延

一

元老姪孫秀才，屢得書感慰。十九郎墓表，本是老人欲作，今豈推辭？向者猶作寶月誌文，况此文義當作！但以

日近憂畏愈深，飲食語默，百慮後而動，想喻此意也。若不死，終當作耳。近來鬚鬢雪白加瘦，但健及啖，啜如故耳。相見無期，惟當勉力進道。起門戶爲親榮，老人僵仆海外亦不恨也。

藹然惻然，是勉勵子姪語。

二

久不聞問，不識卽日體中佳否？蜀中骨肉，想不住得安信。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悴，不復如往日。不知餘年復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旅况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又泉廣海船絕不至，藥物醬酢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勉憂。所要志文，但數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姪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覷看。往京，凡百倍加周防。切祝！切祝！

淒雨悲風，颯颯而至，不堪多讀。

三

姪孫近來爲學，何如？恐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書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所學便爲棄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俊壯，有家法。二郎五郎見說亦長進，曾見他文字否？姪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

今人一第後，廢書如敝帚，且有掇高魁，而從未見史書古文者。人傳一詞林請假歸，赴友人宴。酒未過，几上捉紫微通鑑一本閱之。欣然曰：『此書倒好看，明當爲我覓一冊來。』可發一噱。

與范元長沖

一 某慰疏言：不意凶變。先公內翰，遽捐館舍，聞訃慟絕！天之喪予，一至於此？是生意盡矣！伏惟至孝承務元長昆仲，孝誠深至，追慕罔極。何辜於天，罹此禍酷！荼毒如昨，奄易寒暑，哀毀深，奈何！奈何！某謫籍所拘，莫由往弔，永望長號，此懷難論。謹奉手疏，上慰，不次。謹疏！

二 先公已知惟望昆仲自立，不墜門戶。千萬留意其遠者大者。勿徇一至之哀，致無益之毀。與先公相照，誰復如某者！此非苟相勸勉而已。竊深體此意，餘不敢盡言。

三 先公論往古事，著述多矣，想一一寶藏；此豈復待鄙言耶？某當遣人致奠。海外窮苦，不能如意，不敢作奠文，想蒙哀恕也。歸葬，知未得請，苦痛之極，惟千萬寬中順受。此中百事，遠不及雷化。百憂所集，然亦強自遣也。

四 孫行者至，辱書，承孝履如宜。合宅皆安，感慰之至。所諭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事，未死要不食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憂畏百爲。想蒙矜察，不卽副來意。臨紙哀噎，海外粗聞新政，有識感涕。靈儿倘遂北轅乎？未間，千萬節哀自重！

五 毒暑。遠惟孝履如宜，海外粗聞近事。南來諸人，恐有北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忘生。矧昆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老朽一言，非苟以相寬者。先公清德絕識，高文博學，非獨今世所無，

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間混混生死流轉之人哉？其超然世表，如仙佛之所云，必矣。况其平生自有表見於無窮者，豈必區區較量頃刻之壽否耶？此意卓然，惟昆仲深自愛得歸，亦勿亟遽。候秋稍涼而行爲佳。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台浦，不惜數舍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必深察！

劉義慶云：「宗召士不救，其清履肥遯，終始可佳。爲之愴惻，不能已已。」昭明謂東宮官屬云：「王威明風韻適上，神丰標映，千里絕跡，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王僧孺謂沈休文：「范僕躬遂不起，永念生平，忽爲疇曩，送尋笑緒，皆成悲端。」劉夢得悼柳子厚云：「子厚平昔聰明絕人，今忽化去。夫豈無拘，意其所化，乃形質耳。」近屠長卿云：「君典玉拆，令人短氣。草間狐兔，正復縱橫。誰復起子，桓於地下哉？」王元美與俞仲蔚：「朱邦憲遂爾長逝，覺吳淞以東無人。風雅節烈，事事在目。奚勝慨痛。」王百穀云：「貞甫化鶴，恨無能自身以贖。惟有氣結，淚若新湫之瀑矣。白楊淒風，瑟瑟滿座。」

六

某如聞有移黃之命。若果爾，當自梧而黃，須惠州骨肉到，同往。計公昆仲扶護舟行，當過梧。又恐公自湖南路行，不由江西，卽不過梧。不知某能及公前到梧乎？漂零江海，身非己有，未知歸宿之地，其敢必會見之日耶？惟昆仲金者乃心，困而不折。庶幾先公之風，沒而不忘也。臨紙哽塞，言不盡意！

范純夫與公同謫，周旋患難，中道棄捐，讀此益令人怆怆。

七

永州人來，辱書，承孝履粗遣，甚慰思望。比謂梧州追及，又將相從，沝賀已而水乾無舟，遂有番禺之行，遂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又少游之靈爲大恨也。同貶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天下歸仁。惟逝者不可返，如先公及少

游，真爲冀北之空也，徒存僕輩何用言之痛隕何及！某卽度庾嶺，欲徑歸許昌，與舍弟處，必遂一見昆仲。未間，惟萬萬強食自重！

王百穀與友云：『茂卿強項，今已在非松根。哀哉此君，玉碎可惜，諸人碌碌，雖千百存，奚益耶？』讀之可歎！

寄范元長

某忽有玉局之除，可爲歸田之漸矣。痛哲人之亡，誦殄瘁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迹，編次著謨，相見日見授也。處與因會，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戶爲急。監司無與相知者，及毛君亦不識，未敢發書。前路間人有可宛轉爲言者，專在意道。漂流江湖，未能赴救，以爲慚負。有銀五兩，與少游齋僧，乞轉與處素（少游子）也。

淒然以感。袁少俗云：『存仁徂遷，倏忽易歲。惟夜夜入夢，有若生平。海內第一知己，既去，復何心世緣？』公與少游，得無近是？

答蘇伯固

辱書，勞問愈厚，實增感慨，兼審尊體佳勝。今日到金山寺下，雖極窘潔，然尙可寸進，則且乘大舟以便幼累；必不可前，則固不可辭小艇也。餘生未知所歸宿，且一切信任，乘落得坎，行止非我也。離英州日，則得玉局敕，感恩之外，實荷餘庇得來示，又知少游乃至如此。某全軀得還，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無窮已也！同貶死去大半。最可惜者，范純夫及少游，當爲天下惜之。奈何！奈何！子由想已在巴陵，得宮觀指揮，計便沿流還穎昌。某行無緣追及。昨在途中，風聞公下痢，想安復矣。

自敘行次，令人愴神。良友奄歿，正如孝標所云：「音徽未渺，而其人已亡，青簡尙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相從也！

□答錢濟明

一

領手教及二詩，乃信北歸災退，併獲此佳寵，幸甚幸甚！又知詩人窮而後工。然詩語朗練無衰氣。使如季札者聽之，亦有以知君之晚節也。比日起居佳勝。某此去不住滯，然風水難必期，公閒居難以遠涉，須某到潤遣人奉約，與德孺同來金山，乃幸也。所懷未易盡言，俛俟面陳。

二

得來書，乃知廖明略復官，參寥落髮，張嘉父春秋博士，皆一時慶幸。猶吾濟明尙未，何也？想必在旦夕。因見參寥復服，恨定慧欽老早化。然彼視世夢幻，安以復服爲兒子道，其化於壽州時，甚奇特，想必聞其詳。乃知小人能害其衣服爾。至於其不可壞者，乃當緣厄而愈勝耳。舊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發乃取面燔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錄呈濟明，可爲寫於舊居，亦挂劍徐君之墓也。欽詩乃極佳。尋本未獲，有法嗣否？當爲載之其語錄中。契順又不知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劍，皆可笑也。

二書序致周曲。

□與錢濟明

一 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止。憊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已令人參麥門冬茯苓三味，煮濃汁，渴卽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矣。楊評事與一來，亦佳。到此諸親知所餉，一無留者，獨拜蒸作之餉。切望只此而已。

二 家有黃筌畫龍，拔起兩山間，陰威凜然。舊作郡時，以祈雨，有應。今夕具香燈試禱之。濟明雖家居，必不廢閔雨意，可來燔一炷香否？

三 蒙示諭昨日所得，過矣。思無邪，吾子自有老拙何爲者？神藥希代之寶，理貫幽明，未敢經議。少頃諦觀，俟從者見臨，乃面論也。妙啜見分，幸甚！所問已得其端，通緩頰否？不倦日烈，見願爲望。

三書具有爽致。

與文與可同

一 離浙中已四年，向亦有少浙物，久已分散零落矣。有藥玉船兩隻，獻上，恰好啣酌不通客矣。呵呵！杭州故人，頗多致之，不難當續營之。但恐得後，不肯將盛作見借也。

二

近屢於相識處，見與可近作墨竹。惟劣弟只得一竿，未說字說潤筆，只到處作記作贊。備員火下，亦合剩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毋久祕。不爾，不惟到處亂畫，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惠絕句過狀，索二百五十疋也。呵呵！

與子安兄

近於成中得荒地十數畝，躬耕其中；作草屋數間，謂之東坡雪堂；種蔬接果，聊以忘者。有一大曲寄呈，爲一笑。爲書角大，遠路恐被拆，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諸親知書，各爲致下懇。巢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飛。風節愈堅，師授某兩小兒極嚴。常親自煮豬頭，灌血睛，作姜鼓菜羹，宛有太安滋味。此書到日，相次歲豬鳴矣。老兄嫂圍坐火爐頭，環列兒女，墳墓咫尺，親眷滿目，便是人間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可轉此紙呈子明也。近購獲先伯父親寫謝蔣希魯及第啓一通，躬親標背題跋，寄與念二，令寄還二哥。因書問取。

與岩老

船中彎臥一日，便言悶殺，不知如何淨瓶裏洗澡去？某在東坡，深欲一往視。疾未瘳，聊致一問而已。法魚一瓶，恐欲下飯。

與米元章

元章想旦夕還縣，竟不得一款話。某累請終不允。信湖山非有分者，不能得也。

付邁

古人有言，「有若無，實若虛。」况汝實而虛者耶？使人謂汝庸人，實無所能。聞於吾者，乃吾之望也。慎言語，節飲食，晏寢早起，務安其形骸爲善也。臨書，以是告汝。付遠！

與王庠

軾啓：出二卒遠來，承手書累幅，問勞教誨，憂愛備盡。仍審侍奉多暇，起居萬福，感慰深矣！軾罪責至重，上不忍誅，止竄嶺海，感恩念咎之外，不知其他。來書開說過當，非親朋相愛保全之道，悚息！悚息！寄示高文新詩，詞氣比舊益見奇偉，粲然如珠貝溢目。非獨鄉閭，世不乏人爲喜。又幸珍材異產，近出姻戚，數日讀不釋手，每執以告人曰：「此吾家王郎文也！」老朽廢學久矣，近日尤不近筆硯，見少時所作文，如隔世事，他人文也。足下猶欲使議論其間，是顯千里於伏櫪也。軾少時本欲逃竄山林，父兄不許，迫以婚宦，故汨沒至今。南遷以來，便自處置生事，蕭然無一物，大略似行脚僧也。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幾百日。緣此斷葷血鹽酪，日食淡麵一斤而已。非獨以愈疾，實務自槁枯，以求寂滅之樂耳。初欲獨赴貶所，兒女輩涕泣求行，故與幼子過一人來，餘分寓許下。浙中散就衣食，既不在目前，便與之相忘，如本無有也。足下過相愛，乃遣萬里相問，無狀自取。既爲親友憂及，得使此兩人者，蒙犯霧瘴，崎嶇往來，吾罪大矣！寄遺藥物并方，皆此中無有。芎尤奇味，得日食以禦瘴也。軾爲舊患痔，今頗發作外，無他故。不煩深念。會晤無期，惟萬萬以時保練。

答晦夫衡州使君

望之去後，想令弟必將沂國入城，其人亦肯調伏成家否？諸子弟有從學之所否？人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佳

士教子弟，爲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資其衣食溫飽，又當尊敬之，久而不倦，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功。每見士大夫家養門客，略與僕使同耳。如此何緣得佳士？藝麻必不能爲粟也。向見令嗣，眉目明秀，但患未得師友耳！

承三年廬墓，葬事誠盡。又以餘力葺治園亭，教養子弟，此皆古人之事業，所望於子野也。復覽諸公詩文，益增愧嘆。介夫素不識之，筆力乃爾奇逸耶！僕所恨近日不復作詩文，無緣少述高數，但夢想其處而已。子由不住得書，無恙。寄示墓誌及諸刻，珍感。虞直講一帖，不類日世筆迹，可愛可愛。近日始解畏口慎事，雖已遲，猶勝不悛也。奉寄書簡，且告勿入石，至懇至懇！

陳眉公云：「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坡公亦得中士法耳。

□ 答道源祕校

謫居窮陋，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流落之歎。衰病奇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爲意者，誰肯辱與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忘？別來又復初夏，思企不可言。遠想卽日尊候佳勝，兩辱手書，懶不卽答，計已獲罪左右。然惟故人能知其性氣——蓋懶作書者有素，中實無他也——更望寬之。知到官又復對換，想高處之懷，無適而不可。江令竟不肯少留，健決非庸人所及也。無由面見，以時自重。

屠長卿東友云：「予方不利當世，不賤沉沙，則畏如鬼域。公乃獨提一片肝腸，照此冷局，定須別有一副眼目，從寥廓中覷破，不隨衆妍媸短長。豈可望於今之悠悠者乎？當此際者，復能幾人？」

□ 答李寺丞

一
久別渴詠。遞中辱書，且審起居清勝，至慰！至慰！某謫居粗遣。廢棄之人，每自嫌鄙，况於他人？君獨收卹，有加平素。風義之厚，足以愧激頽靡也。末緣會見，萬萬以時自愛！

二
遠蒙分輟清俸一千，極愧厚意。然長者清貧，僕所知也。此不敢請，又重違至意，輒請至年終，來春卽納上，感愧不可言也。僕雖遭憂患狼狽，然譬如當初不及第，卽諸事易了。荷憂念之深，故以解懸慮。渴詠字寫出至意，憂患狼狽，總以及第人處之難過耳，有此一譬，何所遇而不可？

一 與陳季常慥

王家人力來及專人，并獲二緘，及承雄篇，贊詠異夢，證成仙果，甚喜幸也。某雖竊食靈芝，而君爲國鑄造，藥力縱在君前，陰功必在君後也。呵！呵！但累書聽流言以誣平人，不得無所損也。懸弧之日，請一書示諭，當作賀詩。切祝切祝！比日起居佳否？何日決可一遊郡城，企望日深矣。臨臬雖有一室可憩從者，但西日可畏。承天（寺）極相近，或門前一大舸亦可居，到後相度。未間，萬萬以時自重！

公至黃州歧亭北，有青袍白馬來迎者，故人陳慥也。明年復往，季常使人勞之中塗，作詩戒殺。今相傳有歧亭詩，云云：『嗟乎黃州豈云遠？但恐朋友缺，我當安取主？君亦無此客，朝來坐菴中，惟見峯巒集。』切誣吾友，正復譎然。

二

欲借易家文字，及史記索隱正義，如許，告季長爲帶來。季長未嘗爲王公屈，今乃特欲爲我入州。州中士大夫聞之，聳然使不肯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春甕但不惜，不須更爲恨也。

借季長爲鼓舞，栩栩色飛。

三

疊辱來貺，且喜尊體已全康復。然不受盡言，遂欲聞公，何也？公養生之效，歲有成績。今又示病彌月，雖使皋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腳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至禱。此亦戲遊中三昧。

與子野

一

寄惠建茗數品，皆佳絕。彼土自難得，更蒙輟惠，慚悚！慚悚！沙魚赤鯉，皆珍物，感作不可言。扶劣膏不識其爲何物，但珍藏之，莫測所用，因書幸詳以示諭也。近有李明者，畫山水新有名，頗用墨不俗。輒求得一橫卷，頗長，可用木床繞屏，附來人納上。江郡乃無一物爲回信，慚悚之至。兒子無恙，承問及。

受饋種種，而以無一物了，亦見曠達。

二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復有處世意。復一覽其詩，爲涕下也。黃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俯

臨斷岸。几席之下，卽是風濤掀天。對岸卽武昌諸山，時時扁舟獨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兩程，卽可相見也。屠赤水與王惟寅曰：『足下住清淮口，烟銷月出，水落霞紅，距風沙之地萬里，而書來佗僚，殊不自得何也？』大都士貴取心閱境，不貴取境冥心。此中蕭然，則塵鏡自寓清虛，足下以爲然否？』

與李公擇

知治行窘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澹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吝，且出之不得已也。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語爲鄙吝人藉口。然鄙吝人爲之，畢竟俗態悉露，如何如何？曾記公有云：『東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二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必不爾，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魏較有云：「備嘗險阻。天之所以玉汝也。松柏不歷冰霜，亦與凡卉同腐。大丈夫歲寒之節，正須受得摧挫，纔有根器，何必受人憐惜耶？」

□答湖守刁景純約

一

因循不奉書，不覺歲月乃爾久耶！過辱不遺，遠賜存問，感激不可言也。比日來竊惟鎮撫多暇，起居勝常。吳興風物，夢想見之。嘯詠之樂，恨不得相陪。聞風謠藹然，足慰所望。夏喧，萬萬自重！

但以嘯詠爲懷，與後人頌德政者迥別。

二

舊詩過煩鏘刻，及墨竹橋字，併蒙寄惠，感愧兼集。吳興自晉以來，賢守風流相望，而不肖獨以罪去，垢累溪山。景純相愛之深，特與洗飾，此意何可忘耶？在郡雖不久，亦作詩數十首，久皆忘之。獨憶四首，錄呈爲一笑。耘老（賈收）病而貧，必賜清顧，幸甚！

不尤無端之指摘，而但虞貽累溪山，不特忠厚藹如，抑且風流邁俗，

□與蔡景繁承禧

一

自聞馬車出使。私幸得託迹部中，欲少布區區；又念以軍罪廢斥，不敢復自比數於士友間，但愧縮而已。豈意

仁人矜閔，尙賜記錄，手書存問，不替疇昔，感悚不可言也！比日履茲煩暑，尊體何如？無緣少奉教誨，臨書悵惘，尙冀以時保頤，少慰拳拳！

二 愧縮二字，寫盡一時跼蹐無聊之態。昔人所謂「天地甚大，不能容吾一身也」，此景惟身歷者知之。

近奉書，想必達。比目不審履茲隆暑，尊體何如？某臥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信是罪重責輕，召災未已。杜門僧齋，百想灰滅。登覽遊從之適，一切罷矣。知愛之深，輒以布聞。何日少獲瞻望前塵，惟萬萬自重！

三 深自懺悔，始知一應災殃，略安心任受。

凡百如常。至後，杜門壁觀，雖妻子無幾見，况他人也。然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也。惠及人參，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遊。東海縣一帆可到，聞益奇偉。曩恨不一往也，公嘗往否？大篇或可追賦。吳寄去，幸甚！幸甚！

四 壁觀猶云壁觀，祖於達摩，得大禪定矣。凡百如常，便已了却一切。

特承寄惠奇節，伏讀驚聳。李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笥中，爲不肖光寵，異日當奉呈也。坐廢已來，不惟人言，私亦自鄙。不謂公顧待如此，當何以爲報。冬至後，便杜門謝客。齋居小室，氣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勞，以增永歎。春間行部，若果至此，當有少要事面聞，近見一僧甚異，其所得深遠矣，非書

所能一。

一肚皮不合時宜，想見捧腹時故態爾爾。

五

承愛女微疾，今已必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可憂之狀，而無慘甚矣。臨皋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虛敞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者嘗攜家一遊。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濩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遊此，當有所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因景生人，因人生情，沾泥飛絮，令人悶悶。

六

黃陂新令李籲，到未幾，其聲藹然；與之語，格韻殊高。比來所見，小有才，多俗吏儔輩；如此人，殆難得。公好人，物故輒不自外耳。近葺小屋，強名南堂。暑月少舒，蒙德殊厚。小詩五絕，乞不示人。

小有才者，必無大雅之致，公自有具眼也。

七

辱書，伏承尊體佳勝，驚聞愛女遽棄左右，竊惟悲悼之切，痛割難堪。奈何！奈何！情愛著人，如鷓膠油膩，急手解雪，尙爲沾染。若又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區區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令處置爲佳也。劣弟久病，終未甚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問。真爾猶不恤，況謾傳耶？無由面談爲耿耿耳。何時當復迎謁來問？惟萬萬爲國自重。

王右軍云：『中年傷於哀樂。不獨樂是情，哀愈是情，孰能解脫？』王百谷與恩公云：『齒髮漸衰，浮沉世

譚，東牽西絆，如蜂粘蜘蛛網，愈脫愈纏。言之酸鼻！

八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分毫在者。足明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之經。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矣。公比來諸况何如？剗刷之來，不少勞乎。思渴之至，非筆墨所能盡也。

病來如棘，病去如脫。於此悟得浮幻，方是真正靈明。

九

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也。閣名亦思之，未有佳者。蔡謨、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仰比公家，不知可否。徐秀才前曾面聞留此書，令請見。此人有心膽，重氣義，許收錄之，異日或有用也。公許密石硯，若有餘者，可輒即付徐可也。

眉公云：「當今用者之求人，更甚於人之求用。」王弇州與吳明卿云：「偶有佳物，貢置足下藥籠中。其人責氣任俠，足下一見，自能青眼。」將無同。

與幾道宣義

久放江湖，務自屏遠。書問之廢，無足深訝。比日侍奉之暇，起居何如？某百凡如舊。向以公擇在舒，時蒙相過。既去，索然無復往還。每思檻泉之遊，宛在目前。聞河決陽武，歷下得無有曩日之思乎？得暇遣數字，慰此窮獨。李商隱有句云：「崔琰之鬚眉，常在夢寐。」才子懸心之地，正自不同。

與江惇禮秀才

一 罪廢屏居，忽辱示問，累幅粲然，覽之茫然自失。比日侍奉外，起居無恙。僕雖晚生，猶及見君之王父也。追想一時風流賢達，豈可復夢見哉？得所惠書，詞章溫雅，指趣近道，庶幾昔人三復甚喜。獨恨所稱道過當，舉非其實。想由相愛之深，不覺云耳。自是可略之也。久不得貢父翁書，因家信略爲道意。無緣面言，臨紙惘惘。

二 向示非國語論，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爲書爾。所示甚善。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爲虛器，以天人爲不相知。云雖多，昔此類耳。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君正之大善。至於時令斷刑，貞符四維之類，皆非是。前書論之稍詳。今宄迫，粗陳其略，須見乃盡言。然迂學違世，不敢自是。因君意合，偶復云爾。

三 坡公引掖後進，不獨友朋，卽家庭亦然。觀其與劉都曹書云：「僕窮困正坐文字，蓋原離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議論符合，况在青契耶？」

四 所示徐君爲朝中知之者亦衆。不肖固嘗愛仰，然老朽無狀，豈能爲之增重。向者亦獲從諸公之後，時掛一名，以發揚遺士。而近者不許連名，此事便不繼。然所示亦當在心，有問焉，固當以此告也。

發揚遺士，凡當位者，不可不存此意。白樂天薦友云：「欲使生平故人知我形骸已瘁，氣志已墮，獨好善愛才之心不死耳。」

十論十二說，已一再讀矣；不獨歎文辭之美，亦以見存誠求道之至也。科舉數不利，想各有時。箕裘不廢，半年

可必也。曾過江遊寒溪西山，否見邑人王文甫兄弟，爲致意。近有書，必達之矣。
王鳳洲云：『生來文債未了，形神役役，終宜於墨池中淹殺，無計迴避。』大約爲科舉不利者言耳，讀之惘惘。

與徐司封

適辱車騎寵存，感作雲霓。晚來尊體佳勝。某與陳君略出至安國，送覺拙疾稍作。欲告明日少休，後日恭與盛集。可否無狀，慚負多矣，幸甚。

答湖守滕達道

忽復中夏，永日杜門，思仰無窮。比來起居何如？張奉議來，稍獲聞問，甚慰。所望府第已成，雄冠荆楚，足使來者想見公之風度。無緣一寓目，但有企想。亦有出舡翫然，使人神聳之意。

答陳季常

一
候馬鋪行，奉書未達。間領來誨，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答京洛書，過當過當。此何足稱？先生篤於風義，至自割瘦脰以戾我，可謂至矣。然以化不爲鷺鷥者，則恐未能也。彼不相知者，視僕之饑飽，如觀越人之肥瘠耳。雖象

亦未易化也。鄉諺有云：「缺口鑷子者，公識之乎？」想當拊掌絕倒。知過節入州，甚幸！未間，萬萬自重！
筆墨有波撇之致，缺口鑷子，言他人則一毫不拔耳。

二

別後凡四辱書，一一領厚意，且審起居住勝爲慰。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耳。公無多奈我何！呵呵！所要謝章寄去。聞車馬早晚北來，恐此書到日，已在道矣，故不覩縷。

徐文長東友曰：「鄙章恆投，和篇輒至，雲爾取營，便若夙構。譬如老將快馬，砍陣突圍。旗鼓猝不得自安，得不豎旗以降耶？快亦似此。」

三

一笑！置（驛站）中疊辱手示，并惠果羞，感愧增極。酒隱堂詩，當塗中抒思，不敢草草作。公是大檀越，豈復持牌也？

直是不耐煩就作，豈真吟成七個字，撚斷數根鬚耶？堂名酒隱，淺而雋。

與錢世雄

久不奉書，蓋無便，亦懶怠之罪，未深訝否？比日起居何如？某與賤累如常。曾託施宣德附書，及遣教經跋尾，必達也。吳江官况如何？僚有佳士否？垂虹聞已復舊，信否？旅寓不覺歲復盡，江上久居益可樂。但終未有少田生事，漂浮無根耳。兒子明年二月赴德興，人口漸少，當稍息肩，餘無可慮。會合何時，萬萬自愛。因便往三衢奉啓。

生事無根，名人每坐此病。然終無長策，亦若之何！

與張朝請逢

一

某啓：兄弟流落，同造治下。蒙不鄙遺，眷待有加；感服高誥，悚佩不已。別來未幾，思仰日深。比來起居何如？某已到瓊，過海無虞，皆託餘庇。旦夕西去，回望逾遠。後會無期，惟萬萬若時自重，慰此區區。途次裁謝，草草不宣。

二

海南風物，與治下略相似。至於食物人烟，蕭條之甚，去海康遠矣。到彼，杜門默坐，喧寂一致也。蒙差人津送，極得力，感感舍弟居止處，若得蚤成，令渠獲一定居，遺物離人而遊於獨，乃公之厚賜也。兒子幹事，未暇上狀，不罪。元美謝吳司徒云：「齒頰餘生，得賜收采，不燃之灰，豈堪作藥籠中物？時以篤舊之深，等之遺簪敝珥。古人云：「知己重於感恩。」某豈敢一食而忘左右耶？」

三

某再啓：聞已有詔命，甚慰與議。想旦夕登途也，當別具賀幅。某闕人寫啓狀，止用手書，乞加恕也。子由荷存庇深矣，不易一兩言謝也。新春海上，嘯詠之餘，有足樂者。島中孤寂，春色所不到也。某再拜。

四

某啓：久不上狀，想察。某衰疾多畏，非簡慢也。新軍使來，捧教字，且審比日起居佳勝，感慰兼極。某到此，數臥病，今幸少間，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因書瞻望，又復悵然。尚冀若時自厚，區區之餘意也，不完。

五

新釀四壺，開嘗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風。逐客何幸得此？但舉杯屬影而已。海錯亦珍絕。此雖島外人不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厚，感忤無已。

春色不到之處，偏有故人爲之拂拭，能無銜戢。

一 **與南華辨老**宋僧名元淨，住持杭州上下三天竺，賜號辯才。後居龍井聖壽寺。

久忝待從，囊中薄有餘貲。深恐書生薄福，難畜此物。到此已來，收葬暴骨，助修兩橋，施藥造屋，務散此物，以消塵障。今則索然，僅存朝暮，漸覺此身輕安矣。示諭恐傳者之過，材料工錢，皆分外供給，無毫髮干撓官私者。知之免憂。此言非道友相愛，誰肯出此感服之至。歲盡會合何日？臨紙悵惘。

舉念貪慳，墮入惡障，不過不知命耳。難蓄此物，千古書生薄福，伎倆對之啞然失笑。

二

專人遠來，釋手教累幅，具審法履佳勝，感慰兼集。又蒙遠致筠州書信，流落羈寓，每煩淨衆，愧佩深矣！承惠及罍粟鹹鼓等，益厚厚意。銀銘模刻甚精。某此凡百如宜，不煩念及。末由瞻謁，懷想不已。熱甚，惟萬萬爲衆自愛！

筆墨逾淨，具有古意。

與參寥子宋僧名道潛，住杭州智果寺，於內外典無不窺。喜爲詩，與東坡少游深相契。

一
慧淨琳老及諸僧知，因見致懇，知爲默禱於佛，令亟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爲知道者。但道心屢起，數爲世務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爾。少游不憂其不了此境，但得他老而不動懷，則餘不足云也。俞承務知爲少游展力，此人不凡，可喜！今有一書與之，告與轉達。仍已有書令兒子輩準備信物。今送去俞處，託求穩當船主，附與廣州何道士也。

聊以自解。凡人到極不堪處，惟有此念可以偷安。

二
惠州近城數小山，類蜀道。春與進士許毅野步，會意處飲之且醉，作詩以紀。適參寥使者欲歸，使持此以示西湖上諸友，庶使知余未嘗一日不懷湖山也。

湖山之癖，在夢寐間，原不必身到其處也。是處雲山隨意得，自是雅人深致。

三
某垂老再被嚴譴，皆愚自取，無足言者。事皆已往，譬之墜甌，無可追計。從來奉養陋薄，廩人雖微，亦可供麤糲。又子由分俸七千，邁（東坡長子）將家大半，就食宜興，既不失所外，何復挂心，實脩然此行也。已達江上，耳目清快，幸不深念。知識中有憂我者，以是語之。紗裏肚難各一，致區區而已。英州南北物皆有。某一飽之外，亦無所須。承問所幹，感愧而已。

看破一切，隨地皆仙，達人固有不可及者，豈真一飽無求，效田塍老攤腹黑甜耶？

四

某病甚，幾不相見，兩日乃微有生意。書中旨意，一一領悉，但不能多書歷答也。見知識中痛甚垂死，因致仕而得活者，俗情不免效之。果若有應，其他不恤也。遺表千萬勿刻，無補有害也。

生老病死，時至奉行，公已悟却一切矣。致仕得活，得無爲貪癡人下一轉語耶？

與泉老

某啓：今日忽有老人來訪，姓徐，名中，鬚髮如雪，云七十六歲矣。示兩頤，雖非奇特，亦有可觀，子然一身，寄食江湖間，自傷身世，潸然出涕，不知當死誰手？老夫曰：『是白首流落之人，何暇哀生？』然亦爲之出涕也。和尚慈悲普救，何妨輟叢林一席之地，日與破一分粥飯，養此天窮之士，盡其天年，使不僵仆道路，豈非教法之本意乎？請相度一報如何？即令人製衣物去。此人雖不審其性行，然決是讀書應舉之人，垂死窮途之士，百念灰冷，必無爲惡之理。幸望慈憫攝受，不罪！不罪！

天地間時有此等苦境，人自不關心耳。得婆心者一爲點出，便覺滿眼悲惻，置身無地。嗟乎！嗟乎！百念冷灰，必無爲惡之理。信乎否也？

與蒲傳正孟宗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使，欲老弟苦勸公。卑意亦深以爲然。歸老之計，不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蠶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以鄙言爲然，且看公亡甥而少留意也。

營營逐逐，爲子孫作牛馬。坡公豈不解此，乃作是違心語耶？想亦爲他人囑筆，聊復爾爾。然筆氣自俊。

□ 與李公擇

與可（文同）之亡，不惟痛其令德不壽，又哀其極貧，後事索然。而子由增其少子，頗有及我之累。所幸其子賢而文，久遠却不復憂，唯目下不可不助之爾。

一生一死，乃見交情，况在絲羅之好耶？數語使人酸鼻。

□ 與佛印 宋僧。名了元，居金山寺。

歸宗化主來，辱書，方欲裁謝，栖賢遷師處，又領手字，感忤無量。數日大熱，緬想山間，方適清和，法體安穩。雲居事迹已領冠世絕境。大士所廬已難下筆，而龍君筆勢已自超然，老拙何以加之！幸少寬，使得款曲抒思也。昔人一涉世事，便爲山靈勒回俗駕。今僕家犯塵垢，垂三十年，困而後知返，豈敢便點澆名山，而山中高人，皆未相識而迎許之。何以得此？豈非宿緣也哉？向熱，順時自愛。

脫却火炕，而入清涼國土。言之色飛，詞雖飄撇，而心喜之狀已見。

□ 與楊元素繪

近於城中葺一荒園，手種菜菓以自娛。陳季常者，近在州界百四十里住，時復來往。伯誠親弟近問之，云：「不曾參拜。」其人甚奇偉，得其一詞，以助本事。

前公贈元素有云：『天涯同是傷流落。』且云：『六客者張子野，劉孝叔，陳令舉，李公擇，元素，與予也。此時復得一陳季常，安得不急爲良友告哉？』

與上官長官

詩篇多寫洞庭君山景物，讀之，超然神馳於彼矣。見教作詩，既才思拙陋，又多難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年矣。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如咫尺。時復葉舟縱遊其間，風雨雲月，陰暗蚤暮，態狀千萬，恨無一語略寫其彷彿耳。會面未由，惟萬萬以時珍重。何時美解，當一過我耶？

一能寫景，一對景而不能寫，兩人境界自別。却從數語中之描出無限寄慨。多難畏人，減却坡公一生無數綺奇文字。

與人

示諭燕子樓記，某於公契義如此，豈復有所惜？况得託附老兄，與此勝境，豈非不肖之幸？但困躓之甚，出口落筆，爲見憎者所箋註，兒子自京師歸言之詳矣。意謂不如牢閉口，莫把筆，庶幾免矣。雖託云向前所作，好事者豈論前後？卽異日稍出災厄，不甚爲人所憎，當爲公作耳。千萬哀察！

以言語罪人，便覺天地小如芥粟。更以文字罪人，直滿天地皆荆棘矣。數語寫得咄咄可畏。鄒南泉慰湯臨川云：『茫茫海宇，何至不能容一苦士？』悲夫！箋註二字，下得隱痛。如作詩本屬無心，而爲讒口一解，便生罪過，如九泉螫龍，聞韶忘味，皆此類也。

與楊元素

承示諭，定襄胡家田，公與唐彥議之，必無遺策。小子坐享成熟，知幸！知幸！近答唐君書，并和紅字韻詩，必皆達矣。胡田先佃後買，所謂抱橋濬浴，把纜放船也。呵！呵！凡事既不免干瀆左右，乞一面裁之，不須問某也。尙有二百千省，若須使，乞示喻，來便附去。見陳季常慥云：「京師見任郎中其孚之子，欲賣荆南頭湖莊子，去府五六十里，有田五百來石，厥直六千，先只要二百來千，餘可迤邐還。」不知信否？又見樂宣德言，此田甚好，但稅稍重，告爲問看。彭寺丞之流，近日更不敢託他也。洩亂尋聽，負荆不了也。

坡公嘗云：「行年四十，方曉作家。」此亦其一也。然俗事洩人，却寫得如許雅雋，乃知名人手筆，固自不同。

答通圓秀禪師

聞名之久而得之詳，莫如魯直，亦如所喻也。自惟潦倒遲暮，五十終不聞道。區區持其所有，欲以求合於世，且不可得，而况世外之人，想望而不之見耶？不謂遠枉音問，惟予過當。豈非醫門多病，息鯨補劑，特有良藥乎？未脫罰籍，身非吾有，無緣頂謁山門。異日聖恩許歸田，當畢此意也。

茫茫塵海，半生爲所羈絆，日欲解脫而無由。坡公尙不能一力勘破，何況我輩？王山史東於密菴云：「吾與足下種竹碧雲溪畔，朝夕灌溉，不見則勞，而意其甚適也。僕孤寥日寥，衰病日增，徜徉山水，以度餘年，可自謂無患，與人無爭。不意復爲戈者之所羅視。冥冥飛鴻，惟有願六翮而自傷者。何時作華山老圃，看黃花。」

晚節香也。」歸田一語，令人酸鼻矣！

□答濠州陳章朝請

錢塘一別，如夢中事。爾後契闊，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獨中間述古（陳襄）捐館，有識相弔。矧故人僚吏相愛之深者，然終無一字以解左右。蓋罪廢窮奇，動輒累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慚負無量。昨遠辱書問，便欲裁謝。而春夏以來，臥病幾百日，今尙苦目病。再枉手教，喜知尊體康勝，貴眷各佳安。罪廢屏居，交遊皆斷絕。縱復通問，不過相勞愍而已。孰能如公遠發藥石，以振吾過者哉？已往者布出不可復掩矣，期於不復作而已。無緣一見，臨紙耿耿，萬萬以時自重！

淋漓感教，詞旨恟恍，猶記荀爽言：「方今天地氣閉，智者見險，投身遠害，願怡情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抑揚。嗟乎嗟乎！」

□與孟亨之

今日齋素，食麥飯筍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吾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合，并建茗兩片。食已，可與道媪對嚼也。

丹經云：「食穀者智慧聰明。食元氣者，地不能埋，天不能殺。」始知清虛中自有至味。併麥飯筍脯，亦覺多設也。

□與楊元素

城南有亞父塚，然非也。塚在居巢。城北有劉（向）子政墓，昔欲爲起一祠堂，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爲成之，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獵至其下。石佛已亦佳觀。

三事各有層次，三處各有商酌，此外不增一字，甚古。

□ 答賈耘老收

久不奉書，尙蒙記錄，遠枉手教，且審比日動止佳勝，感慰兼集。寄示石刻，足見故人風氣之深，且與世異趣也。新詩不蒙錄示數篇，何也？貧固材人之常，齒落日昏，當是爲雙荷葉所困，未可專答詩也。某髮少加白耳，餘如故。未緣往見，萬萬自愛。

中年相慰，忽作諧語，亦是滑稽。後怪石圖云：『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了長以付之。』則荷葉亦耘老婢耶？

□ 答王慶源

令子兩先輩，必大富學術，非久騰蹕矣。五五哥，五七哥，及十六郎，臨行冗迫，不果拜書，因見道意。登州下臨瓊海，枕簟之下，天水相連，蓬萊三山，彷彿可見。春夏間常見海市，宛如烟雲，爲樓觀人物之象，數日前偶見之。有一詩，錄呈爲笑也。史三儒長老，近蒙書，冗中未及答，因見乞道區區。海市詩可轉呈也。京師有幹，乞示下。

寫景曠豁。

□ 與鄉人

某去鄉十八年，老人半去，後生皆不識面。墳墓手種木，已經尺矣。此心豈嘗一日忘歸哉？久放山澤，乍入朝市，張皇失次，觸目非所好也。但久與子由別，乍得一處，不勝喜幸。然此郎君乃作諫官，豈敢望久留者？相知之深，故詳及一二。

身世已如秋落葉，文章恰似閨黃梅。此中怛怛，終無是處。

與楊元素

奉別忽將二載，未嘗定居。到闕以來，人事袞袞。不皇上問，愧仰深矣。比日竊想起居住佳勝。近聞小人輒黷左右，此何品類也？乃敢如此！信知困中無種不有。想以道眼觀之，何啻蚊蟲一笑可也。知故舊皆已還朝，坐念老兄獨在江湖，未免慨歎也。更冀順時爲國自重。宥迫不及詳。

王半偁與施守云：「公遭史議悠悠之口，遏其有極。直以西山爽氣消之，武夷之雲，其狀千百。蒼狗白衣，直須臾耳。昔人明珠薏苡，似耶非耶？請以醇醪一解消之。所謂何啻蚊蟲也。」

與潘彥明

一

東坡甚煩蒼治，乳媪墳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令子各計安，寶兒想見順然矣。郭興宗舊疾，必全平愈。酒坊果如意否？韓氏園亭，曾與蒼乎。若果有亭榭佳者，可以小圖示及，當爲作名寫牌。然非華事者，則不足名也。張醫博計安勝。一場災患，且喜無事，風顛不少減否？何親必安。竹園復增蒼否？以上諸人，各爲再三申意。僕暫出苟祿耳。

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弗，終當作主，與諸君遊如昔日也。願徧致此意。

袁中郎柬張幼千曰：『擲却進賢冠，作西湖蕩子，如初出阿鼻，乍升兜率，情景不可名狀。自今以往，守定邱壑，割斷塵緣，再不小草人世矣。』以東坡起，以東坡結，不可令之荒弗，言下淒然。

二

然辱書，喜承起居住勝，眷聚各佳。某老病還朝，不爲久計，已乞郡矣。何時扁舟還鄉，一過舊棲，溷亂故人旬日而去言之悵然，乍熱，千萬保愛。

與知縣

兒子遂獲託庇，知幸，魯鈍多不及事，惟痛與督勵也。切祝切祝晉卿（王說）相見殿門外，惘然如夢中人也。人世何者非榮耶？亦不足多談。但喜其容貌蔚然如故，非有過人，能如是耶？慨慷飄忽，令人幽曠。

答劉貢父

某江湖之人，久當蠶下，如在樊籠，豈復有佳思也。人情責重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副，動是罪戾。故人知我，想復見憐耶？後會不可期，臨書悵惘。禪理氣術，比來加進否？世間關身事，特有此耳。願更著鞭。區區之禱也。

屠赤水云：『吾徒頂天立地，出世一場。常以了事大英雄相砥。升沉顯晦，安意聽之。鉛槧文字，竹帛功名，浮雲飛霰耳。所謂世間關身事者何在？』

□ 答李方叔

承示新文，如子駿行狀，丰容雋狀，甚可貴也。有文如此，何憂不達？相知之久，當與朋友共之。至於富貴，則有命矣，非綿力所能必致。姑務安貧守道，使志業益充，自當有獲。鄙言拙直，久乃信耳。幸照察！

公自敘云：『李薦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詩送之云：『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生平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目五色。』按年譜，元祐三年，知貢舉，意必得薦，以冠多士。後遇章援文大喜，以爲此薦無疑，遂以魁列。及拆號，乃援也，而薦竟下第。則富貴有命，不信然耶？

□ 與范蜀公

日望旌飾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懷超然，不屑世故，堅臥莫致，有識悵惘。然孤風凜然，足以下激頽靡。雖非赫赫可指之功，其於二聖忠厚之治，所補多矣。比日履茲寒凝，台候何如？末由瞻奉，伏冀萬萬爲國自重！

莊重懇摯，固是對蜀公語。

二

某碌碌無補，久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疎愚處必爭之地。公讀未厭，豈可久安！非遠，當乞一郡以自效。或得過謁，少聞誨語，大幸也。始者，竊意仁丈絕意軒冕，然猶當強到闕，一見嗣聖。今乃確然如此，殊乖素望。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宄中不盡區區。

伏承歸政得請，恩禮優異，伏惟慶慰！公孤風亮節，久信天下，而有識歸心。今日尤復勉強暫起，以慰二聖之望；翻然復退，以安無窮之福。出處之間，雍容自得，真可爲後世法矣！官守所糜，不獲躬詣，謹奉手啓，區區萬一。

祕笈云：「陸平泉以宗伯請告，諸大老送之。趙公錦曰：「陸老先生此行，使天下也曉得朝廷之上，有不重爵祿之臣。」李公已曰：「陸老先生實有病，他豈是爲家忘國的人？」兩公此語，直是兩篇大文字。然看來畢竟是不愛爵祿的高人一籌。」

四

今晚忽得報，承子豐（范鎮子）承事，遽至大故，聞之悲痛殆不可言！美才懿行，期之遠到，今乃止！此士友所共痛惜，而况姻戚之厚，悲惋何量！丈人高年罹此苦毒，有識憂懸。伏惟高明痛以理遣，割難忍之愛，上爲朝廷，下爲子孫親友自重，不勝縷縷。

與楊元素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略，蓋爲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王安石）是師。今之君子，惟溫（司馬光）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爲人言也。

談言微中。

與李端伯寶文

自附啓河朔，爾後紛紛，不獲繼問左右。比日伏審鎮撫之暇，台候萬福，蜀中本易治，而或者擾之。公既深得民情，而民亦素服公政。竊想下車以來，笑談無事，行春之樂，無由託後乘，陪賓客之末，但深想望。舍弟鎮宿殿廡，未及奉狀。

一書想見鎮靜之化。

答呂元鈞陶

中間承進職，雖少慰人望。然公當在廟堂，此豈足賀也？此間語言紛紛，比來尤甚。士大夫相顧避罪而已，何暇及中外利害大計乎？示諭，但憫然而已。非久，季常人行，當盡區區。

相顧避罪，是何等世界！楊椒山有言：「今之人，不惟節義掃地，又張拱端揖，訥訥不吐，以壞天下事。昔人謂同於婦人，已自可恥。况今人所行，乃婦人不如何！」

與千之姪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害書。此外勤學自愛。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爲益不少也。

讀得芝蔴通鑑，便堪應舉。今人併不知芝蔴鑑爲何物，無怪場中問史傳事，無人詳答也。宋時已然，何況今日？

與楊元素

奉別忽二十年，思仰日深。書問不繼，每日以爲愧。比日動止何似？子姪十九兄弟遠來，得聞尊體康健異常，不勝慶慰！知騎驢出入，步履如飛，能登木自採荔，此希世奇事也。雖壽考自天，亦是身心空閒，自然得道也。某衰倦早白，日夜懷歸，會見之期，想亦不遠。更望順時自重，少慰區區。

身心空閒，是入道第一造化法。屠赤水謂人有三種累：一爲身口，二爲眷屬，三爲功名。累天下人忙了一世，鬧了一世，苦了一世，乾弄了一世，却空過了一世。楊慈湖云：「人生一世，只忙了一場便休。」言之可憫！

與趙德麟令時

明（州）守一書，託爲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嘗見御筆賜頌，其略云：「伏覩大覺禪師。」其敬之如此。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款曲一言，正使凡僧，猶當以仁廟之故加禮，而况其人道德文彩，雅重一時乎！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安全全，當使何往？恐朝廷聞之，亦未必喜也。某方與撰宸奎閣記，旦夕附去。公若見此老，當爲致意。

安全老僧，正以完仁廟餘蔭。知大體者如是。

與趙德麟

一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起居何如？端居者知愧矣。佛陀波利之虐，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爲無理也。呵呵！酒二壺迎勞，惟加鞭。

二

昨日幸接笑語，今日知舉掛，聞之後時，不及往慰，悚息！悚息！三日臂痛，今日幸減，錄舊詩一篇奉呈。聞公亦欲借示詩藁，幸付去人。上清宮成而有德音，意謂守臣當有賀表，如何？如何？謀之於公，幸略垂示。懷抱蒼茫，流思何極！大都離愁別緒，總在筆底。

與辨才禪師

別來思仰日深，比日道體何如？某幸於關中抽頭，得此閒郡，雖未能超然遠引，亦退老之漸也。思企吳越諸道友及江山之勝，不去心，或更送老，請會稽一次。老師必能爲此一郡道俗，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不肖更得少接清遊，何幸如之！惟千萬保重！

樹頭鳥語，梵音可和，欄落怪石，禪影須參。契緣未了，何時得大解脫，作拈花微笑？

與范純夫侍郎

一

到穎（州）半年，始此上問。懶慢之罪，踧踏無地。中間辱書，及承拜命貳卿，亦深慶慰。然公議望公在禁林，想即有此拜也。春暖，起居何如？某移廣陵，甚幸舍弟欲某一到都下，乞見而行。路既稍迂，而老病務省事，且自穎入淮矣。不克一別，臨書惘惘。

宣城吳仕期上張江陵書曰：「甯爲天下第一品人，毋徒爲天下第一品官。」海江峯謂斯言誠可爲龜

鑑。忠宣人品，是第一流，亦何論官職耶？

二

某衰病而侵，而使客旁午，高麗復至，公私勞弊，殆不能堪。但以年歲災傷，不敢別乞小郡，然年來闕食之憂，未知攸濟，日俟罪譴而已。李唐夫一宅甚安，沉酣江山，旬日忘久，歸非赴任也。

王龍谿語云：「人在功名路上，如馬行泥中，隨地超逸，便能絕塵而奔。得意之地，能長人志氣，亦能消人善根。可止則止，何必更求小郡？」

與明父權府提刑

到官半歲，依庇德宇，獲罪解去，感服深矣。臨行寵餞再三，益愧眷厚。別後，竊想起居住佳勝。某已達泗上，迎送人等，謹遣還府。今日留一節，晚遂發去。愈遠左右，回望悵然，尙冀保練，以須顯拜。

却望并州，彌深戀戀。許以忠曰：「驥駒在道，遐縱萬里。雲山相繆，鬱乎蒼蒼。人非木石，能不愴然也哉？」

答李方叔

前日辱訪，客衆不及款話。兩三日又無緣接奉，思企不可言。手教爲貺，慚感無量。苦寒，諸况何如？常日不獨以禁令不得瞻奉，又以差館伴，紛紛殊不暇也。衰病疲曳，欲脫而不可得。可勝歎耶？

姚現聞簡王淑士云：「間關分手，遂作經年之別。長安邸舍，塵勞萬狀。問訊故人之書，却不及作。正以世諦中寒暄書札，不必出自我輩耳。」

與鞠持正

一

兩日薄有秋氣，伏想起居住佳勝。蜀人蒲永昇臨孫知微水圖四面，頗爲雄爽。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素壁」者。願掛公齋中，真可以一洗殘暑也。近晚上謁次。

薄有秋氣，寫景宛然。水圖可解殘暑，何必白龍皮耶？

二

知復疾微作，想卽平愈。文登雖稍遠，百事可樂。島中出一藥，名曰石芝者，香味初若嚼茶，久之甚美。聞益人，不可不自公知。但白石芝狀如石耳，而有香味。惟此爲辨，祕之祕之！

風味甚佳，令人遙想。

與人

吏役往還，得見風采，爲幸已多。重承存錄，延顧極厚，感佩無量。自別來一向宥迫，不卽裁謝，慚負可知。令子齋卽至，領手教，且審起居佳勝。乍此睽隔，翹想日深。尙冀珍調，少慰鄙願。

答楊濟甫

久以私撓不作書。累蒙惠問，且審起居佳勝爲慰。衰年責咎，移殃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老人

所堪。奈何？奈何？又受以命出帥定武，累辭不獲，須至勉強北行。家事寥落，懷抱可知。因見青神王十六秀才，亦爲道此。會合何時？臨書淒斷。惟千萬順時自愛！

中年傷於哀惻，一經動念，便數刻作惡，如何如何？

□ 答吳秀才

人來領書，且審尊體佳勝；并示歸鳳賦，興既遠妙，詞亦清麗，玩味爽然。然僕方杜門念客，不願相知，過有粉飾，以重其罪。此賦自別有所寄，則善，不肖決不敢當。幸察之察之！

王鳳州謂吳明卿：『擇珠之夢，正是足下精誠所注。』歸鳳一賦，想亦友朋喻惜之深耶？

□ 與參寥

穎沙彌書迹，巉聳可畏，他日真妙總門下龍象也。老夫不復止以詩句字畫期之矣。老師年紀不少，尙留情詩句字畫間，爲兒戲事耶？然此回示詩超然，真游戲三昧也。居間不免時時弄筆，見索書字，要楷法，輒作數篇，終不甚楷也。只一讀了，付穎師收，勿示餘人也。雪浪齋詩尤奇偉，感激感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聞海船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肯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事，冒此險做什麼？千萬勿萌此意。穎師喜於得預乘桴之遊耳。此謂無所取裁者，其言不可聽。切切相知之深，不可盡道其實耳。自揣餘生，必須相見。公但記此言，非妄語也。

公已置死生於度外，參公尙留朋友於意中，不如一力撇開，方成解脫。可見李源之與澤公，三生石上，終作如許糾纏也。從至人無夢，愚人無夢處，想出渡海奇方，妙絕。

■答王商彥

忝親戚之末，未嘗修問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記及之。專人遠來，辱賤教累幅，稱述過重，慰勞加等，幸甚！卽日履茲秋暑，尊體何如？某仕不知止，臨老竄逐，罪垢增積，玷汗親友，足下昆仲，曲敦風義，萬里遣人問安否，此意何可忘？書詞雅健，陳義甚高，但非不肖所稱也。蜀粵望天末，何時會合，臨書惘惘，未審受任何地來歲科詔，佇聞峻擢，以慰願望。未間，更冀若時自重！

患難之音，彌見銜感。

■答王敏仲

浮玉聞遂化去，殊不知，異事可聞其略乎？其母今安在？謗者之言，何足信也？丹元事亦告錄示，決不示人也。起居之語未曉，亦告指示。近頗覺養生事，絕不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燕津納息真丹頭，仍須用尋常所聞般運泝流法，令積久透徹，乃効也。孟子曰：『事在易而求諸難，道在邇而求諸遠。』董生云：『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不刊之語也。

養生不用新奇，任其自然，積久則效。文潞公云：『吾康強無他，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便止。』似亦老生常談，然是長生妙訣。

二
春陰清穆，竊惟撫馭多暇，起居百福。甘雨應期，遠邇滋洽，助喜慰也。某凡百粗適，造新居已浹旬。小疎輪籬，頗有幽趣，累亦不久到矣。末期瞻奉，萬萬爲國自重！

三

兩蒙賜教，感慰深至。曾因周循州行，奉狀，想已塵覽。即日台候何如？越人事嬉遊，盛於春時。高懷俯就，想復與衆同之。天色澄穆，亦惟此時也。莫緣陪後乘，西望增慨。語不必煩，似盆花灼灼，自有生趣。

■答王莊叔

某多病杜門，人事都絕，懶習已成，筆硯殆廢。承長牋寵貺，裁謝苟簡，愧負深矣。黃茅海瘴，正作於秋，蒸余糜汗，不能盡意。恕之！

眉公東孫史君云：『遁荒以來，不知天地日月。忽聞瑤札自天，心跳耳熱，願得一當。以神交知己，恐壞深山道人例，躊躇不果，併裁謝亦缺然矣。』

■與封守朱朝請

前日蒙示所藏諸書，使末學稍窺家傳之祕，幸甚！幸甚！恕先（郭忠恕）所訓，尤爲近古。某方治此書，得之頗有所開益。拜賜之重，若獲珠貝。又重煩令子運筆，益用愧悚。老朽不揆，輒立訓傳，尙未必工，異日當以奉呈也。新說

方熾，古學崩壞，言之傷心區區所欲陳，未易究也，臨紙慨然！

古學之壞，皆由人自喜偏說，遂致靡靡響風，得不增有心人痛悼！

與李大夫

近奉狀已達，比日伏計起居佳勝。旱勢如此，撫字之懷，想極焦勞。舊見太平廣記云：『以虎頭骨縋之有龍湫中，能致雨，仍須以長繩繫之。雨足，乃取出。不爾，雨不止。』在徐與黃試之皆驗，敢以告。惻怛之念，無地不存。無論効與不効，亦見仁人用心如此。

與林濟甫

眉兵至，承惠書，具審尊體佳勝，眷愛各安。某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胸中亦自有備然度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遞角場，明日順風即過矣。回望鄉國，真在天末。留書爲別。未間，遠惟以得自重。

二

某兄弟不善處世，並遭遠竄，墳墓單外，念之感涕。惟濟甫以久要之契，始終留意，生死不忘厚德。其音促而不怨，讀之令人寡歡。

答劉元忠

近別，伏惟起居安勝。短牋不盡意，察之。柳伯通因會，爲致區區。歐陽秀才真，談道甚妙，可與閒遊。懷思文忠公，愛其屋上烏，況族子弟之佳者乎？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忠厚溢於言外。

□答王敏仲

兒子還，辱手書，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極。舟行至扶胥，急足示聞，乃知有袁州之命，歎惋而已。行止孰非天者，復何言哉？道眼所照，知已平適。但治行忽遽，亦少勞神矣。解慰處得大體。

□答陳承務

孤拙困踣，言無足采，足下獨悅之。少年敏銳，所存多此，竇增欽歎。然此事以臨利害不變爲難也。

楊誠齋言：『大凡立身行己，須是立脚之初，便確乎不可拔。到後來習得慣，死生禍福，都不能奪，所謂臨利害而不變也。』

□與朱行中舍人

前蒙借示新詩，久矣不見斯作也。然世俗識真者少，獨唱誰和？帳句謝明師，公若不以位貌爲間，亦庶幾於班斤郢斲也。老拙百念灰寂，獨一觸一詠，亦未能忘。陋句數首，錄寄以爲一笑，手啓上謝，特知照不深責也。

觴詠不能忘，自是雅人深致。宗梅岑寄樸園書：『禪淹侍生，俄次一歲。秋風瓠落，又復空詠昇平，命也。如何懸思政府之餘，必有慰江南落第詩矣。近者退棲東原，每遇貧愁之概，惟日與賴古堂詩相爲晨夕。此中霜月酒歌，猶所深味也。』

與歐陽晦夫

愁霖終日，坐企談晤，不審尊候佳否？地獄變相，已跋其後，可詳味之，似有補於世者，并字數紙納去。某所苦已平，無憂，聞少游惡耗，兩日爲之食不下。然來卒說得滅裂，未足全信。非久，唐簿必有書來言，旦夕話別次。仁人之餽，固當捧領。但以離海南時，人爭致瞻遺，受之則若饕餮然，所以一路俱不受。若至此獨拜寵賜，則見罪者必衆。謹令馳納，千萬恕察。仍寢來耗，幸甚幸甚！

辭謝語，能委婉寫出至情。江革所云：『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良然！

答南華辯老

流浪臭濁久矣。道眼多可，傾蓋如舊；清游累日，一洗無餘。幸甚幸甚！專使惠手書，具聞別後法體安穩爲慰。久留贛上待水，猶更旬日。南望山門，馳神杳靄，更祈若時爲衆保練。

一片清明，無從開悟。依皈道範，心微氣沉，丹此慧解耶！

答錢濟明

去歲海南，得所寄異士大形清中丹一丸。即時服之，丹下田休休焉。蓋數日，後又得迨所齊來手書，今又領教誨及清詩數篇，高妙絕俗。想見謫居以來，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可慕可畏，可歎可賀也。及錄示訓誨，以所不及。此曾子所謂愛人以德者，敬遵用不敢忘。幸甚幸甚。

二

某忽又聞公有閨門之戚，悲惋不已。賢淑令人，久同憂患；乍失內助，哀毒何堪！然人生此苦，十人而九；結髮偕老，殆絕無而僅有也。惟深照痛遣，勿留胸次，令子哀疚難堪，惟當勉爲親庭節哀摧慕。本欲作慰疏，適旅中少紛擾，燈下倦怠，不能及也。千萬恕察。某若往常，卽自與公相聚。若常不可居，亦須到潤（丹徒）與程復孺相見。公若枉駕一至金山，又幸也。

久同憂患，惟身曾歷者知之，富貴者不能道也。微之詩云：『願我無衣搜蠹篋，泥他沽酒拔金釵。』不俟語終，淚霑露矣！

答蘇伯固

住計龍舒爲多，大盆如命取去，爲暑中浮瓜沉李之一快也。論語說得暇當錄呈源信三老，行常見之，并道所論也。到虔州日，往諸刹遊覽，始見中原氣象，泰然不肉而肥矣。何時得與公久聚，盡發所蘊，相分付耶？龍舒聞有一官莊可買，已託人問之。若遂，則一生足食杜門矣。燈下倦書，不盡所懷。

屠赤水云：『雲房山舍，前有茂樹，後有清流，心絕濁世之塵，可以卒歲，何羨人間之浮榮哉？不肉而肥，奇

想未經人摹擬。」

與寇君

經宿雨涼，起居住佳勝。昨辱迂顧，稍聞餘論。退想忠愍之英烈，有慨乎中。衰病不出，無緣上謁。少選解去，惟萬萬自重！

宗子相與潘欽曰：「湖上幽棲，辱足下孤槎問渡，把卮酒而樂之。白雪放歌，青燈作賦；雪深鼓角，霜落兼葭，奇語閒情，夜色難收矣！」

與錢志仲

某去此不復滯留。至安居處，當縷細馳問。不敢外，輒用手啓，恃深眷也。烏絲當用寫道書一篇，非久納上，惡詩不足錄也。事簡客稀，高堂清風，有足樂者。想時復見念耶？吉州幕柳致，與之久，故知其吏幹過人，不能和衆，多獲嫌忌，然其實無他也。憔悴將老矣，念非大度盛德，孰能收而用之？試以衆難，必有可觀者。藥有毒，乃能已疾，馬不蹄齧，多拙於行。惟深念才難，勿責全也。若公遂成就之，此子極有可採，必爲門下用。特明照僭言，死罪死罪！

馮開之與潘生云：「周尤孚，僕之好友，留心經世，獨具隻眼。足下他日定有遠大之寄，及今先與盤桓，最爲有益。百衲絮夜，平時或妨囊篋，然天寒歲暮，有時用得著也。」

與人

某日望歸蜀耳，終當過岐雍間，徜徉少留，以償宿昔之意。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沉里中，宜及今爲樂。異時一爲世故所縻，求此閑適，豈可復得耶？偶記舊與彭年（陳庠）一詩，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廢，故常多感慨。可念！可念！聊復錄此奉呈，想亦爲之惘然也。

王璣曰：『必當謝上天富貴，早來做平地神仙。恐涉富貴，則神仙萬萬不能也。當未富貴時，斷斷不可錯過。』

與宋漢傑

某初仕，卽佐先公，蒙顧遇之厚，何時可忘？流落關遠，不聞昆仲中息耗，每以惋歎。辱書累幅，話及疇昔，良復慨然。二十餘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凋喪略盡，僕亦僅能生還。人世一大夢，俛仰百變，無足怪者。唐輔令兄，今復何在？未及奉書，回信略道區區。某只候水來卽行矣，餘留面盡。

感念疇昔，詞旨殷厚。

與胡郎仁修

慰疏言：不意變故，奄羅艱疾。伏惟孝誠深篤，追慕痛裂，荼毒難堪，奈何！奈何！此日攀號愈遠，摧毀何及！伏惟順變從禮，以全純孝。某未獲躬親靈幃，臨書哽噎。

言之肅然，能起人仁孝之思。

答虔人王正彥先生

辱教，承起居佳勝。沐饋遺，重增感灼。茗布領抹皆珍物，已捧領訖。今日與家人輩遊東禪，及景德，如相訪，就彼亦可。

隨地可見，是公脫略處。

答胡道師

再過盧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棲賢（谷）開先（寺）之勝，殆亡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然。獨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數百里，負笈相從，秉燭相對，恍如夢寐。秋聲宿雲，了然在吾目中矣。幸甚幸甚！乍別遠枉，專使手書，且審已還舊隱，起居常勝。明日解舟愈遠，萬萬以時自重。窈冥深郁，如入萬山深處，所見皆瑤花琪草。

答范純夫

比日起居佳勝。日對五老，想有佳思。此間湖山信美，而衰病不堪煩，但有歸蜀之興耳！

歸蜀之思，公時時未忘。觀其贈姪詩云：『汝歸瑯松菊，環以青瑯珂。禮陰三年成，可以掛我冠。相從結茅舍，曝背談金鑾。』念此殊多忽忽。

代夫人與福應真大師

久不聞法音，馳仰殊深。即日遠想起居安穩。兒從夫遠謫，百念灰滅。持誦之餘，幸無恙，何時復見，一洗嶺瘴？春

寒，千萬爲法自重，不宜旌德。縣君王氏兒再拜。

王子朝、李朝雲、葬惠州，作六如亭覆之。乃夫人亦諳禪理耶？

□答姚秀才

不訝！昨惠及千字，荷雅意之厚。法書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省緣，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又况復收耶？謹附封納，

似已空諸一切，省緣緣字警醒。

□答寶月大師

屢蒙寄紙，一一愧荷。駙馬都尉王晉卿（說）畫山水寒林，冠絕一時，非畫工能髣髴。得一古松帳子，奉寄。非吾兄別識，不寄去也，幸祕藏之。亦使蜀中工者見，長意思也。他甚珍惜，不妄與人。

別識，謂識見自別，故寄之。令畫工見之，能長意思。長字當是上聲。

□答廖明略一正

一

遠去左右，俯仰十年，相與更此百罹，非復人事，置之勿汗戚墨可也。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子者何辜，獨光朝露？吾儕皆可慶，寧復戚戚於既往哉？公議皎然，榮辱竟安在其餘夢幻去來，何啻蚊虻之過目前也？矧公才學

過人遠甚，雖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節功名，直恐不免耳！老朽欲屏歸田里，猶或得見。蜂蟄之微，尋已變滅，終不足道。區區愛憎念，有以廣公之意者。初欲啓事，上答冗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二

衰陋之甚，惟有歸田。杜門面壁，更無餘事。示諭極過當，讀之悚汗。毗陵異政，謠頌靄然，至今不忘。爲民除穢，以至蠶尾。吳越戶知之，此非特兒子能言也。聖主明如日月，行遂展慶，衆論如此。目昏不能多書，悚作不已。

陳五岳云：「義論若飛，忽焉扶桑，忽焉崦嵫。誰揮魯戈，令退三舍乎？晚節功名，爲之三歎。」

□答孔毅父

中間常父（武仲）傾逝，不能一奉慰疏，但荒徼一概而已，慚負至今。承諭子山不甚覺老，聞公亦蔚然如昔。不肖雖幡然，亦無苦恙。劉器之乃是鐵人，但逝者數子，百身莫贖，奈何？江上微雨，飲酒薄醉，書不能詳。

寥寥數語中，無限傷感。所謂感念存沒，情不能已。

□答王幼安

一

索居八年，未常一通問，每以慚負。屢得許下兒姪書云：比來親戚，或斷往來，惟幼安昆仲，待遇加厚。聞之感激。人來，辱書累幅，陳義慨然，如接古人。始信王謝風氣，傳之有自也。老病強合，不復成語，不罪不罪！

世炎態涼，無限感態。

蒙示諭過重。雖愛念如此，然憂患之餘，未忘憂畏。友朋當思有以保全之者，過實之譽，願爲掩諱之也。許暫假大第，幸甚！幸甚！非所敢望也。得託庇偏廡，謹不敢薰汗。稍定居，當求數畝荒隙，結茅而老焉。若未卽填溝壑，及見伯仲功成而歸，爲鄉里房舍客，伏臘相勞問，何樂如之！餘非面莫究。

保全友朋，不在掩諱其短，而在掩諱其長。非閱歷有得者，烏能知此？

一 與徑山長老惟琳

臥病五十日，日以增劇，已頽然待盡矣。兩日始微有生意，亦未必也。適睡覺，忽見刺字，驚歎久之。暑毒如此，豈耆艾者出山旅次時耶？不審比來眠食如何？某扶行不過數步，亦不能久坐。老師能相對臥談少頃，卽告晚涼。更一訪。

二

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生死說細故耳，無足道者。惟爲佛爲法爲衆生自重！

禪家爲生死事極重，公謂生死事極細，不知二說孰是？

與孫子思

過辱枉顧，知事務冗迫，不敢久留語。紙軸納去，餘空紙兩幅，留與五百年後人跋尾也。呵呵！耘與（李文子）詩亦佳。

與胡道士

昨日起離，中途，逆風吹往北岸，幾葬魚腹。知之。二詩錄寄，到後幸一兩字，附遞至他州。貴知達玉芝善守護，無爲有力者所取。餘惟保愛。

答龜山長老

前日過謁，雖不款留。然開慰已多矣。辱書，審聞則後法履清勝。山門久隳，經始爲勞。然龍象所在，淮山自改觀矣。末期會集，幸爲衆自愛。

王半偈謂介公曰：『恩公自保四大，不肯爲人作津梁，當祝其口生荆棘。不若介公普渡衆生，爲道甚廣。乃知佛法中原不必蒲菴枯坐。』

與陳大夫

某啓：蒙惠竹簾、剪刀等，仰服眷厚。歐陽文忠公云：『涼竹簾之暑風。』遂得此味。近日尤復省事少出。去歲冬至，齋居四十九日，息命歸根，似有所得。旦夕復夏至，常復閉關却掃。古人云：『化國之日舒以長。』妄想旣絕，頽然如葛天氏之民。道家所謂延年却老者，殆謂此乎？若終日汲汲，隨物上下者，雖享耄期之壽，忽然如白駒之過。

隙爾。不敢獨享此福，輒用分獻，想當遠納也。呵呵！

與俞奉議

某啓：回教并示先志，得見前人遺烈，幸甚！幸甚！又蒙分遺珍食，以薦冥福。在家出家，古有成言；有髮無髮，俱是佛子。公能均施凡陋，如齋佛僧，只此功德，已無邊際。但恨檀越未送襯錢，是故老僧只轉半藏。人還聊此一嘆。

付過

詩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它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也。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無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蓋村學中語。

付龔行信

辨禪師與余善，常欲通書。而南華淨人皆爭請行。或問其故，曰：「欲一見東坡翁，求數字，終身藏之。」余聞而笑曰：「此子輕千里，求數字，其賢於戴山姥遠矣。」固矣。辨公疆將下，無復老婆態也。乾明法煮訶梨勒，聞之舊矣，今乃始得嘗，精妙之極。豈非中有曹溪一滴水故耶。偶病不得出見，書此爲謝。

與胡道士

龐安常爲醫，不志於利；得法書古畫，輒喜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余用藥，無以醕之，爲作行草數紙。

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廢也。」參寥之病，求醫於胡，自度無錢，且不喜書，求余甚急。余戲之曰：「子粲可皓徹之徒，何不與下轉話，作兩首詩乎？龐二安常與吾輩游，不日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答畢仲舉

軾啓：奉別忽十餘年，愚瞽顛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尙爾記錄，遠枉手教，存問甚厚。具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爾？既無所失，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豢，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閒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有，但閤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龍肉，不如僕之間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尙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靜於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粗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起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冤業也。無緣而論，以當一笑而已。

新式標點蘇黃尺牘合刊

黃山谷尺牘

謝運判朱朝奉彥博

一
某再拜：不學無術，得邑僻左。承前逋滯之餘，簿書期會，糾紛熟爛，不可掇拾。健訟之民，一不得氣，詆郡刺史，訕訕官長長短。視遠者常得其影，類多見聽。追逮證佐，桁楊相推。囚繫索情，溢出牢戶之外。聽事以來，於今八月。惟是智度短淺，裁割未有見效。夙夜履冰，須臾譴訶。至則免冠就訊，歸伏邱壑，以安無能之分。加以山野不曉事，與朝中士大夫絕不相知。故於門牆無一日之雅，進寸退尺，終不敢驟以書通。今者豈有以不肖欺左右者乎？乃蒙過聽，識拔於衆人之中，以備使令。承命悸然，恐不任鞭策，以負高明之舉也。然惠思閣下才品卓越，簡在欽明。將朝廷不異遠方之寄，來作雷雨。下車未幾，惠威載於江西。竊嘗訪之親識間，決事若流。誠得執鞭走趨，陪輔千慮之一，實所欣慕。大旆按行，將臨下邑，當以職事待罪，輒自達小人之情。秋暑尙爾，伏祈調護。行李爲國自重，區區不勝至願。

寫小吏受束縛，語多奇崛。

二

不肖於諸公之間，豈不願盜名，恐累足下知言爾。往多故，不作報，度已察。南來拘窘吏事，雖江山相映發，心不

在焉。如牆壁間作詩文，與俗俯仰，不足記錄。得顯臣兄弟時持冊書來講問，撥置簿領，一解顏爾。承去歲不利秋官，閒居當有自娛。即日體力勝否？昨所諭怨與不怨，論事似不當爾。苟志於仁矣，其餘存乎其人，不可聽以一律。君子陽陽考槃，與北門褰裳，同爲君子之詩。失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觀義理者固於其會。怨與不怨，去道遠矣。莊周所謂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足下以爲何如？無階，合并十詩，仰報盛意，因以當面。願自重，不宣。

論理透迤暢達。

與洪甥駒父駒父名芻

一

駒父知錄外甥，得手書，知官下安勝爲慰。所寄文字，更覺超邁。當是讀書益有味也。學問文章，如甥才氣筆力，當求配於古人，勿以賢於流俗，遂自足也。然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極當加意。養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後枝葉茂爾。仕宦如農夫之耕，得其道，在深耕而熟耰之；歲事之成，則有命焉。每見邠老，亦爲之道此。不審以爲何如？至親中失公擇，幸老胸中至今憤憤，不可思念，餘惟自愛耳。

要論入髓，非復膚言。

二

駒父別後，惘然者累日。雖道途悠遠，鴻雁相依，頗不索漠。黃州人來，得平安之音，甚慰也。即日想安勝太守書，頗相知，更希善事之。尺璧之陰，當以三分之一治家，以其一讀書，以其一爲基酒，公私皆辦矣。玉父若且留黃，亦

自佳，不知能如此否？外婆比來意思殊勝，比去冬十分減六七，望夏秋間得佳也。
得此三策，一生享受不盡。

三

駒父外甥：昨得書，見筆札，已眼明；及見詩，歎息彌日，不謂便能入律如此！可謂江南澤中，產此千里駒也。然望甥不以今所能者驕稱人，而思不如舜禹顏淵。禹十九年三過其門而不入，觀禹貢之書，厥功茂矣，然而終不伐；此必有長處。寡怨寡言，是爲進德之階，千萬留意。猶望官下，勤勞俗事勿懈。古人之言，猶鉤其深。彼俗吏事，聰明者少加意，卽當書最。旣以立家爲事，榮及父母爲心。當念如此。夜二十刻許，大郎來，言黃人不肯留，呼燈作此極草草，續別爲問。

入道語足爲新進躁足者針砭，始此仕宦大具經綸。

四

駒父知錄外甥：久欲作書，人事忽忽，因循至今。所寄詩，每開卷，歎息彌日。若齋心服形之功，亦至於此。老舅以爲白首之託也。如甥才秀如此，不患當路諸人不知。但勤官業，懷璧自愛耳。邪老才性極明敏，相與琢磨，去盡少年之色，須用董梧之鋤，痛治之耳。爲學工夫，以多讀書貫穿，自當造平淡，且置之。可勤董賈劉向諸文字，學作論議文字，更取蘇明允文字讀之。古文要氣質渾厚，勿太雕琢，作得寄來。

日與老成相對，則少年浮氣皆消，學力自進，文力自深，不患不渾厚。

五

駒父外甥推官得來書，并寄近詩，句甚秀而氣有餘，慰喜不可言。甥風骨清潤，似吾家尊行中有文者，忽見

法如此，殆欲不孤老舅此意。君子之事親，當立身行道，揚名於後，文章直是太倉之秬米耳。此真實語，決不相欺。又聞頗以詩酒廢王事。此雖小疵，亦不可不免除之。牛羊會計，古人以養其祿，老舅昔嘗亦有此過。三折肱而成醫，其說痛可信也。鄧翁亦甚相愛，論亦及此。切希加愛，不具。

六

南昌必數得安問。所須筆墨二種，及龜蒙麝煤（墨）二丸，有新作，又寄來，都下有所須，因來示諭。切希勤吏事，以其餘從事於文史。常須讀經書，蓋古人經世之意，寧心養氣，累九鼎以自重，乃所望於甥者。一日克己，天下歸仁焉，無患人不知也。潘邠老聰明強敏，相從以講學爲事，乃佳耳。

立身爲本，文章爲末，自是千古名論。然仕優則學，亦不可少，否則其吏俗。

七

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探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爲儒者末事，然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如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所守繩墨，令儉陋也。

於平正中見雄奇，絢爛中見平淡，乃稱至文。

八

鴻父不果別作書，凡欲與二甥道者，意不殊也。往見所作玉父倦殼軒詩，極知不負老舅所期。既食貧不免仕

宦，古人所謂一人乘車三人緩帶，此亦不可不勉。賦自是中郎父子舊業，更須留意於五言六韻詩。若能此物，取青紫如拾芥耳。老舅往嘗作六七篇，曾見之否？或未有當讀寄。大體作省選詩，尤當用老杜句法。若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詩也。二何常相見否？爲致意。寄蜀紙茶託多謝。何煩爲爾烏田馬牙一百，讀寄書大字，懸手書，勿令斜欹。失威儀，乃佳耳。

威儀二字，入書法中，奇醒。有神理。

■ 答三洪甥

龜父王父，益父諸甥，得書，知侍奉大母，縣君安樂，甚以爲慰。駒父常得近耗，代者已至否？鴻父只在齊安否？龜父所寄詩，語甚老健，甚慰相期之意。然家貧老人須養，未免就科舉，更須收拾筆墨，入規矩中，得失雖不在，是，要應科舉法也。方君詩，如鳳雛出殼，雖未能翔於千仞，竟是真鳳凰爾。今幾許春秋，性行何如？治經術否？潘子真近有書，傾倒甚至，亦未暇作報。益父知讀書有味否？所欲於范守處借人，易爾。但平生不識，方一通書，後信便可言此。末緣相見，思念何日不勤。惟萬萬自愛，因來頻寄書。

家常語，知落落不羣。

■ 與徐甥師川

師川外甥奉議，別來無一日不奉思。春氣暄暖，想侍奉之餘，必能屏棄人事，盡心於學。前承示諭，自當用十年之功，養心探道，每詠歎此語。誠能如是，足以追配古人，刷前人之恥。然學有要道，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方

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不虛用功。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古人云：「縱此欲者，喪人善事。置之一處，無事不辦。」讀書先淨室焚香，令心意不馳走，則言下理會。少年志氣方強，時能如此。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甥性識穎悟，必能解此，故詳悉及之。夏初或得相見，因五舅行草草。

是古人第一讀書法。

與徐甥

一

師川外甥奉議：前日直夫行，寄書當已達。即日春氣暄燠，不審何如？想侍奉八姊郡君，進學不懈，小大同福。前呂新婦臨蓐，免身得男乎？因來願報。直夫以公事牽挽入城，意甚落寞，幸善館待之。親舅惟此一人。雖耆艾而有少年之過，貴老謂其近於親，豈可責備耶？紙筆謾送，亦未佳，但可供字耳。他日有佳紙當寄。洪姊夫過省高，殊可喜。文意超邁，雖中巍科可也。非久當面，故書草草。

淳摯不浮，具見至性。

二

比遣李掾人報書，滅裂。及今欲一二作，書臨頭眩，意緒可知也。累日得雨，天氣差涼，雖阻江山，風氣不殊。比來八姊郡君尊候何似？甥讀書益有味否？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捩子，然後所見書傳，知其指趣，觀世故在吾術內。古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漂搖；古人特立獨行者，蓋用此道耳。洪潘皆是佳少年，但未得嚴師

長友追琢其相耳。忠信孝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當久而後能安之，若但繡其鞶，又安能美七尺之軀哉？非甥輩有可以追古人之才，老舅不出此語也。末緣趣席，千萬強學自重。

今少年負七尺軀，徒繡其鞶，當以此作頂門一針。

與秦少章觀少章

一

惠示與晁十書，筆勢駸駸可喜。某心醉於詩與楚詞，似若有得，然終在古人後。至於論議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未宋）無已（陳師道）足下可從此君子一二問之。前日王直方作楚詞二篇來，亦可觀。當告之云：「如世間巧女，文繡妙一世，設欲作錦，當得錦機，乃能成錦。」足下試以此思之。

末語可以悟禪。不謂汝聞鼓聲，其耳已往擊鼓之處。

二

辱惠教，審安勝爲慰。學問之本，以自見其性爲難。誠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飲則列於尊彝，食則形於籩豆，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奏樂則鐘鼓爲之說，故見已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隨人有工拙者，君子雖欲盡心，夫有所不暇，相見乃盡之。

三

辱簡記，承學問不怠爲慰。前得所惠書，展讀頗有家法。此事要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學古之功。三月聚糧，可至千里。如足下才性之美，何患不及古人？但勿欲速成耳。詩軸都爲謝公定借去，未取得，來卽遣去。前承陳無

已語，有人問老杜詩，如何是好處？但云：「直須有孔竅始得。」因相見，試道之。

密於存性，則無暇他及；純於治心，則不求速成。二皆力學體驗後語。

四

前承惠詩，并得教，極荷相與不怠。詩輒和呈。所問文體，大似擊鐘。叩其旅蟲與筍籟，不若發其全體之聲耳。欲得陳無已舊作黃樓賦記及答李端叔書，如有本，且借示。

五

辱前惠教，并示新文累紙，又屢屈車馬。公私忽忽不辦，眼前盛意未報，然欽愛之誠則勤，足下當亮此。天氣日夜涼，漸宜燈火，想於文字益有功。凡可以養生事親者，用心焉。事無道俗，一以貫之，獨願勿載得失於心術耳。爾後稍暇，當約過醮，領略間談。

得失心一起，學力便有間斷。

六

作文字不必多，每作一篇，要商榷精盡，檢閱不厭勤耳。舉場下筆遲澀，蓋是平時讀書不貫穿也。并書十扇，甚愧勤國士也。筆意殊有佳處。公舊學蘇餘杭書，已有功。政坐變從不肖規摹，筆力小嫩耳。寫字鄙事也，亦安用功？然賢於博奕。游息時，聊爾爲之，能使筆力悉從腕中來，筆尾上，直當得意。

絕好用筆，法所謂舉筆當以通身之力縱送之，豈獨一腕？

七

比在酷熱讀前所惠詩卷。如公關（程師門）祭文，語意甚善，詩句極有風裁可喜，合處便似吾少游語。然恨工

在遺詞，病在骨氣兩。古之聞道者，請問治天下，則對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文章雖末學，要須茂其根本，深其淵源，以身爲度，以聲爲律，不加開鑿之功，而自宏深矣。」公誠以此言爲可，則獨有一物，爲公道之。二十年來，學士大夫，有功於翰墨者爲不少，卓爾名家者則未多。蓋嘗深求其故，病在欲速成耳。夫四時之運，天德也，不能卽春而爲冬，斷可識矣。承自屈訪逮，故及此。更占大方之家，有所聞見，幸見教。

與俞清老澹

一 二十年不通寒溫，邂逅得面，慰喜非復常理。薄於官期，行李匆匆，終日遂別，唯耿耿耳。清老根慧詔勝，已存退聽返聞之功。加以師友朋問學，當於古人中相求耳。游戲神通，似是道力堅固事，吾輩正當滴水滴凍耳。須詩文，意求之故紙中，類是戲論，不足傳，更不錄去。今寄此數篇，結般若緣，幸時觀省。惟冀不捨鼻繩，好看水枯。

二 得手教，承行李到淮陽，安穩甚慰。俗問酒中，亦得磊落人。知此道者否？不肯沉埋塵土中，已成流俗人。時時夢想，猶有曩時江湖雲月爾。思欲弄舟風烟之外，嬰縛似未有脫期。永懷方外之人，自是宿債輕，不可更作繭自纏縛也。相望千里，無緣奉面，惟強飯自愛。

三 屈曲處能帶晉魏筆意。

辱書，審宴居有以自樂。開軒陳書，想見柴桑（陶潛）道人，甚慰懷仰。寄惠荆公目錄詩，極荷勤篤不忘。景陶軒

名，未爲佳。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明仰之，則行明行之爾。晉魏間人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耳！亦如所謂郡守爲一麾也，輒爲題爲「今是軒」，并寫去。某自去年三月，已不作詩。徐爲公作數語，并寫淵明詩十數首，可作檣，張之軒中也。秀老歸未爲致千萬意。

糾正謬誤，題名甚好。

與潘邠老大臨

某頓首：「昨晚得手誨，會以四日院中書成奏書，沐浴於感慈，日暮憊甚。念作報書，及所送紙，皆不能。今旦，又相君入院，當亟入，勢未能如邠老所須。但詠五言，覺翰墨之氣如虹，猶足貫日爾。比承懟有司之不知已，草草治行，遂不過我而東，鄙心甚怏怏。此乃學爲舉子之文，徼倖一日，既得人爵而棄之者也。豈所望邠老者耶？又恐自有故，不端爲此蚊蚋之過前耳。書裏聊可收道中詩稿，匆匆未及他。」

古語崛強，筆有傲氣。

與王立之承奉

伏承手誨，審霜寒侍奉萬福爲慰。惠示時文，皆有爲爲之，甚善。更權以古人之言，求合於六藝，當有日新之功。書室可名曰「求定齋」。古人有言：「我徂惟求定。」木之能茂，其枝葉者，以其根定也；水之能鑒萬物者，以其底定也。故曰能定然後能慮。不審以爲何如？適爲親老，今且苦痰久，眩故稽來使，又未能寫所示紙軸。想熟察也。

塵定亦可作一軒名。

與潘邠老

比辱車馬，瞻相風度，殊有塵外之韻，中心竊獨喜。知足下胸中造於忠厚之實，故見此光華耳。得手誨并新文，匆匆中疾讀，已覺沈疴去體，未三復也。蒲圻紙佳惠，亦未暇省錄。

二

某頓首：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是爲喜晝而悲夜也。不能不晝夜，天地尙然，而况於人乎？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况此舉棋不勝其耦者乎？凡所爲問學琢磨，舉而措之，以吾常行，而物變之中故也。今遇小變，不翅於其蚊睫，已磊磊集於胸次，則行乎爭名干戈之間，泛乎衆口風波之上，其能立我以宰制萬物，使得其職耶？邠老幸熟思之。京師三大節，開市井蒲博之禁，比三日而得喪大相懸，有懟而殺身者，聞者未嘗不笑也。由今舉子觀之，豈不在可笑之域耶？尊府所欲書，亦未寫得，可徑附遞至吉文間，十日中當必作。大門石刻，當附駒父及十幅往矣。若尙能少留，今晚幸過我，濯去俗士患失之塵而後行，亦佳耳。

清深刻峭，絕似苦縣筆錄。

三

南陽宗少文（炳）嘉遯江湖之間，援琴作金石弄，遠山皆與之同聲。其文獻足以追配古人。孫茂深亦有祖風，當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掛壁觀之。聞茂深閉閣焚香，作此香饋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香名甚新，述來往事如畫。

四

西方之書，論聖人之學，以爲由初發心以至成道，惟一直心，無委曲相，此最近之。

五

子瞻論作文法，須熟讀檀弓，大爲妙論。書字甚工，然少波峭，政以觀古人書少耳。可取古法帖日陳左右。事業之餘，輒臨寫數紙，頗勝弈棋廢日。

六

辱教墨，甚勤惠顧，相與款曲之意，無日不勤，身在公家，又至過四十，漸不能堪如此碌碌度歲月爾。承強學以祈不辱，此盛德之舉。充斯言也，足以追配古人，文章安足道哉？

三札似三箴，可置座右。

與王立之承奉

一

每思足下，有日新時邁之氣，頗欲以文字相從。所居旣南北相望，又公私匆匆，初無暇日，但馳仰耳。辱教審體力勝健爲慰。承尊府往懷州幾時當歸也。復少游書，詞意自相了，佳作也。若讀經史貫穿，便詞氣益逾，使爲不愧古人矣。劉勰文心雕龍，劉子玄史通，此兩書曾讀否？所論雖未極高，然譏彈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高麗紙得暇卽寫，多事草草。

讀書能識書中用意所在，方爲不愧古人，不獨雕龍史通然也。

二

比辱寵臨，甚惠，匆匆不得款佇身馬，多愧。得手字，知侍奉萬福爲慰。潘家真渠已取去，范蜀公墓銘納上。昨日市中已見蠟梅開者數枝矣。

三

頓首辱教，喜承侍奉萬福。丹砂床雖撲破，竟佳物也。已綴老親鏡帶，受賜多荷也。所求同學，殊難得人，當更求之。蠟梅風味，想已能動人耳。

四

筆十五，墨一，皆自用佳物。以公留意翰墨，故以相奉。研偶留局中，不攜來，他日送上，來日恐子瞻來，可備少紙，於清涼處，設几案陳之。如張武筆，其所好也。來日午後，亦一到館下。某頓首上。

韻短意長，筆墨悠然。

五

如公之明敏，固若瓊枝琪樹，常欲在人目前。特以公私匆匆，又老親常須醫藥，故不能數相見。然未嘗忘懷也。辱手誨，審侍奉萬福爲慰。蠟梅佳句，併荷勤意。二年來不作詩，遂失句讀矣。才自局中還，奉答草草。

六

辱教，并惠示蠟梅詩，感歎之恨多病不能繼聲爾。論題，候三二日間檢上。策題不須作，但取通典。凡事目大者，類取古今沿革與今日所宜者。作文一篇，大略得三十篇，卽縱橫貫穿矣。小詩若能令每篇不苟作，須有所屬乃

善。頃來詩人，惟陳無已得此意，每令人歎服之。蓋渠勤學不倦，味古人語精深，非有爲，不發於筆端耳。

七

辱教，惠蠟梅，并得佳句，甚慰懷仰。數日天氣驟煖，固宜木根有春意動者，遂爲詩人所覺，亟歎足下韻勝也。比來自覺才盡，吟詩亦不成句，無以報佳貺，但覺後生可畏爾。

議論雋永有餘思，春意爲詩人所覺，極有妙理。

八

昨日到家，卽問老親藥餌，初不知車馬見辱也。繼得手誨，審侍奉萬福爲慰。書稿筆意駸駸，頗驚老眼。更以書史實之，古人豈艱到耶？菊苗得奉甘旨，拜賜良厚。對客奉納草率。

九

辱教，審侍奉熙慶爲慰。雨氣差涼，頗得近文字，但苦爲俗事所奪耳。寄寂齋賦，語簡秀氣鬱然，大爲佳作，欽歎！然作賦須要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略依倣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永跨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場爾。

十

比以親老，時時小不快。又身亦多病，故百事廢弛，思欲背疎江湖之上耳。如所諭云云，皆非鄙人所任責者。但審侍奉萬福爲慰。所問應舉事，恐不必爾。士大夫平居事父兄之餘力，固所讀書學文，不免爲親應舉。得失便有數，科甯有利不利耶？思義理則欲精，知古今則欲博，學文則觀古人之規摹耳。盛暑懶出入，不欲公冒熱遠來，但懷思耳。

每事以古人爲法，不獨立身行己，卽詩文一道，亦挺然自立。

一

承惠教，審尊府舍人，歸止安勝爲慰。辱存問，感激。掇秋菊之英，亦是佳賞。屬老親比方復常膳，未敢遠出爾。林處士詩甚佳，碧落碑無贗本也。

二

自二十四舍弟沒，意思恍惚至今，故久不通問。辱教，審侍奉安勝爲慰。翰林（謂蘇軾）出牧餘杭，湖山清絕處，蓋將解其天弢，於斯人爲得其所。然士大夫以爲國家事體，不當聽其去。雖然，又有議命矣。承欲往見，當俟道達卽奉聞。深夜令小姪遣付，適頭眩，寺中臥，奉報草草。

雖草草捉筆，而詞旨清遠，有過人處。

與徐彥和常

一

比因太和普覺院人回，寓書信左右，當已呈徹。專人辱手誨勤懇，審監郡草偃風行，又得從容於文字，惟惻怛以惠繇寡，忠實以教官吏，力行所聞，不以才高位下而自貶損，神之聽之，實百福之所會。惠示壇經箋訓，極見用心之美，今時道俗，往往不謹言行。斯文之作，實不虛費筆墨。若欲究竟茲事，更須退步，損之又損，恨不得相見爾。作吏則能力行所聞，作文則不虛費筆墨，皆是有用學問。

二

前附隆慶人拜書，當已徹几下。自頃多病，不能嗣音，即日不審何如？伏惟監理甚辦，內外嶄嶄，黠吏無所措手，頗甄別官曹人物精確，定不使玉石俱焚也。所寄詩文，久乃得熟觀之，極見琢磨之功。奉想丹墨之暇，左右經史，時以古人用心處，一洗刀筆之塵也。末緣參承，惟有懷想，不宣。

吏治以甄別得當。然左經右史，便非俗吏所能。

與景溫都運

伏蒙賜教勤懇，感慰無量。冰雪寒冷，不審按部所止，台候何似？伏惟旌旆偃息，文武能否，皆効於前，鏖寡得職，神明相之，動靜燕譽，尙阻參侍。臨紙懷仰，伏祈爲國自重。質重而有秀逸之致。

與景善節推

得仲謀書，承以失舉，將不遂遷官。公頗歷世故艱難，當解此物去來矣。不知今調何官？洵仁得安問否？無緣會面，千萬強學自重。當官愛民，以行所聞，謹勒手狀。

與張仲謀詢

來日早，具素飯，幸屈顧。聞公不以粗糲，欲知竹林齋廚之味，故敢奉邀爾。撥筆便覺洒然風生。

□與人

前承諭，作木假山記跋尾，以明允公之文章，如天地之有元氣，萬物資之而春者也，豈可復刻畫藻繪哉？往年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或作序記其前，王荊公見之曰：「佛頭上豈可着糞？」竊深歎惜，以爲名言。凡作序引及記，爲無足信於世，待我而後取重耳。足下深諒之。

元氣足則不用刻劃，然亦存乎其神耳。

□答太平州梁大夫

陳無已蒙朝廷簡拔，豈但慰親戚朋友，於學士大夫勸焉。仁人在位，國家宜數有美政如此耳。

數語中意致排抑，有百折勢。

□答陳敏善

陳君足下：因江季恭辱書勤懇，然賤敬逾禮，見處以丈人行，則不敢當！往在場屋，與喬卿同年相近，故相視爲兄弟。實以丈人拜先大夫也。又書辭所推譽太過，亦非所敢當。古人有言：天下有名邱五，其二在河南，其三在河北，涉乎陳、衛、淮、晉之郊，所見碌碌諸邱，便謂足以當之，恐不免爲大方之家所笑耳。雖然，與足下草木臭味相近也，故不得不相語。越雞之不能爲鶴，材不足故也；若不肖之才，又安能及此？豹藏於南山之霧，而文章爲國器者，不可掩故也。若足下之文，何患不赫赫於世也！所惠別卷詩，詞意清麗，讀之使人聲聲。足下年少，方日新而不已。

也。他然不肖，方當望奔軼絕塵而歎耳。河出崑崙墟，雖其本原高遠矣；然渠并千七百，然後能經營中國，而達於四海。願足下思四海之士以爲友，增益其所不能，毋務速化而已。暑雨方作，淮南已溼，不審比來何如？伏惟侍奉萬福。

竟是一篇如何如海文字。有序述，有謙款，有勉慰，自成格局。

與梁大夫或云與曹荀龍

辱書，并惠崑山紙，極副所乏。銀魚脯亦佳。荷遠意勤懇，承侍奉萬福。邑中旣屏人事，頗得學問，想有日新之功。恨未得面，見所造詣爾。自去年三月後，多病，不復能作詩。舊詩數篇，謾往巢有山川之勝，楚漢間遺事，有可溫尋者乎？有新作，宜因以來。題賦不必甚高，衆人所同用便足。要於題中下少工夫爾。頃有數篇六韻詩，爲姪輩戲作，欲奉寄。適有少憤懣事，未辦檢錄，後信可往。作賦要讀左氏前漢精密，其佳句善字，皆略經心。略知某處可用，則下筆時源源而來矣。

讀書無一字一句可以放過，卽是此法。

與人

廬陵之別，忽復四年，雖書問不通，時得動靜，彷彿於南方親舊間耳。人來，伏奉教賜勤懇，感慰無量。仕宦不遠鄉里，定省之樂，不廢親側，又以文字爲職，何慰如之！往者行李，道塗淹留，不及永樂之事。天於公至仁厚矣，想能夙夜文事，以銷往者好武之崇，以爲尊府君之壽。學官旣無吏責，頗得一意於文史。想數有論著，能遠寄以慰懶。

惰不進者，幸甚！幸甚！某碌碌中祕書，幸得窺金匱石室所藏。但老嫻無復日新，又衆口食貧，思得一江湖差遣，使老幼溫飽耳。

好武之崇，可以文書銷之，果否？讀中祕書甚願，然終不及一江湖差遣。昔時已然，今復何似。

□ 答曹荀龍

辱書勤懇，感慰！承奉親在江湖間，縣僻無事，何樂如之！在康莊塵埃中，常苦人事奪光陰；得岑寂處，可讀書作字佳耳。讀書勿求多，唯要貫穿，使義理融暢，則欲下筆時不蹇吃也。阻面，故云此。忽出奇語，如空岩落石未下。

□ 與宜春朱和叔

承頗留意於學書。修身治經之餘，誠勝他習，然要須以古人爲師。筆法雖欲清勁，必以質厚爲本。古人論書，以沈著痛快爲善。唐之書家，稱徐季海書，如怒挾猊石，渴驥奔泉，其大意可知。凡書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其大病。直須落筆一端正，至於放筆，自然成行。草則雖草，而筆意端正。最忌用意裝綴，便不成書。書譜中千言萬語，可以蓋盡。

□ 與六姨

季春極暄，伏惟尊體動止萬福。一向以供職都下，匆匆才了眼前，故不能上狀。每蒙批記，感慰至深。龍姥來，能

詳述左右動靜。承頗以家事未就緒，多伏枕近湯藥，遠思不勝悚惻！官小食口衆，未能以秋毫助左右，但胸中盤一車輪耳，俟更與六舅熟計之。然人生只如此，唯望以聰明睿智保安強，以待災去福來，乃可爾。無辨可以息謗，無爭可以止怨。此最事簡而易行，願留意於此。唯望以聰明回光自照，焚香誦經，勸督齋郎學業以待時。至祝！

得老子之術，得以安行息生，恐不足爲閨閣中道也。

□答清隱禪師

寄惠伽陀，大爲佳作，甚有警策也。人事多，未暇奉和，建溪（茶）三十鳥嘴（茶）十，右送清隱，接待四海五湖也。

□答廣公闍黎亦曰阿闍梵僧語徒之師

承示喻，欲刻藏記小字。舊文拙惡，何煩特地？但且留舊本示人可也。今別寫永明智覺禪師示衆語一本，請令善工刻之。乞守倅銜，已自有書道達。佛法淡薄，魔事熾然，有力道人，正當出手扶救，想必欣然成就此緣也。

二札是牟尼珠，隨地有光，不可思議。

□與雲居教首座

伏奉禪師七月七日遺書，承卽以日薪盡火滅。魔事熾然，法幢摧折，人天所共悲仰。伏想山中，異類悲鳴，草木變色。凡語外護仁賢，誰不哀痛聞闍維有日，恨以世諦束縛，不能往同法會。今送香一合，并燒香頌去，幸爲告白。匆匆萬不一陳。

寫得震慟悲切。

□與余洪範卡

伏承教答，敬佩琢磨之益，論聽言之道。有之則吾改之，無之又何卹焉？則洪範之論，雖盡聖衆，不可家說而戶曉，則又相傳以爲長短。此物理之不可免者也，則不肖論之盡矣。於流俗與之，則無不傾盡，不能得一事，止作許多關鍵，則又不肖之病矣。誠不可鍼艾者也。自省以來，淨沉世俗之風波四十年，莫不過如此也。飢食渴飲，困則斂臥，如瞿曇入水，不落羅刹計中，不肖亦不能學也。

廓然與天地皆空，四大都無著處。

□與晉甫

捐惠賜茶，感刻；送酒，香味極佳。從來苦都城廚醞，味如稀餳。不謂步兵奇醞，乃出大旆之下，細醞風味，如對論，欽羨欽羨。

奇醞出大旆之下，奇想何處得來？

□與胡少汲直

庭堅頓首：辱書，逼在邑中，以故未得卽歸，又當往府中謝諸公，所以未得如前約。錄近文奉寄爾。因州中歸，冬夜長，可手寫數篇往也。二年來，尤覺眼力不足。數日來，漫服椒，乃似有益。冀漸得力，冬夜可觀書耳。年垂五十百

衰相現，故思如少汲，故好勤學爾。所報令兄房兒女詳悉甚慰。誨諭存心處，竊願公如此耳。古人學問，亦無別用處，舉斯心以加諸彼而已。

與潘子真

辱書勤懇，審秋來侍奉萬福。餘蓋不足言，所爲夙夜，勉子職以悅親者，惟強學所未知，力行所未至耳。其餘隨緣厚薄可也。顏子親在堂，而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以道義事其親故也。度吉宣事，速行到瀘，亦九月初矣。治裝尙從容，水劑亦安穩矣。尙可數書，因便風作記。極草草，千萬珍重。

與俞清老

惠及荆公遺墨，入手喟然，相見風流餘韻。招慶定林之間，無復斯人矣。親老年來多苦，足弱臂痛，未能脫然。然眠食亦不惡，承眷與不淺，故及此。弟姪輩皆荷齒記，感戢感戢。

與余洪範

所論上黨風俗可病，何時不然？八風與四儀，動靜未嘗相離也。雖古之元聖大智，有能立於八風之外者乎？欲斷此事，當付之黨彥進爾。黨在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卽杖之。左右問故，黨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卽公不聞，洗耳而已。

與濟川姪

夜來細觀所作文字，甚有筆力。他日可爲諸父雪恥。但須勤讀書，令精博，極養心，使純靜。根本若深，不患枝葉不茂也。

與洪氏四甥

得來書，知侍奉萬福，進學不倦爲慰。老舅霜露哀摧，比經詳練，追慕無冀，痛深屠割，奈何！奈何！方此荼毒，百骸殄瘁。又聞給事叔父之訃，一慟欲絕，奈何！奈何！鴻父在太學時，得安問否？得劉教授書，推與二生文藝，頗慰懸情。通知古今，在勤讀書，文章弘麗，在筆墨追古。至於夜行之行，不見之美，極須留意。略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已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語，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於不肖者游，好友其所教。試反己而思之，若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管子曰：『聖人貴夜行。』此之謂也。此所謂安身之利用。孟子所謂曠安宅而不居者，謂此等也。潘君文字，極有思致。近又得渠書，傾倒甚至。多病，未能卽作答，且爲道意。不知此君能留意治心養性否？古人言：『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此至言也。見徐外甥奉議，亦道此意。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寡過，可討郭林宗傳，觀茅季偉、宋仲乙，安用文章也。未能相見，千萬自重，勤務本之學。

答李材

頃辱惠書，勤懇。閑居多病，人事廢絕，遇風日暖，從門生兒姪，扶杖逍遙林麓水泉之間，忽不知日月之成歲。以是久不報書。專人來，有蒙牋記累紙，存問益勤。伏承偃息田里，侍奉吉慶。鄉鄰父兄，鷄酒日至，何慰如之。今歲

黔中霜雪早寒。數日來，雪欲及摩園之麓，不肖到黔中三年，所未有也。不審南寰冬候如何？此方舊同僚，惟呂東玉在，亦逼代矣。守倅見不數，然意乃鄭重，皆清慎不擾，不易得也。某杜門終歲，益覺清淨。時苦門生抱經來咨問，尙俗氣未除耳。範公去已十月，不得音問。比聞爲凌雲疏請，或被逼往，往復來此也。竄逐之餘，枯木寒灰，未委溝壑。無階會集，惟有馳情。千萬進學蓄德，以須陞用，使二親身見之。

與張道濟

今日幸陰涼，諸生事業皆辦，漫攜琴至草堂亦佳。亦息焉游焉之義也。

與胡逸老

某頓首：僕夫回，辱手誨，審宴居體力勝健，良慰懷想。元明十四日遂行，但恐公未卽來，然已拂榻奉候矣。所諭寫周興嗣千字，於公何所不可。然常嫌千字太鄙俚，若欲刻石，用高尺許卷軸，草黃庭（經）亦可耳。草書大字，古無此法。近世唯張長史僧懷素，時時作數字耳。其餘皆俗書也。公好書如嗜欲，要須蟬蛻塵埃之間，玩思高古，乃可以垂世傳後耳。方治元明行橐，奉狀草草。

二

某頓首：寒燠不節，比來體力何似益老。姓張得從容齋館，想少慰。大草殊非古，古人但作小草爾。故有意學草，當學草小字。今法帖中有張芝書狀二十許行，索靖急就草數行，清絕瘦勁，雖王家父子，當斂手者也。公必欲

求善工刻字，當奉爲書小草，黃庭須得意，輒作數行耳。今日欲學草書，當求智永千字文五百許字，其半王著足成者。此小草迺無俗氣爾，餘不足學也。

□與元陟贊府

彭山風亦佳否？子思（黃孝先）在永豐，數得相見否？其文章學問，意氣骨肉，皆當即在臺閣。此青雲之士，可以附千里者也。仕宦嘗患無師友，如此士在旁近，殊不易得也。

□與李承之主簿

某頓首：惠賜新作一編，撥忙三四讀之，務當求是，論議有餘，佳作也。與足下無一日之雅，而辱不愛珠玉，傾困倒屣以畀之，知足下好學絕人遠甚矣。士嘗苦貧，故從仕之日早，又不得明師畏友，琢磨成就之，故曖昧以一得爲足，而不免於宋榮子之笑也。觀足下學問之氣不倦也，故相爲言之耳。舍弟仲堪尉衡山，輒有一書，幸指揮寓遞達耳。

□與逢興文判官

黔江密邇施州，聞其民稍喜爲田訟。然牛刀之餘刃，投之鷄肋，何足治哉？顧閑居少得遊從耳。南老不減否人，物吉得之君子也。時相與談民間稼穡事，亦足樂也。比江南寄新茶來，味殊佳，恨未得同一享。欲寄牙子去，恐邑中無善礎，不久礎成來便寄上矣。

與胡少汲

晁嬭必孝友解事，家居唯雍睦，則不以細故傷大義，亦使亡者無憾於泉下矣。念九當此多難，能自奮發否？公道學頗得力耶？治病之方，當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憂畏淫怒，無處安脚。病既無根，枝葉安能爲害？投子聽老，是出世宗師，海會演老，道行不愧古人，皆可親近。殊勝從文章之士，學綺言妄語，增長無明種子也。聽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渠開卷論說，便穿得諸儒鼻孔，若於義理得宗趣，却觀舊所讀書，境界廓然。六通四闢，極省心力也。然有道之士，須以至誠懇惻歸響，古人所謂「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此非虛語。

是真切養生，真切學問，非抉膚捕影之談。閱之令人精慧益增。

答瀘帥王補之

惶恐秋暑方作，旱災焚燄，甚可畏。不審比來寢膳何似？蘭亭詩偶寫得，但揮汗臨紙研，殊不能工耳。盛推不幸，至於此！其家倚盛德之蔭，如震風凌雨之得廣廈也。然調護之功未畢，迫公治行，不識諸幼皆得理所否？人生危脆如此！以此觀，不安分而多貨治生，求與造物者爭功，豈不大惑乎？

坡公浮脆，言其未然者。此云危脆，言其已然者。下一危字，更危！

答王雲子飛雲

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脈，有開有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作詩

淵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至於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簿。』端有此理。若見爲問訊千萬，不過推獎陳公，而古今作文作詩之法，已盡於此。

又與子飛

承尊公仕宦連蹇。歲寒之節挺然，所望乃如此。人固與憂樂俱生者也。於其中有簡擇取舍，以至於六鑿相擾，日尋干戈之古學道者，深探其本，以無諍三昧治之，所以萬事隨緣，是安樂法。讀書萬卷，談道如懸河，而不知此所謂書肆說鈴耳。子茂遂羸頓如此，亦是胸中不浩浩耳。密師溫克，蓋得其兄範公江海之一勺耳。惜公不識範公也。

爲學道人尋出安身立命源頭。

二

比急促回，奉狀，必已徹几下。數日，秋暑尤逼人，不審何如。伏維侍奉不嘗調護，詔行之策何如。漕台有來音未，尊公去瀟，雖田野小民，亦耿耿然。在公家以理自遣，固已無纖芥矣。唯行李須令出於萬全耳。瞿塘灘瀨，非可玩之水也。士大夫聰明文學，世頗易得，至於秉不凋之節，奉以終始，萬人乃一耳。樂公父子，好善不倦，故書此獨行一篇往。所謂輕塵足岳，墜露增流者。孔子曰：『重耳之伯，心生於曹。小白之伯，心生於莒。安知我不得之桑落之下？』小小逆境，皆進德之門戶也，願加意焉。

心不爲境遇所移，則安利皆仁，正是此意。

□答王雱子予

比來不審讀書何似？想以道義敵紛華之兵，戰勝久矣。古人有言曰：「并敵一向，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棄書冊而游息時，書味猶在胸中，久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一兩書，其餘如破竹節，皆迎刃而解也。古人嘗喻植楊，蓋楊天下易生之木也，倒植之而生，橫植之而生。然一人植之，一人拔之，雖千日之功皆棄，此最善喻。願衰老終無益於高明，子予以爲何如？」

斬截有力，晦菴云：「讀書之法，當熟讀沉思，反覆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如忽勁忽輟，終無益耳。」

□答南溪宰石信道人

放逐顛沛，人所簡賤。陰拱而窺三川之塗者，惟恐不肖之塵玷辱之也。道出貴部，而軒蓋弈弈，來顧憔悴，終日不懈，竊深歎服。意此邦繆寡，豈弟之被澤深矣。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奉別來忽復一月，病餘疲憊，終未復常，以是闕其修敬。乃蒙示書先之，存問勤懇，感愧無以爲喻。秋暑溷濁，似欲不堪，不審尊候何如？

二

雅聞南溪民淳事簡，况君子居之，亦有以新其風俗之陋邑廷清虛，想時與僚佐同文字之樂，諸郎讀書，亦有自新之功。某寓舍無恙，雖無登覽江山之勝，得一堂亦且粗遣朝夕，來禦魍魎。處此蓋已有餘，俟他日稍以私力

暮之，旁近有禪子道人，欲相從寂寞者，亦蔽其風雨而已。

描畫令尹，弈弈生動，不自知其言之近古也。

又與南溪宰

忽承賜教累紙，勤懇審邑廷虛閉，時與僚佐共樽酒之樂，何慰如之！惠蝦修甚珍，小獠無不垂涎也。屢蒙一元大武之享，而鄉其翰音之獻，不登長者之堂，良以爲愧。頃聞江次大風，頗爲災，幸而比雨足，象成豐矣。吾輩可以摩挲經笥，飽湯餅也。代者今在何所，稍涼，到城中亦佳耳。所諭懶書，前言戲耳。人生勤懶，各隨積習而成，性懶亦好，勤亦好。此司馬德操法也。尙阻瞻對，惟日爲歲，伏冀善眠食自重。

飄揚宕忽，與天爲徒，是餐霞五色者！

答宋子茂殿直

一

頃辱書，審在公夙夜，體力輕安爲慰。虞侯周章及峨眉僧曉賢，去繼奉書，皆徹兄案否？某寓舍已漸完，使令者但擇三四人，差謹廉者耳。旣不出謁，所與遊者亦不多。山花野草，微風動搖，以此終日。衣食所資，隨緣厚薄，更不勞治也。此方米麵皆勝黔中，飽飯摩腹，婆婆以卒歲耳。閒居亦強作文字，有樂府長短句數篇，後信寫寄。末緣會集，千萬勤官自壽，偷餘日以近詩書。

二

子飛子均子子，想數相見否？每相聚，輒讀數葉前漢書，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俗生塵其間，照鏡覺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也。

讀書自得語，寫來津津，可以自課，可以課人。

三

兩辱手誨，承病起，及今乃安和矣。能以覆轍兢兢如此，卽是萬全安樂人矣。人生以身爲本，其餘於我何有？今可研物理，求道術否？王帥之去，民有甘棠之思，而門下之士，失嘉木之蔭，想亦耿耿不易平也。或聞有理之者，冀或便得一闕耳。

從病得悟，病亦是藥。

答楊齋郎

範道人，某敬愛之友也。公家父子能垂盼，可見英鑒不凡。然遂屈作院主，似處之未得其所。範公知見，今兩蜀未有此人。至其行業學識，亦未易得。吾輩當以師友待之耳。古人云：「太乙貴神五帝乃其佐也。這尊德貴，固不當以名位畜之也。」

擬人當以倫，故極其推許。

答夔道尉句宗高

兩餘便熟，喜承起居輕安。伏奉手誨，委掃除之幣於不肖之庭，自視欲然，何敢當先生之禮？至所以爲幣，又不

敢當也。聞古者相見之禮，以束修乘壺一犬，言其足以將至意，易致而不費也。朝覲之禮，天子受其贄而反其玉。雖千乘之富，亦不以其貨也。惟足下之誠，已達於不肖，其幣則反諸從者。衰俗之中，稍以古道自振，亦吾儕之職也。

短幅，而波瀾議論，如長闕湖，何也。

□ 又與燮道尉

鮮自源，閩中文行之士也。聞兩三到門，昨乃幸一見。承有哀王孫之意，不識能割甫田歲取之數否？如不能，則自契於成湯亦佳也。又不能，則盤庚徙民涉河，猶可！若乃衛文公之騷牝，吾何望哉！忽作游戲語，然覺天花亂墜矣。

□ 答王周彥庠

辱手書勤懇，并寄詩文，意氣駸駸翼翼，出門已無萬里。古人所謂斷以不疑，鬼神避之。如公筆力，他日孰能當之？往年元祐初，與秦少游張文潛論詩，二公初謂不然，久之，東坡先生以爲一代之詩，當推魯直，而二公遂捨其舊而圖新。方其改轍易轍，如枯弦敝軫，雖成聲而疎闊跌宕，不滿人耳。少焉，遂能使師曠忘味，鍾期改容也。如足下之作，深之以經術之義味，宏之以史氏之品藻，合之以作者之規矩，不但使兩川之豪士拱手也。未即得面，馳情無量。秋初，覬能一來，快盡此事。

意氣揚抑，令人軒軒欲舞，不敢以卑下自跼。

□答王秀才

足下氣宇甚裕，竊揣量之，但從師取友之功少，讀書未及根本耳。深根固蒂，然後枝葉茂；道源去塞，然後川流長。浮圖書云：『無有一善，從懶惰懈怠中得；無有一法，從驕慢自恣中得。』此佳語也。願少垂意，不加功而談命，猶不鑿井而俟泉也。此乃齊智之所知，既承傾倒見與，故聊助聰明之萬一。

陸象山云：『學苟知本，則六經皆我註脚；必實下一番工夫，方識源流所在。』二語終身行之，不獨讀書法也。

□與人

久別，得邂逅款語，欣慰無量。竊觀道學沉深，文章爾雅，但歛衽欽歎耳。沙頭之別，已復深夏，懷想何日不勤？金鑿劉居士數得相見否？林下之友，近復得誰？此道極難得。龍象徹底之見，今時例皆如此。若欲知曹溪正宗，四稜著地，平常穩實，惟有余洪範得之。下人不精，不得其真，願少留意。新詩想復多得佳句。何時一握手，臨書增懷！真詮難得，勿爲杜撰禪所誤，如何如何？

□答王太虛

某屏棄不毛之鄉，以禦魍魎，耳目昏塞，舊學廢忘，直是黔中一老農矣。足下何所取重，而賜之書教，陳義甚高，猶河漢而無極，皆非不肖之所敢承。古之人不得躬行於高明之勢，則心於寂寞之宅。功名之途不能使萬夫舉

首，則言之實，必能與日月爭光。臥雲軒中主人，蓋以此傲倪一世耶？先達有言：老去自憐心尚在者，若某則枯木寒灰心亦不在矣。足下富於春秋，才有餘地，使有力者能挽而致之通津，恐不當但託之空言而已。無緣承教，以開固陋。近來有所述作，幸能寄惠。灌園之餘，尙須呻吟，以慰衰疾。

如入武夷天台，遣人頓忘塵世。

□ 與斌老陳

斌老：累得書，喜侍奉安慶，讀書不懈，黔中難得師，惟可閉門自讀書。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惟要不雜學，悉心一緣，義理之性開發，但以韓文爲法，學作文字，且不用作時文經義之類。如此等物，若修學成，看大學經義三五日，便可成就有餘也。草書水墨之類，且置之勿作，亦妨人讀書全功。胡斯立清修，節行甚美，可與游從，恨渠遂隨計入都耳。左傳前漢，讀得徹否？書不用求多，但要涓涓不廢。江出岷山源若壘口，及其至於楚國橫絕千里，非方舟不可濟。惟其有源而不息，受下流多故也。旣無人講勸，但焚香正座靜慮，想見古人，自當心源開發，日勝進也。今寄王獻之黃庭，張長史草書千字文，可觀古人用筆之意。

晦翁云：「讀書須要純一。看一般未了，又涉一般，都不濟事。須加沉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胸臆，自然識見高明。所謂「有本之學，不徒誦習爲功」也。」

□ 與趙申錫判官

錄惠新聞，殊慰孤陋。衰疾慵惰，乃以杜門守四壁爲樂，尤苦時有賓客，俗氣未除耳。入夏來欲閱藏經，尙以書

信發遺未透，頗覺胸中塵埃，更半月必得閒也。百尺堆案作狀極草草，伏幸照察。

小敍如奇峯峭壁，耐人近眺。守四壁爲樂，一日備四十九年公案。

答黔州趙水令田師閔

承賈使君賢明，又有風力，想治郡殊有條理，州縣一家，當復易爲放手耳。前承誨諭不忘，願罪廢之跡，雖言不能爲左右重耳。聞尉公甚才美，邑中得之，當數有佳集對江山也。

佳集對江山，絕好名句。

答李德素

承令嗣居家不廢學，小郎讀書精慧，三聰好文，童進長茂，良慰遠懷。或妄傳所作語，以爲親友之憂。雖老病昏忘，不至如是鄙俚也。時時戲書，未嘗及世事，但老農漁父，山川田里間語言耳。不審幾時到都下？若得一差遺，在京西或湖北，可數通書，何慰如之！太平清公，盛德之士，道眼明徹，非往時相會所說杜撰禪也。人生無幾，各已頭白，惟此事不可不刻意，况公有敦信樸茂之質，幸勿寶所藏敝帚，不務打撲令淨也。辱知辱愛，至深至厚，故敢進此告語。

儒曰世，釋曰劫，道曰塵。掃劫去塵，覺語何在？打撲令淨，大有進益！

答黔州譚司理存之

賢郎性和易，濟以經術，卽成佳士。但師友非長育人才之匠，恐不能盡其才耳。公塾江生事，旣優裕，一歲費百千，便可致一佳士在門，勿令與悠悠之輩雜處焉。則子弟日聞所不聞，公亦得博約之益矣。悠悠之輩，空誤時日，教子弟不可不知。

答李允工

不奉來教，每深瞻望。忽蒙專使及門，開慰千萬，承還家待永安之闕。家母縣君，子舍諸孫，皆清安爲慰。大雲僧舍，平生所遊，愛其山川，徘徊不能去。佛寺後有達觀台，不肖所名。亦勸戴氏崇飾，作一登臨處，不知今何如矣。遠寄建溪，吳朮，并煩家母惠家機衣著，甚愧頻辱眷恤也。某到爨道，逾歲遂能其風土，但時飲一杯酒耳。至今未少嘗生理，然衣食厚薄，隨緣亦足，不煩念也。江山萬里，懷想則勤，願爲民自重。遲徊感慨，如翠雨入苔，彌覺沾潤。

與清長老

承懷寧富尉，出於名家，而孝弟學問，恨未相識也。寄芝草石刻，但老人不作詩，已十餘年，如老婆不復可施粉澤矣。幸爲道此意，德素諸人，不能來叩關鍵，蓋是護惜舊聞，以習禪家，愛著木樵子，換人眼睛，但不知乃是一對木樵子耳。知命百事長進，惟此道全無交涉，渠旣不及，亦無下手處，四十性和厚不爭，而義理之性終未發。且令熟誦書，勤爲講解浸潤之耳。知命來峽中，得一子如牛兒，頭骨奇壯，性氣磊落，他日或是吾家千里駒也。不作平論，都以箴勉之意行之，是古人忠懇處。

答徐甥師川

每見賢士大夫及林下得意人，言師川言行之美，未嘗不歎息也。所寄詩，正忙時讀數過，辭皆爾雅，意皆有所屬，規模遠大。自東坡秦少游陳履常之死，常恐斯文之將墜，不意復得吾甥，真頹波之砥柱也。續當寫魏鄭公砥柱銘奉寄，甥能忍夏蚊之嚙膚，而從瑩中（陳瓘）遊，真曠世之奇事也。蒙諭當塗不可作久計，誠然！似聞已別有命，須近詩，謾往數篇。老拙豈能如所云，觀一節可以知其侏儒也。

語氣極健。

答廖宣叔鐸

燭下所見惠簡，喜承體力漸勝。所諭憂患無種，奪人生理，誠如來示。惟利衰毀譽，稱譏若樂，此八物無明種子也。人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入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欲利惡衰，怒毀喜譽，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宿因，決不可計較而得之。然且猿騰馬逐，至於澌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所欲知近道之塗，亦窮於是。

鐘鳴漏盡，八物可有？人生擾擾，徒自汨爾。

答王觀復

公決行在幾時，此別不足恨。中原亭驛如流，雖南北可數通書，不比劍外，乃牂柯夜郎之洪荒無詔也。前卒還，附書謝何靜翁，不草草而靜翁乃云：『不得不肖書。』試爲根究，恐小人輒以貨取之耳。今年戎州荔枝歲登，一種柘枝頭，出於渴臘，平大如鷄卵，味極美。每斤才八錢，日飫此品，凡一月。此行又似不虛來。恨公不同此味，又念公無罪耳。一笑一笑！

不煩一騎紅塵，自可消遣永日。

□ 答蘇大通

惠示東坡試墨帖，雖二十五年前書，如鸞鳳之雛，一日墮地，使非孔翠可擬，况山雞輩也。曇相十生記，佳惠也。舊聞此道人奇怪，而不詳悉，得此甚慰寡聞。欲書數大榜，令無爲山中作金字，但未知山中何類榜額，未經前哲書耳。

能惜墨，故淨潔而古。

二

辱書，勤懇千萬，觀所自道，從學就仕，而知病之所在，竊窺公學問之意甚美。願旣在官，則難得師友，又少讀書之光陰。然人生竟何時得自在飽閒散耶？三人行必有我師，此居一州一縣求師法也。讀書光陰，亦可取諸鞍乘間耳。凡讀書法，要以經爲主。經術深邃，則觀史易知人之賢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又讀書先務精而不務博，有餘力乃能縱橫。以公家二父（謂子瞻子由）學術跨天下，公當得之多，輒復貢此。此運水以遺河伯者耶？蓋

竊觀公所論極入理。人才難得，故相望於後凋雪霜之意耳。治行匆匆，奉書極不如禮。古人能惜三餘，學力所以隨地皆進。

與呂道人

承齋蔬累年，自求佛果，初不懈退，甚善！甚善！所寄行道觀音，輒隨作一贊，少助頭陀清靜行業。學道者別無奇特，只是休歇貪癡，求明眼人識已病者，直下指出，直行歸本家鄉，更有甚麼事，莫信臭秃奴輩，看因果求悟處。此是道眼話，此是差別話。誤人三生六十劫，枉却工夫。蜀中有一種說，雪竇無礙禪，更是誤人入地獄，如射箭也。治行甚充，奉書草草。

貪癡如何休歇，臭秃奴雖能誤人，人自誤耳。

與王君全

且來，伏想起居輕安。細事懇煩，有一紫竹轎子，未有竿，欲乞兩枝飽風霜緊小桂竹，又須時月無毛病者，便得之佳。或無爲乞隣，不嫌似微生高也。

尺竹耳，有瑯琊千仞之勢。

與純禪師

奉別忽十餘日，不忘懷仰。所乘舟至今未還，不審泝流累日，安穩否？想才動且就寶林放餅鉢之地，必甚喜也。

楚人不別和氏之璧，想如夢中逆境，鏡裏煙塵也，已忘之矣。某完葺舍略就緒，然猶日用七八人耳。知命（叔達山谷弟）未有歸音，越州却有二人到此。範公聞消息否？聳上座來，相聚數日。方此羣吠，不欲久留之也。雜寫兩卷，封付聳上座去。聳忽得船便行，奉此草率。

夢中境，鏡裏塵，如幻如影，當作如是觀否。

□答賢公座主

辱臨顧勤懇，又煩手筆存問，感刻感刻！喜承登舟，餅鉢安穩。二子剃度之緣，惟在當仁心法。古人云：「汝但辦心，諸天辦供。」若不如是，雖有喙長三尺，日誦佛語，亦不入人耳也。持心如城，守口如瓶，必有相應者矣。雪山主喜作緣事揚道者，是個出家人，往依之，必不失所也。宋殿直機警知時，別宜事，可否往謀之。

辦心正是無可辦處。慧可曰：「我心不安。」達摩曰：「將心來與汝安。」慧曰：「我心不可得。」達曰：「我與汝安心訖。」機警二字，是處世妙訣，但恐流入尖薄耳。

□與崇勝密老

頃嘗論道人處俗之義，公欣然見納，恐未極其趣耳。如公高明了了，決不同流俗矣。憂患百種，去來無鄉。要須使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用其刃耳。勢利之交，決定能埋沒人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清心省事，不得已而後應，自然寡過矣。道人壁立千仞，病在不入俗。至於和光同塵，又何本折却。與其和本衍却，不若壁立千仞。甯爲衆人非，不失我所是。彼勢利亦奈我何！

與人

傲居城南，雖小屋而完潔。舍後亦有三二畝閒地，畦蔬植果，亦有飯後逍遙之地。所謂「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者也。生事雖竟未能有根本，然衣食隨緣厚薄，亦自寡過少累耳。俱以舍弟知命，不樂靜居，數出入。然流溼就燥，水火自有性，雖聖人不能易，亦命也。恐欲知故具之。

安然自足，不樂靜居，徒擾擾耳，何益？

答人

重蒙委曲誨諭，感佩不忘。人志行不同，亦如程李（不識）（廣）之爲將，張竦陳遵之處世耳。張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亦知百慮而後行者寡矣。然推心不疑，性已成敵，未易琢磨也。

人所志不同，坡公所云，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也。

與虔善使君

別來，至親至舊，下世者相望，念之有不勝情者矣。公雖富於春秋，想及此，何能不悵然也？

漉然欲泣，屠赤水云：「不佞登乎邱墓，曠覽平野，煙黃日淡，牛羊下來，其間蓋有朱門大第，歌鐘粉黛焉。更望白波連山，彌天無岸，其下坂隰，猶見城郭階衢，俯仰而歎。判剖以來，古人無一人存者，轉盼之間，悉成

陳迹。嗟乎！茫茫今古，念此者誰耶？」

與範長老

比圓明大師來，蒙書雖草草，且見手墨，知世務嬰縛，亦隨緣自了，開慰無量。知命到家，賓客紛紛，亦罕得清坐相語。然渠甚鬧，亦難望以心志純一，深究此佛事也。成都馬文叔，遇世緣齟齬，思欲脫去，參禪學道，然殊未知向背。蓋世故中薰蒸濃厚，意馬奔逸，未易調伏。於此同蔬飯數月，今欲往一見導師，要須作家識病與藥，先去其狂疾耳。渠編綴不肖文字，在黔戎者略無遺却，可得間一讀，但恐亦少暇耳。文叔忽成行，求書到禪几，千萬珍重。能隨緣自了，則不怕世事嬰縛矣。東坡言作文勿傷其邁往之氣，此云爲人須先去狂疾，所用自有不同。

三

不承來教有日，自成都至者，皆能道動靜，此可忘念耳。知命顛倒壓足，二月七日，乃到戎州，知放鉢便成叢林。士大夫歸心，魔衆亦崩壞，檀者不倦，僧供有餘，信如所傳，甚開慰也。舊所苦脾疾，應接人事無休日，得無小作耶？翠岩後序，不知如此可用否？因人且寄周金剛四代語來，欲手抄一通自隨也。徐文信遂辦僧緣，只是懵懂如故，又不知非。且令就左右剃落，因令供侍，萬一救得癡肉團上有個沙眼子耳。南禪又辱書甚勤，適數日來苦脾痛，似前年秋，亦不可解——幸兩日差勝——故未能多作書。且爲道千萬意。今年來似懶似勤，可意處讀誦書寫，或夜忘寢，至於不可意處，對之瞌睡，雖勸請百端，終不可開。不知此病在甚麼處？諸弟相佐助，能勤僧事否？未緣會面，馳情千萬。

中自有徹悟語。檀者卽檀越。文信一段，可悟禪語。

三

前日大師來，奉所賜書，并寄惠石刻，皆領。承遂赴昭覺之請，安衆處穩便，示是佳事，既陞座作獅子吼，想機槍者皆調伏矣。所教戒（徐）文信事，皆悉。文信於此極妥貼。人亦愛其素行不染，故饒渠亂作偈頌，胡寫行草耳。舍弟知命，不幸沒於沙頭。老年失手足，哀痛可知。十數日來，極苦心腹痛，兩日來似小愈。知命五男一女，託在老夫，爲無可憂。但痛其狂心未歇，倉猝損壽。不知臨行抵擬耶？元公爲不肖治少俗事，又暫歸。奉狀草草。才般上船，卽遣文信還左右矣。

筆致極古。以獅子吼比說法，攙槍髦頭星。喻言旁門不服禪理者。倉猝損壽句，義奇，從無人道。

四

方廣得書否？此公孤潔不入俗，想難得衆。或以其行高，山祇地靈，當輔之爾。孟一留此多日，灌漱不煩人，似天之君子也。久留煎迫欲行，適數日舍中有客，又懶放久，遂不能動作，書極草草也。

天之君子，絕妙品目。

答檀敦禮

奉手誨，喜承晨起侍奉安勝。惠古器，荷佳意，愧無古人之風，空受來賜耳。石刻已領。諸絹及藤紙軸，似須付之秋涼。天氣如此，又多病瘦齋，頗能哀此老子，使蘇氣續喘否？所謂老翁懶惰久，覺兒行步奔也。昨日一岫，各題數處云。

如看古琴，不必有絃色，已絃璀璨。瘦齋，弱倦不振貌。

與周達夫

久爲萍客，煩內外親舊多矣，愧悚不可言。辱書勤懇，餽米麪及數種，思意曲折，衰朽無堪，何以得此於長者耶？感愧感愧！承旦夕遣人如端彥，此美意也。聖人云：『供養百千阿羅漢，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如端彥朝夕與之游，真有益也。方阻參承，臨紙懷仰。

得供養三昧矣，萍客字宜置眼。

答李端叔

一

老來懶作文，但傳得東坡及少游嶺外文。時一微吟，清風颯然。顧同味者難得爾。

如見故人。

二

數日來，驟暖。瑞香水仙紅梅皆開，明窗淨室，花氣撩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但多病之餘，懶作詩爾。公比來亦遊戲翰墨間耶？或傳陳履常病且死，豈有是乎？比得荊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凌厲中州，恐不減晁張也。恨公未識耳！方叔安否？

韻語如曉花籠霧，俊語如秋雁摩天。

與歐陽元老

到都下，惟節飲食，慎言語，安樂之道也。比來士大夫喜倡游言，是大病。若聞紛紛，可如飲水，但消入腹中耳。

與範長老

白淨飯，想寢食清健，阿難難陀輩各安否？視有道信亦疎逸，然當以作佛事爲念。亦是宿有少香火緣耳。亦隨事令歡喜而行。知命得過夔州書後，不復有一字。計以小婢又產之，於荆南復留滯耳。方廣欲更來相見，已發書止渠。恐荒寺耨耘未淨，不可數棄之來耳。四十牛兒輩，皆在戎州。得書甚安。

如見西竺梵書，略非人間紙筆。佛爲淨飯王子，指範公。阿難難陀，皆佛弟子，指門人。知命，公弟也。數音朔，猶言屢屢耳。

與人

一

公書字已佳，但疑是單鈞，肘臂著紙，故尙有拘局，不放浪意態耳。但精視法帖中王獻之書，當得之。大概書字，楷法如快馬斫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

二

甲子雷雨，深慰民望。乃尊公清靜憂民之應。欽歎！欽歎！暑氣未解，計復作大雨，當了此下種插秧事爾。

三

今日極熱，南樓亦揮汗，深念夜中不可臥也。使宅有涼處否？惠荔子甘好，但比丁香一品不韻耳。

四

今日南樓差涼，亦減昏寢，荷垂問也。亦苦焦渴，水飲不能有功，得枝上乾荔枝，渙然冰釋矣。

五

東坡書千變萬化，恨家中所有，散在諸姪處，不能使公盡見也。紙軸煩調護，極可人意。

數牘如小金碎玉，無一非寶。

與王子飛雲

伏奉手誨，喜承侍奉吉慶。惠醋極副所需。感刻感刻！鮮自源本，不敢重煩左右，乃亦辱哀王孫之意，愧悚愧悚！聞比來得將護，氣體遂完壯，不廢觀書，何慰如之！承換差遣不得，不能無耿耿。陰陽家謂克己者爲官，既已從仕，則受制於官，不得悉如意也。然人生而游斯世，逆順之境常相半，強壯時少，歷阻艱，亦一佳事耳。無緣瞻望，惟冀爲親自重，慰此懷想。

與王子飛兄弟

示諭作牋，以爲不可廢之禮，其義蓋不然也。古無此禮，近世李宗諤始以公狀施於私敬。如先達王元之、楊大年，其道德至今可愛敬，凜然有大臣風節者，蓋不用此禮也。竊嘗病世俗好爲苛禮細謹，故在高位而不可望以

相知察者，未嘗與書。雖曩時在州縣亦然。其可望以相知察者，亦不復修世俗之禮也。竊意如子飛風度智術者，可共此不疑也。

與明叔少府

待罪窮壑，與鸚魅爲隣。平生學問，亦以老病昏塞。既無書史可備檢尋，又無朋友相與琢磨。直一譚一笑，流俗相看耳。忽蒙賜書，存問歉懇。且承安貧樂義，不溷鄉黨。賣屋以爲道路之資，載書以爲到官之業。想見風采定慰人心。國有君子，何陋之有？不肖早衰，五十而無聞，使得終壽，日月餘幾，得好學之士相從，尙或有所發明，望風欽歎，無以爲喻。謹奉狀道願見之意。心之精微，非筆墨所及，伏惟照察。

師敏通於吏道，與同邑，殊可樂。人情未必一一合契，要之異而同，同而異，歸於不爲吏所賣，而實惠及民者，於其中不必快快也。守倅清重，事雖少稽緩，比他日不猶愈乎？鼎臣極可愛，凡事不雕琢，而畏法勤官，可數與游也。子畏雖似有城府，亦審慎可喜，勿作耿耿男子。酒後失言，何作不至一洗滌之，便胸中蕩然，與一切人無芥蒂。此學問之意也。未有合併之期，千萬珍重。

三

比承動靜。行李涉險，來歸閒居，亦匆匆未能遣記。辱手誨，審衡冒少失調護。伏想休息得所，已經安矣。適有少急事，袞袞至夜，不果奉答。鄙文編已領略一篇，不踏駁，還多二十年前文字也。前所借編，今送吉。聞公在吉，以避

武隆檢覆，意不必爾。仕宦勞逸常相半，如狙公七茅，但朝莫辦耳。人生與憂患俱生，仕宦則與勞苦同處，事固多藏於隱伏，實無可避。願深思之，食其祿而避事，則災怪生矣。

四

本紙用此八幅。寫和晁張八篇，昨日已書小卷中。今輒作王維摩詰八詩。蓋蜀中士大夫，罕誦此作，故書往，貴人稍尋討耳。承今日遂成行。早起，太守來約同飯，遂得安韶款語矣。聞昨頗以公廚不飽，煩料理，尋已豁然。柳下惠與鄉人處，袒褐裸裎而不辱。蓋其胸中，視一世人特鳴吠耳。又何足與之論輕重厚薄邪？仰看青天行白雲，萬事不置，非公高明，語不及此。

與黃斌老

前日，過蒙旌麾，屆顧，敬佩嘉德。雨寒，不審起居何如？春蔬似可侑酒，謾往五種，食芹炙背，野人之意則勤；但恐三齷七蕪，君子之腹屬厭矣！

與郭英發

筇竹贊頌，文陋筆弱，皆不足傳，乃煩刊石，但增愧耳。東坡公聽琵琶一曲，奇甚！試用澄心紙寫去。因詩句豪壯，頗增筆勢。或有嘉石，試刊之齋中，亦一奇事也。

與死心道人

奉所賜書，承已退翠岩，寄住祐聖，氣力安樂，良慰懷想。今夏居處，亦有水濱林下，可逍遙者乎？公瘠骨硬如鐵，去住自由，今天下道人中一人而已。嘗觀漢之宰相，朝握天下之權，暮駕柴車出丞相府，自處之適爾，旁觀者亦不爲難。而今之住山者，嘗抱而不忍脫，此何理也？

與朱聖弼

公從事如仕，上下之交，皆得其懽心，又勤於公家，可以無憾，惟少讀書耳。能逐日輟一兩時，賣漢書一卷，積一歲之力，所得多矣。遇事繁暫闕，明日輒續，則意味自相接。恐時亦不須貪多，要有倫序耳。

答荊州族人顏徒

宗子之禮廢，同姓之子孫，數世之後，遂爲路人，竊嘗深悲之。蓋嘗聞先君緒言，長沙一族，初亦零替。聞有晦甫者，儒學里行人所推宗，恨未相識。及不肖遊學在淮南，則聞閩漕以侍卸史召名動京師矣。衰宗墜緒，猶當敦睦，况賢者之子孫乎？今日相見，歡慰無已，重煩簡誨，悚惕悚惕。

與益修四弟強宗

某承手示，喜晴寒日用輕安。數日來，不平之氣，想已銷歇。古人云：『事不如意，十常八九。』况此小小，何足置懷？世間逆順境界，如寒暑晝夜，必至之理。周公以大聖，扶傾定難，遠則四國流言，近則同寮不悅，而周公從容不動，而天下和平。此小小者，如蚊蚋過前耳，又何快快耶？十五郎甚安，純謹可喜。

